

OCF 30-1944

書
函
子

第
三
期

中
國
書
學
研
究
會
編
文
信
書
局
印
行

國
立
北
平
國
立
書
院

目次

跋唐玄宗投紫蓋仙洞告文銅簡	馬衡
中國藝術意境之誕生	宗白華
元明以來書法評傳選錄(續)	龔秋稷
閣帖源流考略	李心莊
法帖題識	戴季陶
王羲之年譜	清魯一同遺箬
從書學中窺見中西文化異同之一斑	向復庵
清宮搜藏法書題名	鄭鶴聲
臨池偶識	洪蘭友
孫虔禮書譜序註釋	沈子善
科舉書衡	陳公哲
論書法與詩畫之因緣(續)	朱錦江
書學格言	祝嘉
張祝秋先生傳	王東培

談陳仲甫先生書法.....葛康素

書苑鏤錦.....游 養

論書絕句(續).....張宗祥

題唐玄宗戊寅投紫蓋銅簡.....盧 前

蘭亭研究六問徵答.....陳公哲

通訊

與沈子善論書函.....王東培

與沈子善論書函.....宗白華

與沈子善論書函.....束 若

與中國書學研究會論書函(一)(二).....王景毅

中國書學論文索引

中國書學研究會近訊

書家逸事(補白)

書學第二期勘誤表

編後記

跋唐玄宗投紫蓋仙洞告文銅簡

馬

衡

大唐開元神武皇帝李隆基本命乙酉八月五日

降誕夙好道真願蒙神仙長生之法謹依上清靈

文投紫蓋仙洞位忝君臨不獲朝拜謹令道士

孫智涼賁信簡以聞惟金龍驛傳

大歲戊寅六月戊戌朔某日甲子告文

此簡係唐玄宗皇帝投紫蓋仙洞告文銅簡之拓本。其文為：大唐開元神武皇帝李隆基本命乙酉八月五日降誕夙好道真願蒙神仙長生之法謹依上清靈文投紫蓋仙洞位忝君臨不獲朝拜謹令道士孫智涼賁信簡以聞惟金龍驛傳大歲戊寅六月戊戌朔某日甲子告文。此簡現藏於北京圖書館藏書部。

跋唐玄宗投紫蓋仙洞告文銅簡

北京圖書館藏書部

(渝)

右唐玄宗投紫蓋仙洞告文銅簡，高三五·五公分，寬一一·八公分，厚〇·八公分。簡面刻玄宗告文四行，年月一行，凡八十六字，簡背刻張奉國等題名三行，凡五十一字。都計百卅七字。按古時祭禮，施於山林者曰蕤，施於川澤者曰沉，蕤者，埋壁於地下，沉者，沉壁於水中。周禮大宗伯「以蕤沉祭山林川澤」是也。秦詛楚文三石，一爲大沉久湫，一爲巫咸，一爲亞醜，皆水神之名，同時刻石投入者也。唐以後尊奉道教，帝王祈禱，則書文於簡，自稱姓名，如祭天地之禮，命道士投入水中。其地則爲名山洞府之潭水中。杜光庭洞天福地記云：「國家保安社稷，修金籙齋，設羅天醮，祈恩請福，謝過消災？投金龍玉簡於天下名山洞府。」蓋道家禳解之禮也。十餘年前，宜興張公善卷等洞，經邑人儲君之整理，於水中得宋代各朝之簡甚夥，大抵皆爲玉石。張燕昌金石契載吳越王龍簡，則範銀爲之。蓋皆用金石之質，冀其傳久耳。此銅簡不知何時何地所出，文有「紫蓋仙洞」之語，洞天福地記列紫蓋山爲第三十三小洞天，名「紫玄洞照之天」。其地當在荆襄之間。太歲戊寅，爲開元廿六年，明皇時年五十有四，中年已過，春秋漸高，遂慕神仙長生之術，越六年而納壽王妃楊太真爲妃，又越十二年而祿山入關，乘輿幸蜀，禪位於肅宗矣。六月戊戌朔，與長曆亦合，惟六字似爲七字所改，或當時誤書而改作者耳，資治通鑑：「開元十七年八月癸亥，上以生日宴百官於花萼樓下，左丞相（源）乾曜，右丞相（張）說帥百官上表，請以每歲八月五日爲千秋節，布於天下，咸令宴樂。」顧况歌曰：「八月五夜佳氣新，昭成太后生聖人，」皆與此文「本命乙酉八月五日降誕」相合。乙酉乃垂拱元年也。簡載道士孫智源涂處道，掖庭局令張奉國，判官王越賓，傭人秦延恩五人姓名，皆待考。

此簡藏南京古物保存所，知者甚尠。廿六年故宮文物西遷時，附運二箱，中有此簡。莊生尙嚴拓以見示，歎爲精絕。因商諸主管者借拓數本，宇內始有流傳。昔羅振玉跋錢武肅王投龍簡，嘗言長沙唐氏藏開元戊寅投龍告文，不知卽此否？蓋以此典禮，可同時施於各地。但此簡出於荆襄間，湘人得之，似有可能。疑卽一物也。

中國藝術意境之誕生（增訂稿）

宗白華

引言

世界是無窮盡的，生命是無窮盡的，藝術底境界也是無窮盡的。「適我無非新」（王羲之詩句）是藝術家對世界的感受。「光景常新」是一切偉大作品底烙印。「溫故而知新」卻是藝術創造與藝術批評應有的態度。歷史上向前一步的進展，往往是伴着向後一步的探本窮源。李杜的天才，不忘轉益多師。十六世紀的文藝復興與追摹着希臘，十九世紀的浪漫主義憧憬着中古。二十世紀的新派且溯源到原始藝術底渾樸天真。

現代的中國站在歷史底轉紐點。新的局面必將展開。然而我們對舊文化的檢討，以同情的了解給予新的評價，也更形重要。就中國藝術方面——這中國文化史上最中心最有世界貢獻底一方面——研尋其意境底特構，以窺探中國心靈底幽情壯采，也是民族文化底自省工作。希臘哲人對人生指示說：「認識你自己！」近代哲人對我們說：「改造這世界！」爲了改造我們先得認識。

（一）意境底意義

龔定盦在北平，對戴醇士說：「西山有時渺然隔雲漢外，有時蒼然墮几席前，不關風雨晴晦也！」西山底忽遠忽近，不是物理學上的遠近，乃是心中意境底遠近。

方士庶在天情庵隨筆裏說：「山川草木，造化自然，此實境也。因心造境，以手運心，此虛境也。虛而爲寶，是在筆墨有無間，——故古人筆墨具此山蒼短秀，水活石潤，於天地之外，別構一種靈寄。或率意揮洒，亦皆鍊金成液，棄滓存精，曲盡蹈虛揖影之妙。」中國繪畫底整個精粹在這幾句話裏。本文的千言萬語，也只是闡明此語。

譚南田題唐潔庵的畫說：「諦視斯境，一草一樹，一邱一壑，皆潔庵靈想之所獨開，總非人間所有。其意象在六合之表，榮落在四時之外。將以尻輪神馬，御冷風以游無窮。真所謂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陽，塵垢粒糠，淖約冰雪，時俗醜醜，又何能知潔庵游心之所在哉！」

畫家詩人「游心之所在」，就是他獨開的靈境，創造的意象，作爲他藝術創作底中心之中心。

什麼是意境？人與世界接觸，因關係層次底不同，可有六種境界：（一）爲滿足生理底物質的需要，而有功利境界。（二）因人羣共存互愛的關係，而有倫理境界。（三）因人羣組合互制的關係，而有政治境界。（四）因窮研物理，追求智慧，而有學術境界。（五）因欲返本歸真，冥合天人，而有宗教境界。功利境界主於利，倫理境界主於愛，政治境界主於權，學術境界主於真，宗教境界主於神。但介乎後二者中間，以宇宙人生底具體爲對象，賞玩它的色相，秩序，節奏，和諧，藉以窺見自我的最深心靈底反映；化實景而爲虛境，創形象以爲象徵，使人類最高的心靈具體化，肉身化，這就是「藝術境界」。藝術境界主於美。

所以一切美底光是來自心靈的源泉；沒有心靈底映射，是無所謂美的。瑞士思想家阿米爾(Amiel)說：

「一片自然風景是一個心靈的境界。」

中國大畫家石濤也說：

「山川使予代山川而言也。山川與予神遇而迹化也。」

藝術家以心靈映射萬象，代山川而立言，他所表現的是主觀的生命情調與客觀的自然景象交融互滲，成就一個

鸞飛魚躍，活潑玲瓏，淵然而深的靈境；這靈境就是構成藝術之所以為藝術的「意境」。（但在音樂和建築，這時間中純形式與空間中純形式的藝術，却以非模仿自然的境相來表現人心中最深的不可名的意境，而舞蹈則又為綜合時空的純形藝術，所以能為一切藝術底根本型態，這事後面再說到。）

意境是「情」與「景」（意象）底結晶品。王安石有一首詩：

楊柳鳴蜩綠暗，

荷花落日紅酣。

三十六陂春水，

白頭相見江南。

前三句全是寫景，江南底豔麗的陽春，但着了末一句，全部景象遂籠罩上，啊，滲透進，一層無邊的哀感，回憶的愁思，和重逢的忻慰。情景交織，成了一首絕美的「詩」。

元人馬東籬有一首天淨沙小令：

枯藤老樹昏鴉，

小橋流水人家，

古道西風瘦馬，

夕陽西下——

斷腸人在天涯！

也是前四句完全寫景，着了末一句的寫情，全篇點化成一片哀愁寂寞，宇宙荒寒，根觸無邊的詩境。

藝術底意境，因人因地因情因景底不同，現出種種色相，如摩珠尼，幻出多樣的美。同是一個星天月夜的景，影映出幾層不同的詩境：

元人楊載「宗陽宮望月」云：

大地山河微有影

九天風霧浩無聲

明畫家沈周（石田）「寫懷寄僧」云：

明河有影微雲外

清露無聲萬木中

盛青樓詠「白蓮」云：

半江殘月欲無影

一岸冷雲何處香

楊詩寫涵蓋乾坤的帝居氣概，沈詩寫迴絕世塵的幽人境界，盛詩寫風流蘊藉，流連光景的詩人胸懷。一主氣象，一主幽思（禪境），一主情致。至於唐人陸龜蒙詠白蓮的名句：「無情有恨何人見，月曉風清欲墜時，」卻係爲花傳神，偏於賦體，詩境雖美，主於詠物。

在一個藝術表現裏情和景交融互滲，因而掘發出最深的情，一層比一層更深的情，同時也透入了最深的景，一層比一層更晶瑩的景；景中全是情，情具徵而爲景，因而湧現了一個獨特的宇宙，嶄新的意象，爲人類增加了豐富，替世界開闢了新境，真如惲南田所說「皆靈想之所獨關，總非人間所有！」這是我的所謂「意境」。外師造化，中得心源，「唐代畫家張璪這兩句訓示是這意境創現底基本條件。」

（二）意境與山水

元人湯采真說：「山水之爲物，造化之秀，陰陽冥晦，晴晦寒暑，朝昏晝夜，隨步改形，有無窮之趣，自非胸中邱壑，汪汪洋洋，如萬頃波，未易摹寫。」

藝術意境底創構，是使客觀景物作我主觀情思底象徵。我人心中情思起伏，波瀾變化，儀態萬千，不是一個固定的物象輪廓能夠如量表出，祇有大自然底全幅生動的山川草木，雲烟明晦，纔足以表象我們胸襟裏蓬勃無盡的靈感氣韻。惲南田題畫說：「寫此雲山綿邈，代致相思，筆端紛紛，皆清淚也。」山水成了詩人畫家抒寫情思的媒介，所以中國的畫和詩，都愛以山水境界做表現和詠味底中心。和西洋自希臘以來拿人體做主要對象的藝術途徑迥然不同。董其昌說的好：「詩以山川爲境，山川亦以詩爲境。」藝術家稟賦的詩心，映照着天地底詩心。（詩緯云「詩者天地之心」。）山川大地是宇宙詩心底影現；畫家詩人底心靈活躍，本身就是宇宙底創化，它的卷舒取捨，好似太虛片雲，寒塘雁跡，空靈而自然！

(三) 意境創造人格涵養

這種微妙境界底實現，端賴藝術家平素的精神涵養，天機底培植，在活潑潑的心靈飛躍而又凝神寂照底體驗中突然地成就。元代大畫家黃子久「終日只在荒山亂石，叢木深篠中坐，意態忽忽，人不測其爲何。又每往湖中通海處看急流轟浪，雖風雨驟至，水怪悲詭而不顧」。宋畫家米友仁說：「畫之老境，於世海中一毛髮畢泊然無着染。每靜室僧趺，忘懷萬慮，與碧虛寥廓同其流。」黃子久以狄阿理索斯(Dionysius)的熱情深入宇宙底動象。米友仁卻以阿波羅(Apollo)式的寧靜涵映世界底廣大精微，代表有藝術生活上兩種最高精神型式。

在這種心境中完成的藝術境界自然能空靈動盪而又深沉幽眇。南宋畫源「寫江南山，用筆甚草草，近視之幾不類物象，遠視之則景物燦然，幽情遠思，如睹異境。」藝術家憑藉他深靜的心襟，發現宇宙間深沈的境地

；他們在大自然裏「偶遇枯槎頑石，勺可疏林，都能以深情冷眼，求其幽意所在。」黃子久每教人作深潭，以雜樹潏之，其造境可想。

所以藝術境界底顯現，絕不是純客觀地機械地描摹自然，而以「心匠自得」爲高。（米芾語）尤其是山川景物，烟雲變滅，不可臨摹，須憑胸臆底創構，纔能把握全景。宋畫家宋迪論作山水畫說：

「先當求一敗牆，張絹素訖，朝夕視之。既久，隔素見敗牆之上，高下曲折，皆成山水之象，心存目想：高者爲山，下者爲水，坎者爲谷，缺者爲澗，顯者爲近，晦者爲遠。神領意造，恍然見人禽草木飛動往來之象；了然在目，則隨意命筆，默以神會，自然景皆天就，不類人爲，是謂活筆。」

他這段話很可以說明中國畫家所常說的「邱壑成於胸中，既寤發之於筆墨」，這和西洋印象派畫家莫奈（Monet）早、午、晚三時臨繪同一風景至於十餘次，刻意寫實的態度，迥不相同。

（四）禪境底表現

中國藝術家何以不滿於純客觀的機械式的模寫？因爲藝術意境不是一個單層的平面的自然底再現，而是一個境界層深的創構。從直觀感相底渲染，活躍生命底傳達，到最高靈境底啓示，可以有三層次。蔡小石在「拜石詞序」裏形容詞裏面這「三境層」極爲精妙：

「夫意以曲而善托，調以杳而彌深。始讀之則萬萼春深，百花妖露，積雪紆地，餘霞綺天，此一境也。（這是直觀感相底渲染。）再讀之則煙濤瀨洞，霜飄飛搖，駿馬下坡，泳鱗出水，又一境也。（這是活躍生物底傳達。）卒讀之而皎皎明月，仙仙白雲，鴻雁高翔，墜葉如雨，不知其何以沖然而澹，倏然而遠也。（這是最高靈境底啓示。）」江順貽評之曰：「始境，情勝也。又境，氣勝也。終境，格勝也。」

情」是心靈對於印象底直接反印，「氣」是「生氣遠出」的生命，「格」是映射着人格的高尙格調。西洋藝術裏面的印象主義，寫實主義，是相等於第一境層。浪漫主義傾向於生命音樂性底奔放表現，古典主義傾向於生命雕塑式底清門啓示，都相當於第二境層。至於象徵主義，表現主義，後期印象派，它們的旨趣在於第三境層。

而中國自六朝以來，藝術底理想境界卻是「澄懷觀道」（晉宋畫家宗炳語），在拈花微笑裏領悟色相中微妙至深的禪境。如冠九「都轉心庵詞序」說的好：

「明月幾時有」詞而仙者也。「吹皺一池春水」詞而禪者也。仙不易學而禪可學。學矣而非棲神幽遐，涵趣寥曠，通拈花之妙，非窮樹之想，則動而爲沾滯之音矣。其何以澄觀一心而騰踔萬象？是故詞之爲境也，空潭印月，上下一澈，屏知識也。清馨出塵，妙香遠聞，參淨因也。鳥鳴珠箔，羣花自落，超圓覺也。」

澄觀一心而騰踔萬象，是意境創造底始基，鳥鳴珠箔，羣花自落，是意境表現底圓成。

繪畫裏面也能見到這意境底層深。明畫家李日華在「紫桃軒畫綴」裏說：

「凡畫有三次：第一身之所容；凡置身處非遼密，卽曠朗，多景所湊處是也。（案此爲身邊近景。）二曰目之所矚；或奇勝，或渺迷，泉落雲生，帆移鳥去是也。（案此爲眺矚之景。）三曰意之所遊；目力雖窮而情脈不斷處是也。（案此爲無盡空間之遠景。）然又有意有所忽處，如寫一樹一石，必有草草點染取態處。（案此爲有限中見取無限，傳神寫生之境。）寫長景必有意到筆不到，爲神氣所吞處，是非有心於忽，蓋不得不忽也。（案此爲從無限景象徵境界。）其於佛法相宗所云極迴色極略色之謂也。」

於是繪畫由豐滿的色相達到最高禪境底表現，種種境層，以此爲歸宿。戴醇士曾說：「憚南田以「落葉聚還散，寒鴉棲復驚」（李白詩句）品一峯（黃子久）筆，是所謂孤蓬自振，驚沙坐飛，畫也而幾乎禪矣！」禪是動中的極靜，也是靜中的極動，寂而常照，照而常寂，動靜不二，直探生命底本原。禪是中國人接觸佛教大乘義後體

認到自己心靈底深處而燦爛地發揮到哲學境界與藝術境界。靜穆的觀照和飛躍的生命構成藝術底兩元，也是構成「禪」底心靈狀態。「雪堂和尚拾遺錄」裏說：「舒州太平燈禪師頗習經論，傍教說禪。白雲演和尚以偈寄之曰：『白雲山頭月，太平松下影，良夜無狂風，都成一片境。』燈得偈頌之，未久，於宗門方徹淵奧。」禪境借詩境表達出來。

所以中國藝術意境底創成，既須得屈原的纏綿悱惻，又須得莊子的超曠空靈。纏綿悱惻，纔能一往情深，深入萬物底核心，所謂「得其環中」。超曠空靈，纔能如鏡中月，水中花，羚羊掛角，無迹可尋，所謂「超以象外」。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不異空，空不異色，這不但是盛唐人的詩境，也是宋元人的畫境。

(五)道，舞，空白：中國藝術意境結構底特點

莊子是具有藝術天才的哲學家，對於藝術境界底闡發最爲精妙。在他是「道」，這形上原理，和「藝」，能夠體合無間。「道」底生命進乎技，「技」底表現啓示着「道」。在「養生主」裏他有一段精彩的描寫：

「庖丁爲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觸，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踣，砉然響然，奏刀騞然，莫不中音，合於桑林之舞，乃中經首（堯樂章）之會（節也）。文惠君曰：『嘻，善哉！技蓋至此乎？』」庖丁釋刀對曰：「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始臣之解牛之時，所見无非牛者，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方今之時，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批大郤，道大窾，因其固然，技經肯綮之未嘗，而況大軀乎！良庖歲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今臣刀十九年矣，所解數千牛矣，而刀刃若新發於硎。被節者有間，而刀刃者无厚，以无厚入有間，恢恢乎其於游刃，必有餘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發於硎。雖然，每至於族（交錯聚結處）吾見其難爲，號然爲戒，視爲止，行爲遲，動手甚微，謦然

已解，如土委地！提刀而立，爲之四顧，爲之躊躇滿志。善刀而藏之。」文惠君曰：「善哉，吾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

「道」底生命和「藝」底生命，游刃於虛，莫不中音，合於桑林之舞，乃中經首之會。音樂的節奏是它們的本體。所以儒家哲學也說：「大樂與天地同和，大禮與天地同節。」易云：「天地絪縕，萬物化醇。」這生生底節奏是中國藝術境界底最後源泉。石濤題畫云：「天地氤氳秀結，四時朝暮垂垂，透過鴻濛之理，端留百代之奇。」藝術家要在作品裏把握到天地境界！德國詩人諾瓦理斯（Novalis）說：「混沌底眼，透過秩序底網幕，閃閃地發光。」石濤也說：「在墨海中立定精神；筆鋒下決出生活，尺幅上換去皮毛，混沌裏放出光明。」藝術要刊落一切表皮，呈顯物底晶瑩真境。

藝術家經過「寫實」，「傳神」到「妙悟」境內，由於妙悟，他們「透過鴻濛之理，端留百代之奇」。這網使命是夠偉大的！

那麼藝術意境之表現於作品，就是要透過秩序底網幕，使鴻濛之理閃閃發光。這秩序底網幕，是由藝術家的意匠組織線，點，光，色，形體，聲音或文字成爲有機諧和的藝術形式，以表出意境。

因爲這意境是藝術家的獨創，是從他最深的「心源」和「造化」接觸時突然的領悟和震動中誕生的，它不是一味客觀的描繪像一照像機的攝影，所以藝術家要能拿特創的「秩序底網幕」來把住那真理的閃光。音樂和建築底秩序結構，尤能直接地啓示宇宙具體的內部和諧與節奏，所以一切藝術趨向音樂的狀態，建築的意匠。

然而尤其是「舞」，這最高度的韻律，節奏，秩序，理性，同時是最高度的生命，旋動，力，熱情，它不僅是一切藝術表現底究竟狀態，且是宇宙創化過程底象徵。藝術家在這時失落自己於造化底核心，沉冥入神，「窮元妙於意表，合神變乎天機」（唐代大批評家張彥遠論畫語），「是有真宰，與之浮沉」（司空圖詩品語），從深不可測的玄冥底體驗中昇化而出，行神如空，行氣如虹。在這時只有「舞」，這最緊密的律法和最熱

烈的旋動，能使這深不可測的玄冥底境界具象化，肉身化。

在這舞中，嚴謹如建築的秩序流動而為音樂，浩蕩奔馳的生命收斂而為韻律。藝術表演宇宙底創化。所以唐代大書家張旭見公孫大娘劍器舞而悟筆法，大畫家吳道子請裴將軍舞劍以助壯氣：「庶因猛厲以通幽冥！」

唐開元中，將軍裴旻居喪，詣吳道子，請於東都天宮寺畫鬼神數壁以資冥助。道子答曰：「吾畫筆久廢，若將軍有意為吾纏結舞劍一曲，庶因猛厲以通幽冥！」旻於是脫去緩服，若常時裝束，走馬如飛。左旋右轉，揮劍入雲，高數十丈，若電下射。旻引手執鞘承之，劍透室而入。觀者數千人，無不驚慄。道子於是援毫圖筆，颯然風起，為天下之壯觀。道子平生繪事，得意無出於此。（郭若虛圖畫見聞誌）

詩人杜甫形容詩底最高境界說：「精微穿溟滓，飛躍擢霹靂。」（夜聽許十一誦詩愛而有作）前句是寫沉冥中底探索，透進造化底精微的機緘，後句是大氣盤旋的創造，具象而成飛舞。深沉的靜照是飛動的活力底源泉。反過來說，也祇有活躍的具體的生命舞姿，音樂底韻律，藝術底形象，纔能使靜照中的「道」具象化，肉身化。德國詩人侯德林（Hölderlin）有兩句詩含義極深：

誰沉冥到

那無際際的「深」，

將熱愛着

這最生動的「生」。

他這話使我們突然省悟中國哲學境界和藝術境界底特點。中國哲學是就「生命本身」體悟「道」底節奏。「道」具象於生活，禮樂制度。道尤表象於「藝」。燦爛的「藝」賦予「道」以形象和生命，「道」給予「藝」以深度和靈魂。莊子「天地」篇有一段寓言說明只有「象罔」纔能獲得道真「玄珠」：

黃帝遊乎赤水之北，登乎崑崙之丘，而南望還歸。遺其玄珠。（司馬彪云：玄珠，道真也。）使知（理智）索之而不得。使離朱（色也視覺也）索之而不得。使喫詬（言辯也）索之而不得也。乃使象罔。象得之。黃帝曰：「異哉！象罔乃可以得之乎？」

呂惠卿註釋得好：「象則非無，罔則非有，不鹹不味，此玄珠之所以得也。」非無非有，不鹹不味，這正是藝術形相底象徵作用。「象」是境相，「罔」是虛幻，藝術家創造虛幻的境相以象徵宇宙人生實際。真理閃耀于藝術形象裏，玄珠的瞭於象罔裏。歌德會說：「真理和神性一樣，是永不肯讓我們直接識知的。我們祇能在反光，譬喻，象徵裏面觀照它。」又說：「在璀璨的反光裏面我們把握到生命。」生命在他就是宇宙實際。他在「浮士德」裏面的詩句，「一切消逝者，只是一象徵」更說明「道」「真的生命」是寓在一切變滅的形相裏。英國詩人勃萊克的一首詩說得好：

一花一世界

一沙一天國

君掌盛無邊

剎那含永劫

（田漢譯）

這詩和中國宋僧道燦的重陽詩句：「天地一東籬，萬古一重九，」都能喻無盡於有限，一切生滅象徵着永恆。

人類這種最高的精神活動，藝術境界與哲理境界，是誕生於一個最自由最充沛的深心的自我。這充沛的自我，真力彌滿，萬象在旁，掉臂遊行，超脫自在，需要空間，供他活動。（參見拙作「中西畫法所表現的空間意識」。）於是「舞」是它最直接，最具體的自然流露。舞是中國一切藝術境界底典型。中國的書法畫法都趨向飛舞。莊嚴的建築也有飛簷表現着舞姿。杜甫「觀公孫大娘弟子舞劍器行」首段云：

昔有佳人公孫氏，

一舞劍器動四方，

覲者如山色沮喪，

天地爲之久低昂……

天地是舞，是詩（詩者天地之心），是音樂（大樂與天地同和）。中國繪畫境界底特點建築在這上面。畫家解衣盤礴，面對着一張空白的紙（表象着舞底空間），用飛舞的草情篆意譜出宇宙萬形裏的音樂和詩境。照像機所攝萬物形體的底層在紙上構成一片黑影。物體輪廓線內的紋理形象模糊不清。山上草樹崖石不能生動地表出他們的脈絡姿態。只在大雪之後，崖石輪廓林木枝幹總纔能顯露出它們各自的奔奔的精神性格，恍如鋪墊了一層空白紙，使萬物以嗟峨突兀的線文呈露它們的繪畫狀態。所以中國畫家愛寫雪景（王維），這裏是天開圖畫。

中國畫家面對這幅空白，不肯讓物的底層黑影填實了物體的「面」，取消了空白，像西洋油畫；所以直接地在這一片虛白上揮毫運墨，用各式皴文表出物底生命節奏。（石濤說：「筆之於皴也，開生面也。」）同時借取書法中的草情篆意或隸體表達自己心中的韻律，所繪出的是心靈所直接領悟的物態天趣，造化和心執底凝合。自由瀟灑的筆墨，憑線文底節奏，色彩底韻律，開徑自行，養空而遊，蹈光攝影，搏虛成實。（參看本文首段引方士庶語。）

莊子說：「虛室生白，」又說：「唯道集虛。」中國詩詞文章裏都着重這空中點染，搏虛成實的表現方法，使詩境詞境裏面有空闊，有薄漾，和中國畫面具同樣的意境結構。

中國特有的藝術，書法，尤能轉達這空靈動盪的意境。唐張懷瓘在他的「書議」裏形容王羲之的用筆說：「一點一畫，意態縱橫，偃亞中間，綽有餘裕。然字峻秀，類於生動，幽若深遠，煥若神明，以不測爲量者，書之妙也。」在這裏我們見到書法的妙境通於繪畫，虛空中傳出動盪，神明裏透出幽深，超以象外，得其環中

，是中國一切藝術底造境。

王船山在「詩釋」裏說：「論畫者曰，咫尺有萬里之勢，一勢字宜着眼。若不論勢，則縮萬里於咫尺，直是與記前一天下圖耳。五言絕句以此爲落想時第一義。唯盛唐人能得其妙。如「君家住何處，妾住在橫塘，停船暫借問，或恐是同鄉」，墨氣所射，四表無窮，無字處皆其意也！」高日甫論畫歌曰：「卽其筆墨所未到，亦有靈氣空中行。」笈重光說：「虛實相生，無畫處皆成妙境。」三人的話都是注意到藝術境界裏的虛空要素。中國的詩詞繪畫書法裏，表現着同樣的意境結構，代表着中國人的宇宙意識。盛唐王孟派的詩固多空花水月的禪境，北宋人詞空中蕩漾，縹渺無際，就是南宋詞人姜白石的「二十四橋仍在波心蕩冷月無聲」，周草窗的「看畫船盡入西冷，閒却半湖春色」，也能以空虛襯托實景，墨氣所射，四表無窮。但就它渲染的境象說，還是不及唐人絕句能「無字處皆其意」，更爲高絕。中國人對「道」的體驗，是「於空寂見流行，於流行處見空寂」，唯漢集虛，體用不二，這構成中國人的生命請調和藝術意境底實相。

王船山又說：「工部（杜甫）之工在卽物深致，無細不章。右丞（王維）之妙，在廣攝四旁，圓中自顯。」又說：「右丞妙手能使在遠近，搏虛成實，則心自旁靈，形自當位。」這話極有意思。「心自旁靈」表現於「墨氣所射，四表無窮」「形自當位」，是「咫尺有萬里之勢」。「廣攝四旁，圓中自顯」，「使在遠者近，搏虛成實」，這正是大畫家大詩人王維創造意境的手法，代表着中國人於空虛創現生命底流行，綢繆的氣韻。

王船山論到詩中意境底創造，還有一段精深微的妙話，使我們領悟「中國藝術意境之誕生」底終極根據。他說：

「唯此質質搖搖之中，有一切真情在內，可與可觀，可羣可怨，是以有取於詩。然因此而詩則又往往緣景緣事，緣以往緣未來，經年苦吟，而不能自道。以追光躡影之筆，寫通天盡人之懷，是詩家正法眼藏。」「以追光躡影之筆，寫通天盡人之懷」，這兩句話表出中國藝術底最後的理想和最高的成就。唐宋人詩詞

是這樣，宋元人的繪畫也是這樣。

尤其是在宋元人的山水花鳥畫裏，我們具體地欣賞到這「追光躡影之筆寫通天盡人之懷」。畫家所寫的自然生命，集中在一無邊的虛白上。空中蕩漾着「視之不見，聽之不聞，搏之不得」的「道」，老子名之爲「夷」「希」「微」。在這一片虛白上幻現的一花一鳥一樹一石一水都負荷着無限的深意，無邊的深情。（畫家詩人對萬物一視同仁，往往很遠的微小的一草一石，都用工筆畫出，或在逸筆撇脫中表出微茫慘淡的意趣。）萬物浸在光被四表的神底愛中，寧靜而深沉。深，像在一和平的夢中。給予觀者的感受是一澈透靈魂的安慰和惺惺的微妙領悟。

中畫底用筆，從空中直落，墨花飛舞，和畫上虛白，溶成一片，畫境恍如「一片雲，因日成彩，光不在內，亦不在外，既無輪廓，亦無絲理，可以生無窮之情，而情了無寄」（借王船山評王儉「春詩」絕句話）。中畫的光是動蕩着全幅畫面的一種形而上的，非寫實的宇宙靈氣的流行，貫徹中邊，往復上下。古絹底黯然而光尤能傳達這種神祕底意味。西洋傳統的油畫填沒畫底，不留空白，畫面上動蕩的光和氣霧仍是形而下目觀的實質，而中畫上畫家用心所在，正在無筆墨處，無筆墨處卻是飄渺天倪。化工底境界。（卽其筆墨所不到，亦有靈氣空中行。）這種畫面的構造是植於中國心靈裏葱蘢縹緲，蓬勃生發的宇宙意識。王船山說的好：「兩間之固有者，自然之華，因流動生變而成綺靈，心目之所及，文情赴之，貌其本榮，如所存而顯之，卽以華奕照耀，動人無際矣！」這不是唐詩宋畫給予我們的印象嗎？然而近代文人的詩筆畫境缺乏照人的光彩，動人的情致，豐富的意象，這是民族心靈一時枯萎的徵象麼？

中國人愛在山水中設置空亭一所。戴醇士說：「羣山鬱蒼，羣木蒼蔚，空亭翼然，吐納雲氣。」一座空亭竟成爲山川靈氣動盪吐納的交點和山川精神聚集的處所。倪雲林每畫山水，多置空亭，他有「亭下不逢人，夕陽澹秋影」的名句。張宣題倪畫「谿亭山色圖」詩云：「石滑巖前雨，泉香樹杪風，江山無限景，都聚一亭中」

• 『唯道集虛，中國建築也表現着中國人的宇宙意識。』

空寂中生氣流行，鸞飛魚躍，是中國人藝術心靈與宇宙意象「兩鏡相入」互攝互映的華嚴境界。倪雲林有
一絕句最能寫出此境：

蘭生幽谷中

倒影還自照

無人作妍媸

春風發微笑

希臘神話裏水仙之神（Naiades）臨水自鑑，眷戀着自己的仙姿，無限相思，憔悴以死。中國的蘭生幽谷，倒影自照，孤芳自賞，雖感空寂，卻有春風微笑相伴，一呼一吸，宇宙息息相關，覺悟風神，悠然自足。（中西精神底差別相。）

藝術的境界，既使心靈和宇宙淨化，又使心靈和宇宙深化，使人在超脫的胸襟裏體味到宇宙的深境。

唐朝詩人常建的「江上琴興」一詩最能寫出藝術（琴聲）這淨化深化的作用：

江上調玉琴，

一絃清一心。

泠泠七絃遍，

萬木澄幽陰。

能使江月白，

又令江水深。

始知枯桐枝，

可以徵黃金。

中國文藝裏意境高超瑩潔而具有壯闊幽深的宇宙意識生命情調的作品也不可多見。我們可以舉出宋人張子湖的一首詞來，他的念奴嬌「過洞庭湖」詞云：

洞庭青草近中秋，更無一點風色。玉界瓊田三百頃，著我片舟一葉。素月分輝，明河共影，表裏俱澄澈。悠然心會，妙處難與君說。願念嶺表經年，孤光自照，肝膽皆冰雪。短髮蕭疎襟袖冷，穩泛滄浪空闊。吸盡西江，細斟北斗，萬象爲賓客。（對空間之超脫。）叩舷獨嘯，不知今夕何夕！（對時間之超脫。）

這真是「雪滌凡響，棗通太音，萬塵息吹，一真孤露。」筆者自己也曾寫過一首小詩，希望能傳達中國心靈底宇宙情調，不揣陋劣，附在這裏，藉供參證：

颯風天際來，

綠壓羣峯暝。

雲罅漏夕暉，

光寫一川冷。

悠悠白鷺飛，

淡淡孤霞迴。

繫纜月華生，

萬象浴清影。

（柏溪夏晚歸棹）

藝術的意境有它的深度，高度，闊度。杜甫詩底高，大，深，俱不可及。「吐棄到人所不能吐棄爲高，含茹到人所不能含茹爲大，曲折到人所不能曲折爲深。」（劉熙載評杜語）葉夢得「石林詩話」裏也說：「禪家

有三種語，老杜詩亦然。如波漂菰米沈雲黑，露冷蓮房墜粉紅，爲函蓋乾坤語。落花游絲白日靜，鳴鳩乳燕青
春深，爲隨波逐浪語。百年地僻柴門迴，五月江深草閣寒，爲截斷衆流語。『函蓋乾坤是大，隨波逐浪是深，
截斷衆流是高。李太白的詩也具有這高，深，大。但太白的情調較偏向於宇宙境界大和高。太白登華山落雁
峯，說：『此山最高，呼吸之間可通帝座，恨不携謝朓驚人句來，搔首問青天耳！』杜甫則『直取性情真』（杜
詩句），他更能以深情掘發人性底深度，他具有但丁的沉著的熱情和歌德的具體表現力。

李杜境界底高，深，大，王維底靜遠空靈，都植根於一個活躍的，至動而有韻律的心靈。承繼這心靈，是
我們深衷底喜悅。

此文係白華先生所著「中國藝術底寫實傳神與造境」的第三篇。初稿曾在時與潮文藝創刊號發表，後重予刪略增改，
刊諸哲學評論。茲承白華先生允許「書學」轉載以廣流傳，曷勝感幸。

編者附識

書家逸事

米芾座中質東坡

蘇東坡在維揚，一日設客，米元章在座，酒半，元章忽起自贊曰：『世人皆以
芾爲顛，願質之子瞻。』坡笑曰：『吾從衆。』（見明曹憲之吾華錄）

元明以來書法評傳選錄 (二)

龔秋 穰

豐 坊

豐坊，字存禮，人叔存叔亦其字，後改名道生，字人翁號南禺外史鄞人。父熙，翰林學士，以大禮議案下詔獄受廷杖，謫戍卒。坊舉鄉試第一，嘉靖二年成進士，出為南京吏部考功主事，尋調通州同知，免歸。為人逸出法紀外，既一官不得志，益狂誕玩世。父卒後，家居貧乏，思效張璠夏言片言取通顯，十七年，詣闕上書言建明堂事，又言宜加獻皇帝廟號稱宗，以配上帝。世宗大悅，未幾，進號睿宗，配饗元極殿。其議蓋自坊始，人咸惡坊畔父云。明年，復進卿雲雅詩一章，詔付史館。待命久之，竟無所進擢。歸家搢搢以卒。坊擅覽萃書，工文詞，書學頗博，五體並能。家藏古碑刻甚富，今傳西嶽華山廟碑四臨摹亂真，為人撰定法書，以真易贗，不可窮詰。晚歲息痺而跌株連臂，少妨於書。著有易辨古書世學魯詩世學春秋世學，論書有書訣筆訣書訣略學

，不可窮詰。晚歲息痺而跌株連臂，少妨於書。著有易辨古書世學魯詩世學春秋世學，論書有書訣筆訣書訣略學，不可窮詰。晚歲息痺而跌株連臂，少妨於書。著有易辨古書世學魯詩世學春秋世學，論書有書訣筆訣書訣略學。

。刻有琳光樓帖。范大徵碑帖紀證云，豐存叔集古奇帖用梨板刻之，刻手張璠，余識其人，釋昔人所傳雙鉤懸腕，讓左側右，虛掌實指，意前筆後，與屋漏痕，壁拆，錐畫沙，印印泥，折釵股之旨。書法等。刻有琳光樓帖。范大徵碑帖紀證云，豐存叔集古奇帖用梨板刻之，刻手張璠，余識其人，釋昔人所傳雙鉤懸腕，讓左側右，虛掌實指，意前筆後，與屋漏痕，壁拆，錐畫沙，印印泥，折釵股之旨。

。次詳選規製墨造筆等法。末述古文以下各體書，並詳錄歷代法帖名蹟評之。惜傳鈔本失去。為明代書學中最高系統之作。如言古人作篆分真行草書，用筆無二，必以正鋒為主，間用側鋒取妍。右軍用筆內擲，正鋒居多，

故法度森嚴而入神，子敬用筆外拓，錐鋒居半，故精神散朗而入妙。又嘗作書必兼洗著痛快，洗著而不痛快，則肥濁而風韻不足，痛快而不洗著，則潦草而法度蕩然。均頗精當。學書法一卷，詳說學書次第。謂學書須先楷法，作字必先大字，學草書者先習章草，學八分者先學篆書。九稱正法。篇中學書次第，與佩文韻府書法所載元鄭杓衍禪學書次第之圖相同，惟今本衍禪中未見此圖，且鄭氏著行禪時不應有周伯琦禪書，此圖當屬學書法也。書訣選錄，學書法全錄。書訣所錄據美術叢書本，亦有數處參據書法正傳所載筆訣加以改訂。

書訣云：昔人傳筆訣云雙鉤懸腕，讓左側右，虛掌實指，意前筆後。論書勢云，如屋漏痕，如壁拆，如錐畫沙，如印印泥，如折釵股。妙在第四指得力，俯仰進退，收往垂結，剛柔曲直，縱橫轉運，無不如意，則筆在畫中，而左右皆無病矣。此法鍾王之後，惟羲真得之爲多。庶幾於是者，唐則伯施信本登善虞禮紹京，秦和伯高清臣誠懸，五季則景度重光，宋則君謨元章，元則子山子昂，本朝則仲珩貞伯希哲數人而已。書雖小學，然非師法古而用功深，豈能成字。古今論者衆矣，或泛而寡要，茲發其秘云。

雙鉤懸腕者，食指中指圓曲如鉤，與拇指相齊，而撮管於指尖，則執筆挺直。大字運上腕，小字運下腕，不使肉襯於紙，則運筆如飛。讓左側右者，左肘讓而居外，右手側而過中，常使筆管與鼻準相對，則行間直下而無傾側敲曲之患。虛掌實指者，指不實則顛掣無準，掌不虛則窒礙無勢，妙在無名指得力，三指齊撮於上，而第四指，抵管於下，無垂不縮，無往不收，一畫之間，變起伏於鋒杪，一點之內，齊頓挫於豪芒。意前筆後者，熟玩古帖，於字形大小，偃仰平直，疏密纖穠，蘊藉於心，臨紙瞑默，豫思其法，隨物賦形，各得其理。昔鍾元常見宋翼而厲聲，衛夫人掣逸少肘而悲泣，知此，則知用筆之妙，無出四言者矣。

無垂不縮，無往不收，則如屋漏痕，言不露圭角也。違而不犯，和而不同，帶燥方潤，將濃遂枯，則如壁拆，言布置有自然之巧也。指實臂懸，筆有全力，灑吸頓挫，書必入木，則如印印泥，言方圓深厚而不輕浮也。點必隱鋒，波必三折，肘下風生，起收無迹，則如錐畫沙，言勁利峻拔而不凝滯也。水墨得所，血潤

骨堅，一作肉泯規矩於方圓，遞鉤繩於曲直，則如折斂股，骨嚴重渾厚，而不為蛇蚓之態也。明乎此，則書之風神氣勢信手萬變，逸態橫生，所謂取之左右而逢其源矣。

古人論詩之妙，必曰，沈著痛快，惟書亦然。沉著而不痛快，則肥濁而風韻不足，痛快而不沉著，則潦草而法度蕩然。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弘則曠達，毅則嚴重。嚴重則處事沉着，可以託六尺之孤，曠達則風度閒雅，可以寄百里之命。兼之而後為全德，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姜白石云，一須人品高，此其本歟。

學書者既知用筆之訣，尤須博觀古帖，於結構布置，行間疎密，照應起伏，正變巧拙，無不默識於心。務須下筆之際，無一點一畫不自法帖中來，然後能成家數。今人不聞古法，不見古帖，妄以小慧杜撰為書，或體勢俗惡，或鋒毫側戾，邪氣洋溢。流俗慕其時名，更相效習，轉成畫虎。此古法之所以益泯也。

今人所喜效而習之者，或云筆畫老硬，或云行間整媚，或云用墨鮮濃。殊不知老硬者，古所謂怒張傾仄，非盛德君子之容也。整媚者，古所謂狀如算子，便不是書也。鮮濃者，古所謂無筋無力者，謂之墨豬也。然則今之所喜皆古之所惡，古之所忌乃今之所趨，古今不同如晝夜寒暑之相反，豈不信然。以上二段見筆訣

書有筋骨血肉。筋生於腕，腕能懸則筋脈相連而有勢。骨生於指，指能實則骨體堅定而不弱。血生於水，肉生於墨。水須新汲，墨須新磨，則燥濕調勻，而肥瘦得所。此古人所以必資乎器也。

硯之良者，玄玉為最。溫潤而發墨，夏不渴水冬不冰。其制如紹興貢硯，高可三寸，徑六寸，廣三寸。面為池澤勿蠟，下為插手，可時滌之，亦可藏筆。

古硯神品曰：發比于墨，周文王墓硯，宣王墓硯，齊桓公墓硯，邢侯墓硯，秦穆公墓硯，衛靈公墓硯，吳王闔閭墓硯，秦始皇墓硯，羽陽宮瓦，漢未央宮磚瓦，益壽延年瓦，陽朔磚，楊伯起澄泥風臺硯，銅雀臺磚瓦，青呂仙陶硯，宋相州府硯，石硯神品曰：葛仙翁白石，出唐州方城縣，溫州華嚴石，端州下函青花子石，北嶺石，溫州紫金石，汎河綠石，廣州羅浮金星石。

歙溪龍尾舊坑，青黑卵石，秦源水船坑金紋石，妙品者曰端溪中巖舊坑紫石，龍尾雁湖屬石，金絲羅紋石，金銀剛刷絲石，寶陽開玉馬礮石，蘭州綠石，大沱石，潭州斧山石，麗州影石，西都會聖宮石，潭州金雷石，貴州紅絲石，潭州羅紋石，大
理點蒼山石，取大徑石口許，高四寸，亦
如紹興寶硯之制，用作題署大字乃佳。

制墨之法，陶烟甌數百，甌上綴十許漚。其內分爲漿，漿上爲乳，亦十許漚。其筆乳各有竅如插花者。乃取百年松脂析之若燈草，雜沉水蘇合香，投草麻桐油漬之。浹十旬，插乳竅，灼其端，聚以甌，乃燔桑薪麩角力膠。乃取蜂胎之未成珠者，及金箔龍腦，和熱煙熱膠，檀曰杵數萬，乃爲丸爲餅爲錠。忌宿膠寒煤，必半日而就。見紹興廣見錄。磨墨之法，重按輕推，遠引近收。每日晡時用蓮房滌去宿墨，詰朝另磨則不滯筆，亦以養硯。

尖齊圓健，筆之四德。尖取毛之鋒，齊擇毛之純，不曲不折則圓，中有長柱則健。筆頭須長一寸二分，以馬鬃或尾之細而銳者爲柱，外用鼠鬚之淨者襯之。再加八月兔毫之長者覆其上，人鬚及青羊毛黃狼尾灘鷲翎鷩雛尾亦可以代兔毫之用。然取毛必用象牙小梳梳去蕤毛，令其勻潔，乃可製筆。作小楷用蘭蕊全堅管。長一尺二寸，瑣項最良，冬溫夏涼，次則滿勒竹。中楷行草用三妙筆。湘妃竹管竹紫竹豬鬃竹人面。禮竹桃枝竹，筆管用伽南紫檀檀黃檀沉香則辟蟲。竹鈹兒竹，長一尺四寸。書滑紙用剛毫，幘

紙用柔毫。作題署大字用墨池烏木管。長二尺，其次一尺八寸，其次一尺六寸，執手處削細如三妙筆，筆帽可用假柏楠木。前帶墨，朱元暉用蒙草不久即禿，皆不如豬鬃爲正法也。筆牀以白藤縛滿勒竹爲之，或筆架亦然，加白檀底。筆格，墨壁石能收香，每四五寸，自然起五峯者奇，或瀝墨玉依米元章硯山式碾作七峯亦妙，秦漢鐘鼎樂汝官密小山亦可。

晉陟畫紙以海苔爲之。唐麻紙以菽，染以槩爲硬黃。澄心堂以楮。寶晉齋以苔藤金粟，以野蕪。高麗亦然。必加萬杵之功，斯爲全美。古人作篆分真行草書，用筆無二，必以正鋒爲主，間用側鋒取妍。分書以下，正鋒居八，側鋒居二，篆則

一筆不可側也。

古人以書名者，必通篆籀，然後結構淳古，使轉動利。如蔡邕、張芝、鍾繇、梁鵠、章詵等，皆若日月宣光，山川布理，巨細隱顯，縱橫高下，不容一毫私智爲之。而方圓鈎殺，溫潤雄俊，錯綜開合，粲然成章，非天地自然之文，其孰能與於此。篆籀可以爲諸體之本也。此段據筆訣錄入，與書訣異，書訣云，古大家之書，必通篆籀，然後結構淳古，使轉動利，伯喈以下皆然，米元章稱謝安石

中郎帖顏魯公爭坐書有篆籀氣象，乃其證也。然篆學必精六書。

八分者，蔡琰曰，存篆八分分隸二分故謂之八分。隸者，今之真書也。自歐陽修妄以八分爲隸，而洪适

因之，於是分隸之名始混。此段見筆訣

篆有百種，宜常用者六種而已。一曰古文，史皇倉頡廣天皇之制。二曰奇字，黃帝史沮誦墳損古文。三曰大篆，周公命史佚同天下之文。三體宜書籀銘，可以出入。四曰小篆，李斯制，碑額誌蓋齋扁用之。五曰繆篆，漢晉印章之文，圖書和印宜其體。亦曰疊篆，今官府印信所用，禮部鑄印局所掌，亦宜習知以防詐僞。其唐元序、夢英、陳搏道、何所傳，杜撰非古，不必遍習也。

古文見宣和博古圖。呂與求考古圖，李伯時甲秀堂帖，鄭漁仲泉譜，趙明誠古器物銘，胡世將資古錄，薛用敏鍾鼎款識，王子弁獻堂集古錄，王學端雪谿堂帖，曹貞素款識續錄。奇字謂古文之別出者，蓋古文簡而質，奇字繁而巧，黃雲林以此辨之。

大篆結體本於古文，而垂筆圓齊，蓋小篆之所從出。史逸字孟佚，伯邑考之子，文王之嫡長孫也。逸生頭，頭生黎，黎生籀，世以大宗爲周太史，籀又損益潤色，別號籀文，垂筆鈎利，以此爲別。

小篆亦名玉筋篆。吾子行曰，李斯方圓靡落，湯沐圓活委媚。然兼之者亦唯子行一人，可謂獨步千古。

陶宗儀乃云專法陽冰淺之知篆矣。餘家亦有妙處。

隸者作於程邈，今楷書之原也。微存篆體，元吳幼清周伯溫國初趙古則得之。其曰今隸，皆楷書也。一曰銘石。鍾繇特勝。二曰小楷。二王稍變鍾法，右軍用筆內擲，正鋒居多，故法度森嚴而入神，子敬用筆外拓，側鋒居多，故精神散朗而入妙。三曰中楷。率更神品上，永興妙品上，河南妙品中，嗣通妙品下。四曰隸篆。創於魯公，柳以清勁敵之。五曰題署。亦顏公爲優。太白次之，君謨又次之。本朝唯孟舉可配古人，自後未見其比也。

米元章書史錄張伯高帖語云，忽忽興來，五指包管，此爲題署及顛草而言。伯高魯公皆言大字運上腕，謂徑尺以上也，小字運下腕，謂徑寸以內也。若徑丈以上如文信公魁字，人必立起，以一身全力，自肩及肘，運則以五指撮墨池之端，似握鐵塑畫沙泥，使手離紙三尺，然後八法完整，左右無病。若字三尺至於五寸，可以端坐而書，亦必運肩及肘之力，使手離紙尺許，所謂上腕也。伯高得法於賀季真，其筆如空中拋擲，壯偉奇怪，高視千古。正以能運上腕全力在筆，筆與神會，不自知所以然而然也。其徑寸以內，如蘭亭乞假金丹，小而姚恭公化度寺宣示力命憂虞樂毅方朔黃庭曹娥，細而河南陰符法暉捨經，則運自肘至掌之力，亦必手離紙三分，所謂下腕也。腕者肘內之彎。上時掌切，謂由此而上至肩也。下奚價切，謂由此而下至掌也。寶蒙書賦槩以五紙包管爲言，則徑寸以內，不以三指撮管於上，不以無名指抵管於下，不面几端坐而書，顛掣傾倒，筆且墮落，點畫焉施。此蒙所以雖作此賦而不以書名也。子瞻反此，乃曰執筆無定法，大要虛而寬。由不能虛掌實指，而肉必視紙，故其遺跡匾闊肥濁，猥俗可厭，不惟自誤，抑且誤人。又世傳學古編云，作篆宜單鉤，夫單鉤，則顛掣欲邪，寒酸枯燥，真行且不能，况於篆乎。子行墨跡，與李少溫徐鼎臣楚金張謙中用筆一律，乃知傳寫之謬。邪說惑世，因悉辯之。以上書訣

學書法云。學書須先楷法，作字必先大字，八歲即學大字。以顏爲法。十餘歲乃習中楷，以歐爲法。中

楷既熟，然後斂爲小楷，以鍾王爲法。楷書既成，乃縱爲行書。行書既成，乃縱爲草書。學草書者先習章草，知偏旁來歷，然後變化爲草聖。凡行草必先小而後大，欲其專法二王，不可遽放也。學篆者亦必由楷書，正鋒既熟，則易爲力。學八分者先學篆。篆既熟，方學八分，乃有古意。

大楷

童子八歲至十歲學楷書。其法必先大而後小。如顏魯公大唐中與頌

在永東方朔碑。德州按此二

碑，當薄紙鈎出，填作墨字，楷成影本，每日習五十字，四年之功可得七萬字，則他日作題匾大字有法。又宋蔡君謨書萬安橋記。

閩中有石刻，亦可參看。若題匾字，須求灑落，不可竟學。寫碑字面他的法，拘著在匡子裏，况

碑字甚小，不足爲匾字用也。須如虞歐作碑，凡長短天小闊狹，皆隨形體爲之，四旁尚有餘地，庶不拘拘，更見古意。顏之滿塞，斷不可學。且顏柳稍變其體，大小側背，略存大勢，而偏旁清勁，亦復可喜，或者賞其奇妙耳。

他字乃偏旁相照應者

須析開看各自成字，又不可各字成了一邊。點亦如之，皆欲有照應，方有意思。大凡

大字須先顏，次王。若宋老寫匾，多是行書，傾欹不正，便難入格，以須字之灑落則善矣。

中楷

童子十一歲至十三歲，當學中楷書。以歐陽詢九成宮及虞恭公二碑爲法。

俱在西安府。鈎填俱如前法

，日影百字，三年之功可得十萬字。熟此，則八法俱備，思過半矣。進而魏晉，如堂構已成，丹雘何有。歐

陽詢書姚恭公墓志

在西安

佛遺教經。唐人書結字皆四方少古意，故習遺教爲漸進於古矣。

小楷

童子十四歲至十六歲，須學小楷。如王羲之臨鍾繇宣示表。

見淳北

閱帖 鍾繇書戎路表，

見星鳳樓帖 力命

表，王右軍書樂毅論，曹娥碑。

行書

凡童子十七歲至二十歲，須學行書。先學右軍書蘭亭敘，

取定武本的鈎填影

及右軍開皇等帖。

俱在又懷仁集右軍書三藏聖教序，及薦福等碑，亦足觀覽。又集書陰符經獻之行書諸帖。

草書 童子廿二至廿五歲，學草書。其法亦先小而後大。須以右軍書十七日等帖，及懷素書聖母碑二

大字草書為法。又張旭長風帖。按學書次第之圖，二十一歲時有急就章，此或有脫漏。

篆書 大凡童子十三歲至二十三歲，當學篆。其法先大而後小，先今而後古，當以陽冰書瑯琊山新鑿

泉題。今在豫州蓋少淵篆本不古，惟此碑秀逸有神，可以啓發後學。李斯書繹山碑。在陝西及泰山碑在濟南府宋張有書伯夷頌，元周伯琦臨張有書殿

先生祠堂記，蔣冕書小字千文，為法。古篆則學史籀石鼓文，鍾鼎千文。

八分書 童子二十四二十五歲當學八分。其法先大而後小。當法唐明皇泰山碑銘，書法不古，可發初學，故錄之。北

梅相景君碑，鴻都石經，堂邑令費君碑陰。以上學書法。

附錄學書次第之圖

大楷 中興頌 東方朔碑

萬安橋記 八歲至十歲

中楷 九成宮銘 虞恭公碑

姚恭公墓誌

遺教經 十一歲至十三歲

元明以來書法評傳選錄

書 學

楷小

宣示表

戎路表

樂毅論

力命表

曹娥碑

十四歲至十六歲

蘭亭敘

十七歲十八歲

聖教序

開皇帖

陰符經

獻之帖

十九歲二十歲

草

急就章

二十一歲

右軍帖

二十一歲至二十四歲

旭素帖

二十五歲

篆

琅邪題

十三歲

陽山碑

十五歲

泰山碑

張有書

周伯琦書

府冕書

古篆

石鼓文

鐘鼎千文

泰山碑銘

景君碑

鴻都石經

二十五歲

費鳳碑陰

八分

此圖所限年歲，爲中人設耳。若天資高者，十年功可了衆體。

南陽評古人書，於篆斯翁之後，不甚重陽冰，而盛推子行。今隸鍾王以後盛推信本，稱其淳古清逸，優入神品。次則伯施。書訣所評篆隸各家名蹟，茲選錄之。又當代人書，推仲溫第一。

斯翁傳國璽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有魚鳥之狀，蓋倣夏瑀戈而稍加整齊，漢以後人無能及之者。泰山碑并二世詔，渾厚淳古有石鼓之風，斯其第一。澤山碑得璋山筆意。琅邪刻碑山之亞。會稽山碑，琅邪之亞。

皇休明金陵三段石籀文，筆力雄逸，但肩方有似八分，非古也。

李少溫謙卦少作，媚而傷細，般若臺銘雄偉傷肥。琅邪新鑿泉題，得羽陽宮鐸筆勢。庶子泉銘，結體可亞會稽山碑。滑州新鑿，起泉銘之次。千文，驛記之次。陰符經，千文之次。上李大夫，陰符之次。縉雲縣學，般若臺，天清地寧，俱少溫大字齋扁，可法。

徐鼎臣楚金兄弟小篆，皆學李斯得法。

張謙中伯夷頌嚴先生祠堂記，師李斯，渾厚純古，得泰山之畧之法。

吾子行臨沮楚文，筆力俊逸。臨石鼓，優入神品。小篆陰符經，千文，招兩師文，九歌，遠遊，樂志論，思玄賦，出師表，徙戎論，歸去來辭，桃花源記，北山移文，大鵬賦，夢遊天姥吟，漢陵行，贈韓諫議詩，李綱八分小篆歌，進學解，盤谷序，石鼓歌，真蹟石刻皆優入神品。

趙子昂大篆書大雅襲常章，少筆嫩。

周伯溫大篆書東工吉日常武江漢四詩，髣髴石鼓。

蔣文卿師伯溫，小字千文小篆精妙，鄭文寶不是過也。

宋仲珩大篆虞山丹井銘學趙子昂，小篆亦師子昂。題異尤雄偉可比仲穆。

陳文東小篆圓熟有氣。

陳用衡小篆師吾子行，當代第一。

喬白巖游北岳詩接武石鼓，超出碧落之上。雷斧雷輪圖跋大篆尤雄偉。小篆題署初學西澁，而奮汲於

李西涯長於題署，小篆遺蹟石壁阡淳古雄偉，千文俗。以上篆書

涼化祖刻星鳳樓備鍾王之妙，餘皆失真。

梁昭明太子心經大楷，每字徑二尺，雄偉秀整，唐人學篆之祖也。鎮江甘露寺法堂板壁高三丈六尺，屈入木四寸。嘉靖六年冬，山西野僧醜酒焚堂，會大風莫能救。郡守劉儲秀執僧杖死。然千古奇蹤，自是泯絕，雖殺萬僧不足償矣。

陶弘景亦楷上梁武帝論書啓四篇黃庭外景經大洞真君隱訣，初師楊羲許謫青，逸有仙氣，得右軍東方朔贊之妙。中楷許長史舊館銘在茅山。大楷瘞鶴銘在焦山磨崖刻之，可與昭明心經爭衡。

歐陽信本楷書原於右軍，而剛勁迥逸，八法全備。初學童子八九歲即習歐書爛熟，稍長乃進於鍾王，斯不墮於俗品矣。小楷千文石揚休刻淳古類商周銘識，唐代法書第一，二王易學，此帖未易到也。中楷虞恭公碑亦

歐書第一。學歐書必先之以醴泉恭公，漸斂於姚辨，又斂而陰符道德千文。使信手寫出便與真本無異，進於宣示樂毅，如折枝之易。其餘諸家風斯下矣。

虞伯施，唐太宗師其楷法，蓋本學右軍黃庭而加以溫厚秀潤。余嘗評信本神品上上，伯施神品上中，知書者不以爲謬。小楷智永千文跋七八十字，蕭灑雄秀，歐陽永叔趙德父皆以爲虞書第一，誠然。蓋信本小楷千文之次也。中楷孔子廟堂碑，曹士冕跋者不闕一字，乃貞觀時所書，精妙第一。學虞者必先習知歐恭公碑

定其骨格，使八法全備，斯爲得之。國初陳登騰權差爲可取，若危素沈度唯尙多肉，骨法蕩然，豈成書也乎。

褚登善書學右軍，長於中楷，小楷亦精，較之歐虞則雄逸未逮也。中楷太宗御製聖教序高宗聖教記二碑，在西安府慈恩寺，黃雲林以爲用筆類漢谷口甬銘，信然。又二碑在同州字稍大，亦雄逸。中楷至德觀孟法師碑漢書儒林傳贊三龕碑房玄齡碑獨孤延壽碑龍門磨崖碑皆類聖教，古雅可愛。小楷陰符經細如芝麻，而結體廓落不窘，有大字規矩。

歐陽通書宗迺父，而露筋骨，波磔兼八分。中楷道因法師碑在西安府，人鮮學之，搨者少碑至今完。別帖筆力勁健，盡得家風，但微傷豐濃，故有魏其父。至於驚奇跳駿，不避危險，則無異也。

殷仲容令名子，傳家學。張懷瓘稱其大字尤善，有驥騰鳳翥之勢。王知敬與仲容齊名。

薛嗣通書師虞褚，而秀媚特甚。蓋褚公忠義見於心畫，故筆法逕逸，殺邪人宜其不逮。然以功深，與甄庶子齊名。

張伯高楷法原於歐褚，嘗與顏魯公論書。

李太白得陶隱居梁昭明之法，而雄逸秀麗，飄飄然有仙氣。

顏清臣得楷法於張長史。大字雄偉。中楷小楷拘於端整，學之易流於俗品。然東方朔贊壁篆俗甚，多資塔亦俗，皆當棄絕。

徐季海天寶至德間以書得幸，雖勁整而肥濁多俗氣。碑帖傳世五十餘種，可取者三種而已，中楷中齊介曲江張文獻公廟碑，寶林寺詩，三藏不空和尚碑。

柳誠懸書宗歐張，雖結體險怪，而骨力清勁，無魏信本伯高。米元章過爲指擊，乃好奇偏僻之見，非公論也。

盛唐去晉不遠，諸名家書典刑俱在。至若率更小楷千文虞恭公碑，淳古清逸，僂入神品，恐二王亦未辦此，褚薛以來，尤在其下，學者必由是而進於魏晉，乃爲捷徑。中唐筆法故剛，晚唐衰弱者衆，然猶未墮俗品。

江南李後主書師薛稷，得柳誠懸撥燈法。

釋夢英正書學柳，圓勁可喜。篆則俗甚。不可因彼而廢此也。

蔡君謨書得王子敬筆意，而大字兼虞顏之法，中楷小楷窈於法度而乏風韻。中楷真州東園記以顏筆作楷體，刻工精工，不墮俗品，非畫錦堂記荔支譜有美堂記之比也。小楷慶成詩得大令之趣，遠勝茶錄。

歐陽永叔書宗顏柳，而有自然之勢。

蘇子瞻早年學徐浩書，首廢懸腕之法，以因襯紙，甚有俗氣。中年學顏魯公晚學王簡穆，乃入能品。然楷法傳世可取者三種而已。中楷上清儲祥宮碑得簡穆法，見闕古堂帖。大楷范純仁制宸奎閣記，俱得顏體。

米元章初學蕭誠書，進於褚河南王大令。

宋徽宗書學薛稷，號瘦金體。

宋高宗學山谷元章書，晚欲學晉而有俗氣。

岳忠武書端勁清逸，自顏柳中來，可與永叔原文接武。

張溫夫書學米元章而變以奇勁，有春花秋水之勢。

朱元晦書學張樞寮，唯大字可取。

鮮于伯幾小字學鍾繇。

趙子昂書宗二王而於大令尤近。子奕字仲光，不仕蒙古，獨知孝義，書率父而未熟。雍字仲穆，嘗得其

學而風骨過之。

吳幼清書全用篆法而結體加方，蓋程邈古隸之遺。周伯溫楊武子亦然。

周伯溫書學智永而用古隸。

揭曼碩書學晉唐而骨力勁古。

饒夢子山書師虞永興。

陳伯敷書宗二王。

倪雲林書學戎路。

危太朴書學虞永興。

詹孟舉大字兼顏蔡之妙，獨步當代。中楷學歐者次之。小楷學虞而挑拂稍變，在楊孟載宋仲珩之下。

宋仲溫書學鍾繇，遒勁清雅，但上太疏而下太密，識者有壽星之譏，蓋信袁昂之過也。中楷行書俗甚。

宋仲珩諸體書集晉唐名家之大成，自胡元以來鮮有其比。

趙古則名搗謙餘姚人書學鍾繇，多從古隸。

陳文東書師虞褚。

解大紳書與詹孟舉趙允文相似，圓熟光潤而乏古意。禎朔學書趙王，合作者勝其父。

沈度書學詹孟舉陳文東，而入法盡廢，肥濁癡俗。小字差可觀，亦少古意。弟榮書學宋克而得鍾體，大

非其兄可及。

李貞伯書學歐顏，得君謨用筆之法。

李西涯早年書學子昂，中年以後學魯公。

祝希哲書宗二王。

文徵仲書學二王既虞褚趙，清麗古雅，集名家之長，開元以來無此筆也。五十以後因書語救廢筆時，漸尚整齊，然八法完具，大革沈口之習。蓋亦因獵校而正祭器者。以上今隸

論當代人書云。宋仲溫第一、宋仲珩第二、祝希哲第三、文徵仲第四。

南禹深於書學，功力勝過書才。詹東圖稱其書學極博，五體並能，諸家自魏晉以及當代，靡不兼通，規矩盡從手出，蓋工於執筆者。以故其書大有腕力，特神韻稍不足。湯臨初比較豐祝，稱譽所見帖頗貴，工夫亦頗探，而祝書輒過者，祝才勝也。均爲定評。諸家評跋選錄之。

王弇州題筆訣云。筆訣一冊，故鄆人豐道生所著。道生初名坊，以罪竄易今名。皆采古八法精語，而時時傳以己意。其最所宗事者，右軍耳。兼口魏晉、而旁及唐人。至宋元及近代，則齒牙餘別耳。其書自古鍾鼎篆籀及小楷行草凡十餘種、種各有法。而以筆滯，故不能無利鈍，吾所謂豐氏有書學而無書才者，此亦一徵也。

王敬美題書卷云。昔王逸少人品爲書法所掩，天下知其書不能盡知其人，豐人存寶有筆，人望不副，天下惡其人并廢其筆，非也。今觀諸帖雖多老年顏筆，然時出二王，兼存米顛風致。玉山程孟孺最喜鍾顏二家書，故特寶存此老遺筆，亦宋人不廢京卞書意云。

馮開之跋論書真蹟云。本朝知書者推豐吏部，而吳人往往短之。此帖楷篆八分行凡四種，大都論書法，及舉顏晉人名墨而未終者。然其議論刻核，非精其技者不能也。

徐文長云。豐考功晚揮而跌株連臂，於書不無少妨。

朱謀聖續書史會要云。草書自晉唐而來，無今人一筆態度，唯喜用枯筆乏風韻耳。

方蓮舫蔗餘偶筆云。豐道生字南禹，官吏部考功司。在香港前，工書。有評論書法一卷，議論高起，當時書家少所許可。彙見湖守趙季由先生學轍藏手卷一軸，草篆隸無法不備，蒼秀古健，迴絕凡蹟。同章印

泥更佳，世罕見。

書家逸事

曹娥秀戲呼鮮于樞

曹娥秀，京師名妓也，賦性聰慧，色藝俱絕。一日鮮于伯樞開宴，坐客皆名士，鮮于因事入內，命曹行酒，適遍，公自內出，客曰：「伯樞未飲。」曹亦曰：「伯樞未飲。」客笑曰：「汝以伯樞相呼，可謂親愛之至。」鮮于伴怒曰：「小鬼頭敢如此無禮。」曹曰：「我呼伯樞，便不可，只許爾叫王羲之也。」一坐大笑。（按伯樞學王羲之書故云。）（見明曹憲之舌華錄）

閣帖源流考略

李心莊

我國之有法帖，自南唐始。周密烟雲過眼錄載褚伯秀云：「江南李後主詔徐鼎臣以所藏前代墨蹟入石號昇元帖」。而董其昌則以澄清堂刻爲法帖之祖，并有人指淳化閣爲澄清堂刻之後身，然考劉敞暇日記載「淳化祖石刻云，此刻本唐保大年上石，國朝（宋）下江南得之。淳化中太宗詔翰林侍書王著將書館所有，增作十卷爲版本」。由是以觀，淳化閣帖所祖，非澄清堂刻而乃昇元帖矣。惟昇元帖未及流行而南唐亡，故世人罕能言之。

淳化閣帖係用棗木板藏於祕閣，除印成之時分賜宗室大臣外，其後每大臣登二府者，賜以墨本，嗣因禁中失火，碑板被焚，遂不復賜，故人間以官法帖（亦曰閣帖）爲難得。唯以後模刻以傳者日以多。有云「二王法帖者」。黃山谷云：「元祐中親賢宅從禁中借板墨二百本，分遣官僚，但用潘谷墨，光輝有餘而黯黑不足」。此卽官法帖而異其名，稱之二王者因其中所取逸少與大令墨蹟較多，並非別刻也。有云「太清樓帖」者，宋徽宗以王著標題，多有錯誤，特出御府閣帖翻印，稱爲太清樓帖以別於二王法帖。但元祐五年，翻印尙未完工，至建中靖國元年工始畢，且有增刻，故復名曰「太清樓續閣帖」，或呼爲大觀帖，則因於大觀三年此帖始頒行也。大觀帖與太清樓帖，雖二名而實一物已。且所謂二王法帖者，亦在於太清樓帖之內，歷三時而有三名，若不詳敘其模刻之始末，則鮮不誤認爲內容之絕相異也。此外又有二種摹本：

（一）紹興國子監帖 此帖摹於紹興年間，由國子監主其事，故得此名。其首尾與閣本無異，當時御府拓者多用蠶紙，國子監所摹，紙墨俱屬上乘，人多寶之。

(二)淳熙修內司帖 此帖募於淳熙年間，宋孝宗命刻於禁中，卷尾有修內司模刻上石字樣，復以續得唐人遺墨，刻爲淳熙祕閣續帖。屠隆考槃餘事云：「模勒工夫精細，僅亞於淳化帖，嗣後摹刻於紹興府學，亦名續蘭亭，以其中有蘭亭序也。」

以上皆指官刻本而言。若夫閣帖私刻，則自潭帖始。絳帖稍在其後，然亦較精。二帖舊稱雁行，而絳帖之傳獨盛，宋曹士冕謂閣帖爲大宗，絳帖爲別子，餘皆其支裔也。此言甚當，今分述之。

潭帖 王佐云，「淳化帖頒行，潭州模刻一本」。但查紹興府學之石，曾遷潭州，前後二本是否並行待考。

絳帖 宋尚書郎潘師旦刻，用閣帖爲藍本，增入別帖凡二十卷，其石比閣本高二字，師旦二子，析帖爲二，長子負官錢，沒入上十卷於絳州，絳州守重刻下十卷以足之。稱爲東庫本。旦之幼子亦足成一部爲私本。靖康兵燹，石並不存，曹士冕曰，世所傳絳帖多東庫本，用「日月光天德，山河壯帝居，太平何以報，願上萬年書」二十字編號，別有亮字，不全與東庫本絕相似。但庚亮帖內，亮字無右邊轉筆，卽此可以考其異也。

絳帖之支派有五：

甲、新絳本 首尾規模，股眼字號，並同東庫本，但字畫微局促耳。

乙、武岡本 碑段稍長，而日月山河等字間於行中。

丙、武岡新本 卽舊石二十卷，爲庸繆人厭其清薄，修而肥之，遂失其真。

丁、資州本 資州士人以新絳帖前十卷刻石，上首載有目錄。

戊、蔡州本 刻於蔡州，亦只前十卷，唯視資州本尤遜。

在於絳帖潭帖之外，願著名者爲長沙帖，然此帖亦有數本：(1)宋仁宗朝丞相劉沅以所得太宗賜本命僧蘇

昭摹刻於章郡，其中增入霜寒十七日，王濛顏真卿等帖，而字有高低，與原本差有不同，稱爲慶曆長沙帖。建炎中守城者碎以砲石，無一存矣。(2)劉丞相私第本。(3)長沙碑匠家本。(4)長沙新刻本。(5)三山木板本。(6)廬陵蕭氏本。(7)黔江帖爲長沙副將秦子明所刻，藏於黔江紹聖者也，然自劉丞相私第本以下，皆不如慧昭摹刻本之精緻。

又有臨江戲魚堂帖者，元祐間劉次莊以淳化閣帖十卷摹刻於臨江，除去卷尾餘文而增入釋文於字旁。四川總領權安節又以戲魚堂帖重刻於益昌，而釋文字畫較大，號利州帖，後所傳流，大半此本，而劉次莊原刻已罕見。

淳化閣帖，頒賜既多，各地模刻自亦雜出，而精者愈鮮。有翻刻於泉州者名爲泉帖。有爲潘九亮所刻者，名潘氏本，又有明肅王世子所刻者名肅州本，肅州本之翻刻於西安者名西安本。唯有所謂北方卽成本者，每段自成一板，四圍皆空白，不施蠶絲，而自然整齊。又明顧從義翻刻閣帖，並取釋文舊本一一核其異同，手自繕寫而刊之，作釋文者異十卷，此卽世所傳之顧氏本，至清則內府又有一種翻刻本，亦頗完美。

法帖集刻之最夥者莫如汝帖，黃伯思「東觀餘論」，王世貞「弇州山人集」皆非之。又法帖內容之最多者莫如鼎帖，曾淳「石刻補敘」陳繹曾「翰林要訣」亦議之。鼎帖又名武陵帖，以刻於武陵郡齋而得名，或竟誤以爲絳帖，則因卷首載太宗御筆言及絳州而誤，此不察之過也。唯自南宋以絳，迄於近世，官法帖刻本甚多，茲列舉其較著者如次：

星鳳樓帖 宋尙書趙彥約刻，工而有餘，清而不澁，僅亞於太清樓續帖。

玉麟堂帖 宋人吳居父刻，濃而不清，多雜米家筆法。

寶晉齋帖 宋曹之格模刻，其中米帖甚多。

百一帖 宋王漫愛摹刻，筆意清澁而刻手不精。

甲秀堂帖 宋宣獻公綬刻，所輯王顏較多。

賜書堂帖 宋廬江李氏刻，鐘鼎絕妙，而帖未佳。

闕古堂帖 韓侂胄所刻。

羣玉堂帖本 闕古堂帖板籍沒後，改爲今名，其中所收前代帖最富；卽宋人書亦多見。

澄陽帖 以地得名，唯石已散佚，僅存右軍數帖。

彭州帖 以地得名，不甚精采。

福清帖 福清民家有板刻繆閣四帖，得者往往獵名官帖，因其形似也。

烏鎮帖 湖州烏鎮張氏以繆閣二本，鏤木，遇良工故亦有可觀。

明清以來，閣帖雖亦重視，但後刻各種法帖，幾不勝枚舉，明徵仲父子所摹勒之「停雲館帖」，衛瓘所精，刻工亦妙，則其最著者也。董其昌所刻「戲鴻堂帖」僅存面目，絕少精神，而得之尙視爲臨池玉寶，迨清初以帝室之提倡，董其昌書法大爲盛行。陳香泉因刻有「大玉烟堂小玉烟堂等帖」。又「白石堂帖」，亦維皆董氏之作。餘如「映雪堂帖」「渤海藏真帖」「彭岡齋帖」，盡屬清人刻本，而渤海藏真不如映雪堂，若彭岡齋則尤其下也。筆者舊存法帖不在少數，祇因頻年流徙，燬失幾盡。卽所眼見之本，至今亦不易記述。茲因勉應書學會之徵，信筆誌此，只具概略，固知遺誤甚多，幸本刊讀者有以補正之，或足以供後學之參考也。

書家逸事

蔡襄戲語陳亞

蔡君謨戲陳亞曰：「陳亞有心終是惡。」陳應曰：「蔡襄無口便成表。」（見明曹憲之「言華錄」）

法帖題識

戴季陶

(一) 定鼎堂唐碑集弁言

民國二十一年，政府西遷洛陽，斯周公營都之地。東遷以後，屢爲歷代都城。文明故跡，隨處而有。其時購得南齊永明碑一方，唐碑二百九十七方，後梁碑二方，後唐碑一方，後晉碑一方，宋碑一方，明碑二方，朝代不明者一方。南齊碑刻孔子入周問禮圖，載歸南京，建亭於考試院，顏曰問禮。餘碑護存於定鼎堂之西廡。選購時，鑑定者南溥周君柏年，與其事者廣漢宋君湘舟。茲拓成若干分分贈諸圖書館，及愛好古物者。嗟乎，是亦足稱勝緣矣。

(二) 題寄羅版印蘭亭序

書體至魏晉而定一尊。至右軍出，集書法之大成，千載以還，雖代有傳人，而論其正統，則體不能變魏晉，法不能變右軍。其有欲擬古以變今，眩奇以自鳴者，不過如平劇之汪笑儂。而其以多能自悅者，且尙不能比平劇之李百歲。嗚呼，世運之衰，人心之亂，斯亦足以規其一端矣。唐太宗以雄武之資，混一中原，巨艦八荒，而於書法，則終身師右軍之法而不敢改其度。苟無貞觀之治，我神明華胄，恐至今不能脫夷狄之風。南洋美洲諸地僑民，今猶稱祖國爲唐山，漢族爲唐人，固其宜也。香港友人，寄來寄羅版印蘭亭序十餘種。以其一冊

贈一真賢姪，並書所懷於卷首。

(三) 題苛羅版印蘭亭序

書法至右軍出而大定，其述而不作之旨，金鑿玉振之成，與仲尼之於堯舜文武一貫心傳，殆無有異。學書不宗右軍，猶爲學不宗孔，奚其可哉。夏光宇先生，近由香港購寄苛羅版印蘭亭序十餘種，以之分貽諸子姪，作臨池之助。此冊拓刻俱佳，製版印刷紙墨亦俱不惡，特以贈之素娥賢姪。余昔年藏碑帖三千餘種，今無一存。在此大戰正酣之時，居交通最不便之巴蜀，得此冊一觀，亦大不易矣。

(四) 題宋子安近藏張猛龍碑拓

北碑繼晉開唐，爲中國書法中別開生面之一時代。初唐書體，猶存此風。余曾得貞觀刻石三百餘方，藏諸洛陽定鼎堂西廡，其中不少名作，頗多北碑風趣。惟北碑特色，主在刀法。以筆學刀，大是難事。張猛龍會盛極一時，如稚老所云，余雖愛之，然無此精力，未敢嘗試也。可亭先生藏此佳拓，以贈子安兄，而余亦得飽眼福，至以爲幸。蓋余昔年收藏之碑帖三千餘種，盡於出京時棄之。此七年來，已未嘗觀碑帖矣。

王羲之年譜

清魯一同遺著

丁晉懷帝永嘉元年 羲之生

本傳羲之卒年五十九，不著所卒何年。惟右軍集題衛夫人筆陣圖後，時年五十有三，永和十四年四月十三日書。溯當生於惠帝光熙元年丙寅，卒於哀帝興寧二年甲子。考永和盡於十二年，不當有十四年，決為偽託，不足據證。筆陣圖云，之許見鍾繇梁鵠書，之洛見蔡邕石經書，時惟桓溫管一入洛，羊欣筆陣圖，則云羲之年

三十三書蘭亭敘，據此上推，當生於元帝太興四年辛巳。明年為永昌元年，周顛已死，逸少裁及週歲，何得有十三歲謁顛之事。元敬親師太令，乃不悉其家世，其所差謬，至十餘年，斯可怪焉。至唐張懷瓘作書斷，始謂羲之升平五年卒。則當生於太安二年癸亥。東觀餘論，廣川書跋，皆用其說。然考本集有桓公以江州還臺帖，桓溫自江陵入朝，乃興寧二年七月事，其移鎮姑熟，則在興寧三年二月，于是固讓內。遙領揚州，故謂之還臺，升平以前未嘗有還臺事也。再考郗曇卒于升平五年，而郗愔傳載愔自曇卒益無處世意，在郡優游，與姊夫王羲之，高士許詢，俱棲心絕穀。修黃老之術。世說又載，右軍與王敬仁，許玄度，並善，二人亡後，右軍為議論更克孔巖誠之曰，明府昔與王許周旋有情，及逝沒之後，無慎終之好，民所不取。詳其年月，許後曇卒，王又後許優遊，盛於當年周旋，稱其疇昔進退相準，不當與重熙同年殞謝。又書斷，載王洽升平三年卒，年四十三。王洽本傳升平二年卒，年三十六。王恬升平五年卒，年三十六。恬實洽兄，兄既後

淵，年乃謝弟，凡此之類，抵牾甚明，何必右軍獨爲可據。相傳十七帖乃逸少與周益州，歷代鑒別，殆無異論。中一帖云，足下今年政七十耶，吾年垂耳順，推之人理，得爾以爲厚幸。益州名撫，鎮蜀二十年。按史稱三十年，考永和三年滅蜀，下至興寧三年，得二十年。則三十年未審。卒於興寧三年六月，據此則年垂耳順，正五十九歲，逸少之卒，又不得至興寧三年之後矣。故援證諸帖，推尋紀傳，斷以永嘉元年，爲公生之歲。是年琅琊王睿鎮建鄴，按右軍父曠，爲淮南太守，元帝過江，曠首倡議，與諸王相隨南渡，推尋書畫之文，夙遭閔凶，不蒙過庭之訓，母兄鞠育，則曠當不究其年。

戊辰二年 二歲

己巳三年 三歲

庚午四年 四歲

辛未五年 五歲

壬申六年 六歲

癸酉 愍帝建興元年 七歲始學書，見筆勢傳，是年懷帝見弒，太子業卽位于長安，以琅琊王睿爲左丞相。

甲戌二年 八歲

乙亥三年 九歲

丙子四年 十歲。是年劉曜陷長安，帝出降，丞相睿移檄北征。

丁丑元帝建武元年 十一歲。是年丞相即晉王位於建康。

戊寅太興元年 十二歲。筆勢傳云，羲之年十二，見前代筆論于曠枕中，竊而讀之。曠曰，汝何來吾所教也，

羲之笑而不答。其母曰，汝年幼小，看用筆法未能曉解，縱獲父教，恐復不能祕惜。曠乃語羲之曰，待汝成人，吾當授汝。羲之拜曰，願早授之，使得成人已為慕學，曠語以大綱，羲之學功日進。

又羲之年十二，衛夫人一見，語太常王策曰，此小兒必見用筆訣也，近觀其書，便有老成之智，因流涕曰，此子必蔽吾書名矣。

己卯二年 十三歲。本傳羲之幼訥于言，人未之奇，年十三，謁周顛，顛察而異之，時重牛心炙，坐容未噉，顛先割陷羲之，由是知名。

庚辰三年 十四歲

辛巳四年 十五歲

壬午永昌元年 十六歲，是年徵郗鑒為領軍將軍。本傳太尉郗鑒使門生求女婿于導，導令就東廂徧觀子弟，

門生歸謂鑒曰：「王氏諸少並佳，然聞信至，咸自矜持，惟一人，在東床坦腹食，獨若不聞。」鑒曰：「此正佳婿耶。」訪之，乃羲之也，遂以女妻之。按鑒咸康四年始為太尉，此乃追書之。王氏譜曰，郗夫人名澹，字子房。是年王敦反，寇長沙，三月據石頭，殺戴淵周顛，帝崩，太子紹即位，王導輔政。

癸未明帝太寧元年 十七歲，是年王敦移屯姑孰，王導為司徒。

本傳深爲從伯敦導所器重，時陳留阮裕有重名，爲敦主簿，敦嘗謂義之曰：「汝是吾家佳子弟，當不減阮主簿。」裕亦目義之與王承，王悅，爲王氏三少。

甲申二年 十八歲，是年敦復反，帝親征之。敦死，封鄒鑒高平縣侯。

乙酉三年 十九歲，是年明帝崩，太子衍立，王導，卞壺，庾亮，輔政。

丙戌 成帝咸和元年 二十歲

丁亥二年 二十一歲，是年十一月蘇峻祖約兵反。

戊子三年 二十二歲，是年溫嶠陶侃討峻斬之。

己丑四年 二十三歲

庚寅五年 二十四歲，是年陶侃鎮武昌。

辛卯六年 二十五歲

壬辰七年 二十六歲

癸巳八年 二十七歲

甲午九年 二十八歲，是年陶侃卒，庾亮督江荆豫益梁雍六州諸軍事，進號征西將軍，鎮武昌。本傳起家祕

書郎，庾亮請爲參軍，嘗以章草答庾亮，亮弟翼深加歎服，因與書曰：「吾昔有伯英章草十紙，過江顛覆，遂乃亡失，常歎妙迹永絕，忽見足下答家兄書，煥若神明，頓還舊觀。」按逸少爲祕書郎，不知在何時

晉中興書義之自會稽王友改授臨川太守，按此當在爲祕書郎之後，征西參軍之前，史不具。世說王偉論問王長史，我家臨川，何如君家宛陵，宛陵謂述也。按述傳，康帝爲驃騎將軍，召輔功曹，出爲宛陵令，再按康帝紀，咸和九年，拜散騎常侍，加驃騎將軍，正庾亮鎮武昌之歲，想逸少爲臨川亦其時也。

乙未 咸康元年 二十九歲

丙申 二年 三十歲

丁酉 三年 三十一歲

戊戌 四年 三十二歲，是年王導爲丞相，郗鑒爲太尉，庾亮爲司空。右軍集，報殷浩書云：「吾素自無廊廟，

直王丞相時，果欲納吾，誓不許之，手跡猶存，由來尙矣。按本紀，是年六月，改司徒爲丞相，以太傅王導爲之，右軍書語，謂此時也。當琅琊渡江，賴王氏以立國，淮南首倡大謀，茂宏處仲，分筭內外，領軍衛軍侍中侍中光祿。並居清要，宗族羣從二十餘人，參與朝列，逸少其時裁作祕書郎，會稽王友一守小郡，去參征幕，不樂廊朝，發于信誓，豈其棲心皓素，澹懷圭組哉。原王氏之盛也，遭遇江左草創，君臣縹緲，悉心委託，家門上下，並蒙殊寵，忠勤勳幹，固有可言，然而太陽至於降，苟百僚議其私，敬雖深自謙抑，而有識固已懼矣。永昌犯順，詛導爲詞，導之忠款，中外共亮，然而呼肇於刁劉，禍延於周戴，推原心跡，渠無介介，平南逸少叔父，忠雅素稱，譙王之死，親承逆指，比于錢沈，有何殊異，凡百舉動，豈逸少之所趨哉。曩令于湖遂其悖節，京師盡其兵勢，天下且以導廢爲能，張膽不無賴而生乎。屬金行未曆，凶讒再夷，成彼周召之勳，無負顧託之重，而門戶之見，缺缺未除，元規作鎮，內不能平幾遊嫌畔，蓋孔門之論，君子未仁，積微成章，積章成鉅，微卻啓于隱扇，鉅覺成乎貽鴻，將史官府爲之乖異，賢戚

恩而喪心，逸少慨然遠鑒，託誠征府遠強盛之勢，銷形跡之嫌，內明素正之懷，外藉調和之美，可謂志貞淵識，矚然獨邁者也。觀被誓墓之文，仰詠老氏周任之誠，常恐斯亡無日，爰及宗室，亦足明念亂之本，懷識處窮之大節，而世不察，謂志在名山滄濟，是猶求焦明于藪澤，喻義隱于槩燭，鳥足測其標舉，暗其光潔者哉。世說庾太尉在武昌，秋夜氣佳景清，使吏殷浩王胡之之徒登南樓，理詠音調，始逾聞函道中有展聲甚厲，定是庾公，俄而率左右十許人步來，諸賢欲起避之，公徐曰：「諸君少住，老子於此處與復不淺。」因便據胡床，與諸人詠譚，竟坐得任樂。後王逸少與丞相言及此事，丞相曰：「元規爾時風範，不得不小頽，逸少答曰：『惟整邱獨存。』」

癸丑五年 三十三歲，是年七月，王導卒，八月，郗鑒卒。以庾冰爲揚州刺史，督揚豫兗三州軍事，冰辟謝安下郡縣，敦逼赴召，月餘告歸。謝安傳，嘗與羲之共登冶誠，伯心然遐想，有高士之志。羲之曰：「夏禹胼胝，文王旰食，今四郊多壘，宜思自效，而虛談廢務，浮文妨要，恐非當今所宜。」按史載于安爲尙書僕射後，時羲之已歿，故當在此年也。

庚子六年 三十四歲，是年正月庾亮卒。本傳，參庾亮軍，累遷長史，亮臨終，上疏稱羲之清貴有裁，歷遷寧遠將軍江州刺史。

辛丑七年 三十五歲，有敬倫帖。按王劭字敬倫，導第五子，歷東陽太守，吏部郎，司徒左長史，丹楊尹，遷吏部尙書，尙書左僕射，領中鎮軍，出爲建威將軍，吳國內史。帖云：「九月三日，羲之報敬倫，遮諸人去晦祥禱，情以酸割，念卿傷切，諸人豈可堪處。」按去晦者，八月晦也。導以五年七月庚申薨，再期大祥，逾月而禱，故以七年八月晦日禱也，遮當是小字，導六子，悅、恬、洽、協、劭、蒼，次遮於敬倫，遮豈蒼耶。又有遮何日西帖。又一帖，「庚雖疾篤，謂必得治力，豈圖凶問奄至，痛統情深，半年之中，禍毒至此，尋念相摧，不能已已，况弟清當作何可任，遮等荼毒殆盡，當可忍視，言之酸心，奈何。」

奈何。按庚元規以六年正月薨，距茂宏道徽之歿，相去半年，茂宏逸少從伯，國之宗廟，道徽婦翁，元規府主，並有知己之感，故其辭氣悽酸如此。蒼為茂宏幼子，遮荼毒備盡，嘗謂是矣。劉孝標新語注，蒼別字小奴，似不當再字遮。然王珣小字法護，亦字阿瓜，此之兩字，何不可邪。此帖當係六年，以類附于此。

王 八年 三十六歲是年帝崩，琅琊王岳即位。

癸 康帝建元元年 三十七歲，是年詔議經略中原，庚翼移鎮襄陽，有一昨得安西帖。 稚恭遂進鎮帖。 按

翼鎮荊州，以石虎衰燼，婁表北伐，康帝及朝士皆遣使。譬止帖云：「一昨得安西六日書，無他所知說，故不復付送，讓都督表亦復常言耳。」則逸少所見之表，即論北伐事，稚恭此舉朝論異同，故逸少亦謂常言。及聞其遷襄陽，乃言稚恭遂進鎮，東西齊舉，想剋定有期，則始同羣議，而終以為當然矣。翼常遣使東至遼東，西到涼州，要結二方，欲同大舉，慕容張駿，並請師期，觀其廣農蓄穀，綏來招納之宜，陳甲彎弧經略深遠之致，若天假之年，奮其絕足，乘石荆之內亂，屬兩隅之風向，必當汎掃園陵，廓清河朔，豈與夫淵源謝豫州同日語哉。逸少遠識洞鑒，于殷謝勳勳誠諫，而深注安西，期以剋定，抑有繇已。

甲 二年 三十八歲，獻之生。劉孝標世說新語注，獻之以太元十三年卒，年四十五，書衛友東觀餘論云，獻之太元十一年卒，年四十三，皆當生於此年。按法書要錄，有與鄰家

論婚書，上云：「敢致書司空高平郗公足下，子敬少有清譽云云。」子敬生時距司空歿已六年，其為偽託，居然可見，且書中稱謂乖錯脫謬，前人了無糾正，斯為疏矣。世說，郗司空在北府，桓宣武惡其居兵權，問鄰方回也。或據此謂論婚書所無，司空當指愔，正作黃

門侍郎，臨海太守耳。是年以謝尚為西中郎將，督揚州之六郡諸軍事，豫州刺史假節鎮歷陽。秋帝崩，太子聃即位。

乙 穆帝永和元年 三十九歲，是年詔會稽王昱錄尚書六條事。 庚翼卒，以徐州刺史桓温為安西將軍，都督

荆司雍益梁寧六州諸軍事，領南校尉，荊州刺史。

丙午二年 四十歲，是年以左光祿大夫蔡謨領司徒錄尚書六條事與會稽王昱輔政。三月以前，司徒左長史殷浩

爲建武將軍揚州刺史。本傳、義之既少有美譽，朝廷公卿皆愛其才器，頻召爲侍郎，吏部尚書，皆不就，後授護國將軍，又推遷不拜，揚州刺史段浩，素雅重之，乃遣書：「悠悠者足下出處，足觀政之隆替，如吾等亦謂爲然，至如足下出處，正與隆替對，豈可以一世之存亡，必從足下從容之道。」義之報書略云：「若蒙驅使，關隴巴蜀，皆所不辭，吾雖無專對之能，直謹守時命宣國家威德，故當不同于凡使，必令遠近咸知，朝廷留心于無外，此所益殊不同居護軍也。漢末使太傅馬日禪慰撫關東，若不以吾輕微，無所爲疑，宜及初冬以行，吾惟恭以待命。」卒用爲護軍。逸少志存仇敵，義在折衝，向平婚嫁之志，故是有託而逃，而朝廷授之散職，近是違材易務矣。苦求外出，不數年，而棄郡僂游東土，豈其心乎。是年十一月，桓溫卒征虜將軍周撫等伐蜀，帖云「十四日諸問如昨，云西有伐蜀意，復是大事，速送袍來。」

丁未三年 四十一歲，是年桓溫克成都，以周撫督梁州諸軍事，遷平西將軍益州刺史。按右軍十七帖，黃想伯

以爲皆與周益州書。楊慎四川總志載，十七，印竹，諸葛，譙周，山川諸奇，講堂，嚴君平，鹽井八帖，爲與周益州。其旃罽胡桃帖，亦似與益州也。撫名父之子，而爲王氏私人，咸和初，王導又嘗以撫爲從事中郎，又從溫嶠討平蘇峻。咸和四年遷監沔北軍事，鎮襄陽。明年石勒將郭敬率騎攻撫，撫不能守，率所領奔于武昌，坐免官，尋遷建威將軍，豫章太守，後代毋邱與監巴東諸軍事，益州刺史，尋進征虜將軍，加督寧州諸軍事。永和初，從溫伐蜀，帖云「十七日先書，郗司馬未去，卽日得足下書爲慰。」郗司馬者，謂郗曇。簡文帝以咸康六年進撫軍將軍，引曇爲司馬，此帖雖與益州，及在未入蜀之前，若撫旣入蜀，曇不復爲撫軍司馬，且曇不得至蜀，與書意未合也。一帖云：「見諸葛顯，曾具問蜀中事。」按草法，或云是顯，然考蜀志，諸葛顯，顯父攀，攀父喬，喬瑾次子也。華陽國志云：「平蜀之明年，移蜀大臣宗預，

廖化，諸葛顯等，于東下望元帝建武元年，蓋五十四年。」右軍故及見之。此用安吳包氏說，推包氏以平蜀明年至建武元年爲五十二年誤。

一帖云：「朱處仁今所在，往得其書信，遂不取答。」是時有龍驤將軍朱壽，與撫同平益州，處仁當其字也。

一帖云：「多分張念足下懸情，武昌諸子，亦多遠宦，足下象懷。」按咸和五年，陶侃鎮武昌，撫奔武

昌，侃方在鎮，其遷建威監巴東刺益州，正當二庾相繼作鎮時。逸少以咸和九年，參庾亮軍事，遷長史，

時必與撫周旋，以謂武昌諸子，蓋征西幕中若殷淵源，庾稚恭，王修齡，范玄平之徒。又孟嘉亦嘗在庾武

昌幕，孫盛嘗爲庾公記室，參軍爾時南樓嘯詠，才俊如林，安吳包氏十七帖疏證，武昌謂陶士行十七子，九子齊

又亮子蘇，字道季，好學有文章，十五嘗以書諫庾翼，翼甚奇之，升平中代孔嚴爲丹楊尹，帖中所謂庾丹

楊也。

戊申四年 四十二歲，是年以謝尚爲安西將軍。加桓溫征西大將軍。十二月寫樂毅論。按通鑑以逸少爲護

軍，在此年。

己酉五年 四十三歲，是年四月，石虎死，子世嗣。五月，石遵廢世而自立。朝廷欲綏輯河洛，以王胡之爲西

中郎將，司州刺史，胡之字修齡，故有風眩疾，固辭，未行而卒。有司州供給寥落帖。太常司州領軍諸

人帖，帖云「司州供給，寥落去無期也，不果者，公私之望無理，或復云是福云云。」是年六月，桓溫屯

安陸遣諸將討河北。七月，褚裒進彭城，遣部將王龕李邁及石遵將李農戰於代陂，王師敗績，此云或復是

福，若先見矣。又一帖云「適太常司州領軍諸人廿五」或作六書皆佳，司州以爲平復，此慶慶可言，餘親親

皆佳，大奴比還吳也，冀或見之。」按王彪之傳，遷尚書僕射不拜，徙太常領崇德衛尉。王洽字敬和，導

諸子中最知名，弱冠，歷散騎中書郎，中軍長史，司徒左長史，建武將軍，徵拜領軍。咨字敬文，除吏

部郎侍中，建威將軍，吳國內史，徵補領軍，不拜，徙尚書領中護軍，復爲征虜將軍，吳國內史，轉督浙江東五郡左將軍，會稽內史，進號鎮軍將軍，此諸傳則太常爲彪之，司州爲胡之，領爲洽，王劭亦嘗爲領中領軍。鎮軍則蒼。又世說王敬倫風姿似父，作侍中，加授桓公，公服從大門入，桓公望之曰：「大奴固自有鳳毛，」大奴。勸小字也。又一帖云：「諸從並數有問，粗平安，惟修載在遠，音問不數懸情，司州疾篤，不果西，公私可恨，足下所云，皆盡事勢，吾無間然云云。」按此帖舊亦以爲與周益州，修載名著之，王廙之子，胡之之弟，爲鄱陽太守，故云在遠。此與司州供給帖爲一時事矣。是年以荀羨爲使，持節監徐兗二州諸軍事，北中郎將，徐州刺史。

庚六年 四十四歲，是年正月，加中軍將軍，殷浩督揚豫徐兗青五州軍事假節。十二月，免蔡謨爲庶人。

辛亥七年 四十五歲，自護軍出爲右軍將軍，會稽內史，有辭郡帖，恭命帖，殊遇帖，及會稽帖，此郡帖，

凡在郡諸事諸帖。如上虞縣事，諸賢，餘姚，諸帖皆是。皆在後四年中，但不可殊晰耳。本傳，爲會稽不審何年，按王述傳，出補臨海太守，遷建威將軍，會稽內史，母憂去職，服闋，代殷浩爲揚州刺史，穆帝紀，永和十年二月，廢揚州刺史殷浩爲庶人，以前會稽內史王述爲揚州刺史。據此上推，則述之居憂去職，當在今年，逸少代述，故知爲會稽內史，在此年也。

壬八年 四十六歲，是年三月，使北中郎將荀羨鎮淮陰，穆帝紀，按羨傳，鎮淮陰下邳，在免蔡謨之先，當穆前二年。四月，安西將軍謝尚師姚襄，與張遇戰于許昌之誠橋，王師敗績。八月，中軍將軍殷浩帥衆北伐，次泗口，有諫殷浩北伐書，此書子集未載。殷侯帖。

癸丑九年 四十七歲，是年三月三日，與太原孫統等四十一人，修禊於山陰之蘭亭，撰彙製序，與樂而書，用

蠶繭紙，鼠須筆，凡二十八行，三百二十四字。同時會者司徒陳郡謝安，司徒當作琅琊王友。司徒左西屬陳郡謝萬

，左司馬太原孫綽，行參軍徐豐之，前餘姚令太原孫統，王凝之，王楨之，廣漢王彬之，王徽之，陳郡袁

隨之。以上並羲之十一人各成四言五言詩一首。散騎常侍高平郗曇，前參軍王豐之，前上虞令華茂，潁川庾友，鎮軍司馬虞說，

郡功曹魏滂，郡五官佐謝暉，一作釋。潁川庾蕙，前中軍參軍孫嗣，行參軍曹茂之，徐州西平曹華，一作曹

，滎陽桓偉，王元之，太原王蘊之，王渙之，以上十五人，侍郎謝琨，鎮國大將軍掾卞迪。行考軍事印邱

髦，王獻之，行將軍羊模，參軍孔熾，參軍劉密，山陰令虞谷，府功曹勞夷，府主簿后綿，一作，前長岑

令華者，前餘姚令謝騰，府主簿任儼，一作汪任城呂系，任城呂本，彭城曹禮，一作禮，以上十六人，詩不

蘭亭記，又有釋支遁，令不在，四十二人之數。宋蔡世昌蘭亭考，引李兼一條云，「羊欣筆陣圖云，羲之年三十一，嘗蘭亭敘，王

師乾右軍祠堂碑云，右軍自內史後。峻嘗墳塋。捐葉龜組，曲水蘭亭，自爲之序。黃長睿東觀餘論云，永

和十年右軍年三十八，時已至會稽郡矣。所記右軍出處年歲，皆不同。晉書傳云，羲之初渡浙江，有終焉

之志，會稽佳山水，名士多居之，嘗與同志譙集山陰之蘭亭，爲之敘，以申其志。信如列傳，則蘭亭之遊

，乃右軍隱居時也。按通鑑云，永和四年，殷浩以江州刺史王羲之爲護軍。八年，羲之遣殷浩書諫北伐。

十年，以前會稽太守當作內史。王述爲揚州刺史。十一年三月，羲之稱疾去郡，以此推之，永和九年，其時爲

會稽內史，無可疑者。晉書旣脫略，羊欣王師乾所記皆舛，黃長睿號駭洽，嘗跋右軍破羌帖云，永和十二

年去會稽郡，已歲餘，此語良是。至東觀餘論，則自稱抵牾，有不可解。右軍生于惠帝太安二年癸亥，殒于穆帝五年辛酉，蘭亭之遊，時年正五十有一云云。一同按李氏此論，亦仍舊說，與書斷書跋皆同，辨已見前，至謂黃氏自相抵牾，則東觀餘論，無永和十年，右軍三十八歲之語，循究晉書，亦未嘗指蘭亭爲右軍隱居時事，且謂右軍卒于穆帝五年，穆帝下脫升平二字，嫌是永和疏脫甚矣，恐當饒後生，故附辨於此。書苑精華載，白雲先生筆談，末署有永和九年三月六日右將軍王羲之記，按羲之爲右軍將軍，非右將軍，晉有左右前後四軍將軍，四軍將軍品高，此記恐未足據。是年四月，以安西將軍謝尚爲尚書僕射，有與尚書僕射謝尚書。本傳，羲之之爲會稽。時東土饑荒，輒開倉振貸，朝廷賦役繁重，吳會尤甚，羲之每上書爭之，事多見從。又遣尚書僕射謝安書云云，控逸少去會稽，在永和十一年三月，此時謝安尚在東山，安爲僕射，在孝武之初，何得逸少尚存，正爲謝尚，固無疑焉。十月，中軍將軍殷浩進次山桑，使平北將軍姚襄爲先鋒，襄叛，反擊浩，浩退保譙城，十一月，浩使劉啓，王彬之，討襄，復爲襄所敗，有與會稽王牋，陳殷浩不宜北伐。又與殷浩書，諫再舉北伐事。二書見本傳。又帖云「得孔彭祖十七日具問，爲慰。」孔彭祖名嶷，時爲殷浩揚州別駕。云襄經遠，是反善之誠也，于殷必得速還，無復道路之憂。又云「得豫章書爲慰，想以具問，昨得都十七日書，賊還益盛，不攻譙，是其反善之誠也。想殷生得過此者，猶令人憂，對諸處分猶未定，羊將軍且夕至也。」按晉書載，記姚弋仲以永和七年遣使請降，八年卒，子襄南奔晉處，襄於譙城遣五弟爲任，單騎渡淮，見豫州刺史謝尚於壽春，尚去仗衛幅巾以待之，一面交款，便者平生。襄少有高名，雄武冠世，好學博通，雅善談論，殷浩憚其威名，乃囚襄諸弟，頻遣刺客殺襄，客皆推誠告實。浩潛遣將軍魏憬襲襄，襄斬憬而并其衆。浩惡之，乃使將軍劉啓守譙，遷襄于梁國蠶葦，復遣洛萬討襄，襄逆擊破之。會聞關中有變，浩率衆北伐，襄乃要浩于山桑，大敗之，浩遣劉啓，王彬之伐山桑，襄擊滅之，鼓行濟淮，屯于盱眙，遣使建鄴，罪狀殷浩並自陳謝。據此，襄之背叛，乃浩激成之。

。浩力小任重，駕馭乖方，逸少深所歎惋，至於再四。其與會稽箋，略云，「願殿下更垂三思，解而更服，令殷浩荀羨，還據合肥，廣陵，許昌，譙郡，梁，彭城諸軍皆遣，保淮爲不可勝之基，須根立勢舉謀之未晚」。與殷書云「今軍破於外，資竭於內，保淮之志，非復所及，莫過保長江，都將各復舊鎮，自長江以外，羈縻而已。」又云「若猶以前事爲未工，故復求之于分外，宇宙雖廣，自容何所」。反復開啓，可謂極拳拳之忠謀，而當時朝論，務求度外之功，以抗拒上游，連年喪敗，公私騷擾，卒使權臣得所，藉口東陽放棄，事不由中，太阿假于雄藩，強枝披其弱幹，江左不振，職此之由。曩令簡文納其嘉謀。淵源措其忿介，將相和同，無生嫌衅，溫雖雄很，未有窺覲之漸也。石氏內亂，羌姚輸誠，與復之機，無逾此日，誠如逸少本謀先固根本，因循所長，然後撫輯士衆，招揖河洛，連綴關輔，縱不百勝，規撫所及，或未易量，卽萬萬不然，亦未至離披若斯之甚也。彼其言曰，今雖有可欣之會，內求諸己，而所憂乃重于所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撲厥深衷，此語當桓氏矣，咸康之始，暨生王庾。永和之世，憂在殷桓。小國多門，斯亡無日，懸轡躡纜，冀隆大業，渡江名賢，讀此蓋鮮。安不少宏雅量，遂隆孝武之業，而洞達斯同，勤實猶遊，率斯以說，逸少卓犖偉抱，政當于壯士求之，未知于叔子輩何如耳。過江以還，所未有也。又有郡荒帖，斷酒帖，增運帖。增運帖略云，吾子時地甚卑疏，致言誠不易，然以在大臣之未要，爲居時任，豈可坐視危難，今更極言于相並，與殷謝書，皆封示卿，勿廣宣之于人，皆謂盡當今事，宜直恐不能行耳。謂會稽王殷謝書，卽前書矣。

甲十年 四十八歲，是年二月，桓溫帥師伐關中。廢殷浩爲庶人，以前會稽內史王述爲揚州刺史，有與孔彭祖帖云：「殷廢責事便行也，歎恨無已。」蓋浩廢後致孔，歎喜謀不用，卒致憤發。四月，桓溫及苻健子襄戰于藍田，大敗之。六月苻健將苻雄悉衆及溫戰于白鹿原，王師敗績。九月，桓盡引還，有渭南帖，方軌帖。按二帖似與桓公。帖云「二十二日發至長安之渭南，患無他，然云苻健衆尙七萬，苟及最近，雖

衆由匹夫耳。卽今尅此一段，不知歲終云何，守之懸勝自有方耳。又云：賊勢可見此云方軌萬萬如志但守之尙足令智者勞心，此回書恆懷湯火處事不易，豈惟公道。前書，計當葉田克捷之先，言賊衆不足畏，但克終爲難。後書白鹿原敗喪之先，方軌如志不足喜，但使賊守險不戰，尙足使智者勞心。一推尋事理，良由糧運不繼，利在速戰，不利持久，此之料事，亦云奇中，元規賞其裁鑒，豈虛語也。

乙卯十一年

四十九歲，三月稱病去郡，有祭墓文。

與吏部郎謝萬書。

按謝萬傳，未嘗爲吏部郎，史不具。

羊祜軍帖。帖云：

「今又告誠先靈，以文示足下，感懷勵心。」蓋指誓墓文也。本傳，時驃騎將軍王述與義之齊名，而義之甚輕之。由是情好不協，述先爲會稽，以母喪居郡境。義之代述止一帛，遂不重詣。述每聞角聲，謂祜之當候已，輒洒掃待之，如是累年。而竟不顧，深以爲恨。及爲揚州刺史，將就徵，周行郡界而不過，義之臨發，一別而去。先是，義之嘗謂賓友曰：「懷祖正當作尙書耳，投老可得僕射，再求會稽，便自逸然。及述豪顯授，義之恥爲之下，遣使詣朝廷，求分會稽爲越州，行人失辭，大爲時賢所笑。既曰：內懷婉款，謂其諸子曰：「吾不減懷祖，而位遇懸邈，當由汝等不及坦之故耶。述後檢察會稽郡，辨其刑政，主者疲於簡對，義之深恥之，遂稱病去郡。于父母墓前自誓。按此蓋前史之陋，竊推心迹，以爲不然。逸少清夷宏粹，濟於榮利，何獨懷祖不能相容，橫生嫌畔，觀其本集，有與王會稽借人書，嘗時懷祖外，惟應之敬文，嘗爲會稽，乃其萃從兄弟，不當云王會稽，明爲懷祖密矣。」又一帖云：「懷祖可呼賀祭酒俱。」似與懷祖有所要約，何云頓絕周旋哉。當與殷植水火，移書苦諫，欲書廉簡於屏風，往事幾何，不當明於責人。懷祖雖頗傷躁急，既躋重位，深用柔克，無容憤詬，面壁終日，又何與逸少獨介介也。且逸少以超世適往之姿，植始與當國，以家門過盛，深懷沈默，淵源枋用，舉爲護軍，始趨尙平之志，欲馳驅關隴巴蜀，宣國威于無外，此之未展，乃苦求小郡，回翔而已。會稽之授，舍逸就勞，固已非其本志。是令少改從容之適，奮其才譽，藉文獻之門伐，倚高平之度季，出征西之塵幕，赴機蹈會，不出數年，可以超絕天浩，入

參機要，乃以投老之年，與蓋田區區計較策位，遷怒燕冀，取笑時賢，爲世林婆娑之事乎。區其解組，志非一朝，中興以來，處內外之任者，非驕悍陸梁，則虛廢迂遠，罔有深謀大度，而疲竭根本，欲以一隅，經緯天下，旣上游代有強輪朝廷，軍食專倚。東南賦役繁重，饑荒相仍，觀其與仁祖陳說連滯，振荒，斷酒，務崇寬約，因循更始，爲不可拔之計，雖時獲允納，猶十一不舉。懷祖繼以嚴峻苛察之政，檢對煩複，元符披猖而事已屈於當權，不能俯順同異，重傷本懷，茲所以深用歎悔，決不能終日者也。具其言曰，若風教可宏，令忠著于上，義行于下，雖古之逸士，亦將眷然，觀項舉屠君子之道盡矣。推原乃心，可謂明白審矣。夫載筆纂言，非識同濟，蘭亭嘯詠，風流千載，乃謂逸少自媿季倫，願譏諷言，莫斯爲甚，至如王濟癡叔，時望歸之，公輔懷祖，躁急初魯亦云沈靜，載記之體，蓋如斯乎。是年進豫州刺史，謝尙督并冀幽三州諸軍事，鎮西將軍，鎮馬頭。

丙十二年 五十歲，是年三月，姚襄入於許昌，以桓溫爲征討大都督以討之，溫及襄戰於伊水，大敗之，襄走平陽，使毛穆之等鎮洛陽。十月慕容恪攻段龕於廣固，荀羨救之，有羌賊故在許下帖，九日帖，破羌帖，伏想清和帖，荀侯帖。羌賊帖云：「昨日得無奔阿萬此月二日書，甚近清和耳，羌賊故在許下，自當了也。桓公未有行曰阿萬定缺吳興。」按此帖當在是年三月桓溫受命征討之後，無奔謂謝奕，時爲溫司馬，阿萬謂謝萬，時爲吳興太守。九日帖者，是年九月九日也。時溫已破襄，而書云久營至洛告捷，尙未至當陽，去月九日書者，溫自江陵北伐，路出當陽。遲遲可憂者。按溫北伐者，三白鹿原之場，以軍糧不屬而退，枋頭之戰，以軍糧竭盡而敗，惟伊水之戰，僅而獲濟，入洛之後，不能久留，當亦糧運不繼故耳。蔡公者，蔡謨也。謨遷司徒不拜，忤旨廢。永和十二年卒，正當此時，史不審卒月，當在秋冬之際，但當委篤者，溫平洛陽，疏請謝尙爲都督，司州諸軍事，將鎮洛陽，病不行。破羌帖，王略始及荊都，及仁祖小差云云，正一時事。清和帖，桓公十月末書爲慰云，所在荒甚可憂，又在破羌帖後，般生懸問北

事勢，謂浩也。想安西以至能敵而不，或云順歷陽爾耶。張氏薄以安西爲庶稚恭，竊謂安西六日書，爲庚安西北，乃謝安西也。智者雖恭爲安西將軍，時温方爲徐州刺史，名望未著，與書中稱桓公不合，竊疑襄陽，温雖贊成其升，未嘗相從共事，又翼未嘗鎮歷陽，故知非庚安西也。尙始以西中郎將豫州刺史鎮歷陽，温欲有事中原，使尙率衆向壽進達安西，永和中，拜尙書僕射，出督江西淮南諸軍事鎮歷陽如故，進達鎮西鎮壽陽，温平洛陽，請督司州將鎮洛陽，以疾病不行，升平初，卒於歷陽，與此帖事正合。荀侯帖，遠近清和，士人平安，荀侯定住下邳，復遣軍下城，此間民事，智愚長歎，乃亦無所隱云云。按荀侯初鎮下邳，在永和六年，逸少未至會稽之先，至十二年救段龔，不及復還邳下，定住云者，逸度未必之詞。此間民事，此會稽也。又有荀侯佳不帖。又得謝范六日書帖。虞義與帖。三帖皆言敗姚襄事。還鎮帖，官舍帖，中夏感懷帖，皆言謝仁祖事。又選民帖，卽前所云運運可憂也。按升平三年三月甲辰，詔以比年出軍，糧運不繼，至公以下十三戶借一人。一年財運，所謂運民，正當似此，時逸少已去會稽，而率拳軍國，益信去郡非如論者云云矣。昇平五月寫畫像讚，及黃庭經。黃伯思東觀餘論云，世傳黃庭真帖，爲逸少書，侯管攷之，非也。陶隱居真語翼真檢論戰消真經始末云，晉哀帝與寧二年，南嶽夫人所授子弟司徒公府長史楊君使作懸字寫出，以傳謄寫長史許君及子，上計掾掾，以付子黃氏，氏人以傳孔默，後爲王與先竊寫之，始降浙江，遇風飄淪，惟有黃庭一篇得存，蓋此經也。逸少以穆帝升平年卒，是年歲在辛酉，此仍張氏舊說。後三年卽與寧二年，始降黃庭於世，安得逸少豫書之。又梁虞餘論書表，及晉書本傳，著道士贈鵝專，皆云道德經，未嘗言黃庭也。然陶隱居與梁武帝啓云，逸少有名之蹟，不過數首，黃庭，勸進，告誓等，不審猶有存否，蓋此啓在晉真語前，未之考耳。至唐張懷瓘作書估云，樂毅黃庭，但得幾篇，卽爲國寶，遂誤以爲逸少書云云。廣川書跋，議之自爲黃庭，授子敬，不爲道士書。又云開元中，陸元梯奉詔檢校，言右軍真行惟有黃庭告誓，知非楷寶矣，天寶末，爲顯道僧盜去，莫

知所在，乃知舊書不傳，今所見者，皆後世重編疊摹，不得其真，按此又一異說。

王氏法書苑，駁之云，伯思之論，似若詳悉，以予考之，書黃庭經

換鵝，與道德經換鵝，自是兩事，伯思謂黃庭之傳，在右軍死後，此最失於詳審也。道家有黃庭內景經，

黃庭外景經，及黃庭遁甲緣身經，黃庭玉軸經，世俗例稱爲黃庭經內景經，乃大道玉晨君所作，扶桑大帝

君命賜谷神王。傳魏夫人凡三十六章，卽真誥所言者，外景經三篇，乃老君所作，卽右軍所書者，與魏夫

人所傳初不同。右軍所書外景經，石刻一卷，凡六十行，未云，永和十三此當是二字之誤，今黃庭亦作十二年。年五月二十

五日，在山陰縣寫。與歐陽集古錄目校之，與文忠所藏本同，則右軍之寫黃庭，甚曉然，伯思謂與梁武啓

，在符異誥之前，此又曲爲之辨也。予嘗於道藏中得務成子注外景經一卷，有序云，晉有道士好黃庭之術

，意專書寫，聞王右軍精於草隸，可復愛鵝，遂以數頭贈之，得其妙翰。張君所進雲笈七籤，亦載此序，

此最爲的確也云云。王氏綺李太白詩注曰，按王羲之嘗見山陰道士有羣鵝，求之，乃邀右軍書黃庭經以換

。太平御覽引何法盛晉中興書曰，山陰有道士養羣鵝，羲之意甚悅，道士云爲寫黃庭經，當舉羣相贈。仙

傳拾遺，山陰道士管魯霞，籠鵝一雙遺羲之，請書黃庭經。卽謂仙傳拾遺或出於僞選，白氏所引，又不第

本自何書，然太平御覽所引，晉書中興書，則晉史之先贖也，豈不足信乎。一同按，右軍黃庭，梁陳以來

，更無異論，伯思滋疑議，風溯駁之，誤崖之辨，詳哉允矣。且如褚遂良，徐浩，章述之流，皆妙精鑒別

，親直祕府，曝書之夕，並睹真蹟，簡記燦然，隱居啓事，始謂黃庭告誓，不審猶有存否，後一啓卻云垂

旨以黃庭像讀等諸文，可更有出給理，前猶疑似之詞，後則較然審矣，當時年代匪遠，內府賢惜，等于珠

圓，梁武精鑒好文，黃庭最其烜赫，必無僞謬者焉。

丁升平元年 五十一歲，是年五月，謝尙卒，以謝奕爲使持節，都督兗豫冀并四州軍事，安西將軍，豫州刺

史。七月，苻堅將張平以并州降，遂爲并州刺史。十二月，以太常王彪之爲尙書左僕射，有旦夕部邑勳

靜帖，帖云：「州將桓公者」。按桓溫傳，遷尙南康公主，襲爵萬寧男，除海鹽太守，遷徐州刺史。逸少琳

瑯人，故稱桓爲州將。舊以其時州將爲句，殊未然。無奕外任，數嘗問無他者，按謝奕傳，從兄尙有德政，既卒，爲西

藩所忌，朝議以奕立行有素，必能嗣尙，乃遷都督豫兗冀并四州軍事，正謂此時，仁祖日往。本集作日任非。言尋

悲酸者，時仁祖卒已逾月。舊以此爲與周益州書，亦無可證據。又一帖，君頃復何以教懷，鐵云秋常解渴，行復分張，想君

比爾，快爲樂，彥仁書云，仁祖家欲至蕪湖，單騎令俾何所成，君嘗得載停郡迎爽，甚事宜，但異域之平

，素已不可言，何時可得發。鐵者，安石之弟，爲永嘉太守，故云解渴。仁祖卒于歷陽，此言爽氣，欲至

蕪湖也。太常帖云：太常故患脾灸，俞體中可耳，僕射事已行，以表讓未知恕不，此正指彰之由太常爲

僕射，是年慕容雋徙郿郡。帖云義興何似懸情，慕容途來據郿，可深憂，當此時也。午戊六月，并州刺

史張平爲苻堅所逼，帥衆三千奔于平陽，堅追敗之。八月，謝奕卒，以吳興太守謝萬爲西中郎將，持節

監司豫兗冀并四州諸軍事，豫州刺史。以散騎常侍郿魯爲北中郎將，持節都督徐兗青冀幽五州軍事，徐兗

二州刺史。十二月，北中郎將荀羨及慕容雋戰于山莊，敗績，有與桓公牋，誠謝萬書。按本傳萬受任北征

，矜豪傲物，嘗以嘯詠自高，未嘗撫衆，兄安深憂之，自隊主將帥以下安無不慰勉，謂萬曰，汝爲宛帥，

諸將宜數接對，以悅其心，豈有傲誕若斯而能濟事也。萬不能從，以至潰散。萬雖才器雋秀，早著姓名，

而綜物應務，非其所堪，逸少致牋宣武謂是達才易務其誠，萬曰願君與士之下者同甘，則盡善矣。食不二

味，居不重席，此復何有，而古人以爲美談，濟否所由，實在積小以致高大，旨哉言乎。古人命將應敵，

觀其辭氣舉動，便知可濟，進止尺寸之間，儲材竹木之細，昔桓公以竹馬而鄙淵源，郗超以履屐而知級度

，豈有居縹緲之位，當一面之寄，而適往不屑，欲以矜簡之謂，驅策郡流，欲無狼狽胡可幸也。世說，萬

自壽春敗後，與右軍言，慚負宿願，右軍答曰：此烏傷之戒，昔以虛談戒安，今以積小規萬，逸少之於二謝，可謂苦口利病，用與不用，便爲優劣者也。又一帖，適重熙書如此，果爾，乃甚可愛，張平不立勢，向河南者，不知諸侯何以當之，熙表故未出，不悅，荀足下故爾進，想不成病耳，吾至無賴行，候疾息想當轉佳耳。若熙自勉此一役，當可言，淺見實不見，今時兵任，可處理當，在此時。而本集失載。

按張平本石氏并州刺史，降苻堅爲大將軍，冀州牧，去年降晉，據新興雁門西河太原上黨上郡夷夏。按萬戶，拜徵征鎮，欲與燕秦爲敵國，已而後降秦降燕，蓋反復臯桀，此云不立勢向河南者，恐其侵軼。再按郗曼傳，荀羨有疾，朝廷以曼爲羨軍司，羨徵還，始除北中郎將，都督刺史。有羨傳，以疾篤解職後，降右軍將軍，加散騎常侍，讓不拜。升平二年卒，時年三十八。據此，則羨既疾篤，始蒙徵還。而以軍任授曼，曼既總統，羨豈在軍。而本紀于升平十二年十二月有北中郎將荀羨及慕容儁戰于山茌一事，此時羨當綿微，且久去軍中，本紀爲不核矣。帖中荀足下，故爾進，想不成病，正是指羨，疾篤徵還，讓職不拜事，豈有歲終月窮，方與僑將賈區決戰之理，當據以正本紀之誤。

通鑑注，引燕書及魏記，亦以出山茌之司職在升平二年十二月而疑。八月，曼爲軍，未爲刺史，然燕書此事于十二月，而魏記固未繫月也。又羨傳，卒後帝聞之，數日，帝令則王敬和相繼凋落，朕腹心，將復推壽。敬和亦二年卒，則羨卒之年，無可疑者，疾篤解職後，始除右軍，望文生義，因非旬月間事也。是年出王彪之爲會稽內史，有向得萬書帖，賢寶委頓帖，帖云，向亦得萬書，委曲備悉，使人慨然，見足下乃悉，叔虎剋昨發半月略降，必至未見勞參軍，知賢室委頓，何以便爾，甚助耿耿，念勞心，知廿四日亦得叔虎廿二日書，云新年乃得發云云。按晉書彪之字叔武，唐人諱虎爲武，萬者謝萬也，彪之傳，簡文爲相，以彪爲鎮軍將軍，會稽內史，居郡八年，豪右無迹，以許桓溫，免碎爲尚書，頃之復爲僕射。再按興寧三年，帝崩，應帝即位，是年冬，以前會稽內史王彪之爲尚書僕射，據是上推，八年當爲升平二年，是彪之爲會稽之年。溫免彪之在鎮始熱之後，亦前一年冬十二月，以太常王彪之爲尚書僕射，時義之免郡家於興寧三年事，所推皆同。

會稽，故遲叔虎來也。王洽卒。有羣從凋落將盡帖。

未己三年 五十三歲，是年十月，慕容儁東阿遣西中郎將謝萬次下蔡，北中郎將鄒曇次高平，以擊之，王師敗績，有萬石帖，帖云，適萬石去有五日書，爲慰，尋得彭祖送萬九日露版，再破賊，有所獲，想足摧寇越逸之勢。萬本傳無破賊事，想亦嘗有小勝，史不具耶。又一帖云，停雲子代萬，頃桓公至，今令荀勗進

權領其府，蓋謝萬敗後，欲使雲領其衆而不果，荀勗進名序，荀勗之弟，子權領事，史無聞。

甲庚四年 五十四歲，是年桓雲卒。有雲子暴霍亂帖。謝安爲桓溫司馬，有謝司馬帖。又一帖云，上流近聞

不竟何日卽路，謝定出，居內所宏故重。按本傳，萬黜廢，安始有仕進志，年已四十餘矣。安卒于太元十年乙酉，年六十六，上推本年正乃四十一歲，謝萬敗退，正當上年之冬，故知爲司馬在此年也。居內所宏故重者，以謝才望，當處朝廷，而棄之征幕，非逸少意。

西辛五年 五十五歲，是年鄒曇卒。二月以鎮軍將軍范汪爲都督青兗徐冀幽五州諸軍事，安北將軍，徐亮二

州刺史，有與謝萬書云，若治風殺可宏，今當是忠著于上，義行于下，雖古之逸士，亦崇眷焉，况下此者

，觀頃舉厝，君子之道盡矣，今得獲軍還，君屈以伸，時玄平頃命，朝有君子，曠然復謂有容足地，常如前者雖患，九天不可階，九地不可逃，何論於世路萬石，僕雖不敏，不能期之以道義，豈苟且若復以此道

退，直是利動之徒耳。所不忍爲。按范汪傳，汪字玄平，辟司空，鄒曇掾參征西庾亮軍事，徵拜中書侍郎，桓溫代翼爲荊州以爲安西長史，辭溫還京。簡文作相，甚相親重，除都督安北將軍，據此，逸少與玄平爲幕僚之舊，觀其諫翼北伐，及不同桓宣武信自守奇士，朝有君子，不其然乎。卒以許溫廢爲庶人。又有

范公帖，范生帖，似謂玄平也。

天率士，莫不同慶。臣抱疾遺外，不獲隨例瞻望辰筵，屏管一隅，臣義之言。接哀以琅邪入繼大統，故表云。然若康帝奉顯宗命爲嗣，與此表少不相應，且其時逸少方刺江州，職在藩條，何得云抱疾遺外也。據此，益初卒於辛酉之說爲張氏臆斷也。又一帖，得司州十六日書，諸疾患至憂之至深矣，有斷未，想桓公數便亦知，謝生大得情和慰，安以當至吳興，遲見之也。按謝安傳，桓溫請爲司馬，溫當北征，會萬病卒，安投求賤歸，尋除吳興太守，再考溫傳，伊水戰後，至隆和初，溫上疏欲還都洛陽，即謝傳所謂溫當北征時也。帖中司州，謂謝萬，萬監司豫，故亦得稱司州，非王胡之之司州也。諸疾患至，謂萬病也。謝生大得情和，溫喜安，至歡笑竟日，問左右曰，頗管見我有如此，客不意謂桓重安也。以當至吳興者，萬由吳興監司豫，安後復爲吳興太守，故當以言爲家矣。又帖云，聞真長知吳興，想必如意，真長謂劉惔，惔妹爲謝安妻，此吳興謂安也。

癸興寧元年 五十七歲，是年四月慕容暉寇棗陽，五月陷密城，有慕容乃抄梁下帖。

甲子二年 五十八歲，有桓公以江州還臺帖，按興寧元年，加溫侍中大司馬，都督中外諸軍事，二年五月，以溫爲揚州牧，諭溫入朝，不從。七月，復徵溫入朝。八月，溫至赭圻，又使尙書韋漑止之，溫遂居赭圻，周讓內錄，遙領揚州。明年三月，移鎮姑熟，江州還臺，謂此時也。

乙丑三年 五十九歲，義之卒。

從書學中窺見中西民族文化異同之一斑

向紹軒

讀者見此題目，首先必驚訝，謂此題範圍太寬，不易抓住中心。作者則謂此題範圍，似寬而實窄。只要對於中西民族文化之異同，確有見解，則一針見血，迎刃而解。茲爲便於閱讀計，首先將題目解釋明白，然後再入正文。

第一、本題所講之書學，是從民族文化教育立場上，認爲是國民教育課程上所必具之一種基本知能訓練。不是把他當作文人餘興，玩弄筆墨之一種隨意的藝能。

第二、本題討論中西民族文化異同問題，不是把整個中西民族文化問題，作一廣泛的比較，而是從研究書學時，就中西文字的構造與練習，實地探討，求得一種分析的解釋。故云一斑者，即明確就全豹，略見一斑。絕不含有普通一般之意味在內。

上文將題目解釋清楚，首先要發一問：中國文字之源起與發展，是否可視爲民族文化演進之一個重要條件呢？從語文及社會學者之公認人類能創造語言文字，爲其異於普通動物之一大特點言之，則文字之源起與發展，可視爲民族文化演進之一重要條件，乃是無可疑之事實。又從英美同文，代表盎格魯薩克遜民族文化；法、意、西、三國文字，俱源出拉丁，各爲代表拉丁民族文化之一支流，及德文俄文，各相當代表日爾曼、斯拉夫兩大民族文化之歷史觀之，則民族文字之異同，實即可視爲民族文化異同之一種標幟。中國文字，因與歐美各國文字，根本不同，故其文化之源起與發展，亦不能與歐美各國，勉強牽合，以異爲同。此爲研究民族本位文化者，所不能忽視之一點。

雖然，知其異，而不說明其所以異，則雖知猶不知。按言爲心聲，文字爲傳播人類言語之一種工具，亦卽爲表現民族心理之一種工具。中國文字之原始，其正確之年代，雖不可考，然至遲當在伏羲以前。因易繫傳，屢述離夫十三卦，取象致用之事實，則不獨卦畫之始於伏羲，而卦之名亦定於伏羲畫卦之時，固灼然可見。易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按照繫傳上下文義，此「聖人則之」。一語，當指伏羲畫卦而言。既有書可則，則文字之肇興，其必遠在畫卦之前，不待言而喻。鄭康成六藝論，易論曰：「易者，陰陽之象，天地之所變化，政教之所生，自人皇初起。人皇，卽遂皇也。遂皇之後，歷六紀九十一代，至伏羲一百八十七代，始作十言之教，曰：乾坤震巽坎離艮兌消息。以厚居民之別」。〔鄭氏佚書清袁鈞輯〕康成集兩漢經師之大成。其書佚散。猶可考見如此。故謂中國文字之肇興，至遲當在羲皇畫卦以前，實非違背史實。〔近人有持文字之產生，卽原於羲皇之畫卦，猶爲泥於清儒舊說之蔽，以不在本題範圍所及，故不泛及〕。惟中國文字之歷史，至倉頡以後，字學之研討，已有指事、象形、形聲、會意、轉注、假借、六書分類而具體的專業傳述。其本身構造之複雜，與讀習之繁難，均可由六書之興，顧名思義，而知其大凡。所以近時國人鑒於歐西物質科學之發達，感於西文字母拼音之簡便易習；每謂中國文字讀寫之困難，實爲科學不易進步之一大原因。於是而有中國文字拼音化運動之興起。其實歐西各國文字組織之本源，立於人類言語表音的基礎上。而中國文字組織之本原，則立於人類言語表意之基礎上。因此之故，西方語文之學，首重拼音，而中國六書之教，則首講指事，其合於科學與否之一問題，實不在乎拼音化與否。因爲西文爲表音文字，中文爲表義文字，各具特長；不獨其構造未可強分優劣，卽在讀習方面亦不容分難易。茲惟從識字與寫字兩點，比較中西民族文化所以不同之處，爲治書學者添一解。

上面說明，本題所講之書學，是從民族文化教育立場上，認爲是國民教育課程上所必具之一種基本知識訓練。所以關於識字的工夫，是不能不溯源到六書的本義上去的。六書次第，許氏說文解字自敘：「一曰指事，二

曰象形，三曰形聲，四曰會意，五曰轉注，六曰假借。書之法六，而形聲僅居其一。與西文之構成，唯出於拼音之一途者，截然不同。又班書藝文志，本於劉向別錄，其言六書，則云象形，象事、象意、象聲、轉注、假借。許氏重在明解字之義，而班劉則重則明造字之理。是故許書部始於一，指畫上爲一以象天，畫下爲一以象地也。象形之例如日月，形聲之例如江河，會意之例如武信。而轉注、假借，又所以濟指事，象形、形聲、會意四者之窮。就其字義解之，每字固有圖寫社會之妙用，與西文之僅爲音符者，又截然不同，更從造字之次第言之，班志言六書，始於象形，無異說明上古造字之聖人，原於創造字體之中，固有圖寫社會形狀之妙。率乳於會意指事，則圖之而兼有說之義。至其諧聲一法，略備西文合音之長，而其部居分別，仍不失圖說之妙，轉注包括方言，而有義同字別之變化，假借則起由音生義之變例。綜而言之，中國文字與西國文字不同之特點，卽西國文字不能離記載而獨立，而中國文字則雖離乎記載，仍可卓然獨立，爲研究民族歷史文化永恆不滅之一種鐵證。蓋西國文字，專爲表音者，故其字之本身，只限於一種音符之用；中國文字，則爲表義者；卽其諧聲一例，仍備圖說之妙。質言之，卽西文字體之構造除代表各民族言語之音符外，絕不含有圖寫社會之意義。而中文字體之構造，則除包括方言，及由音生義之外，尤富於圖寫社會之意義。如人相偶爲仁，犧牲自我爲義，止戈爲武，人言爲信，通天人爲王之類，皆於各個字體構造之中，固有圖說先民對於人倫社會一般心理之妙用。以現代歐西考古學，重在發掘實物，考證古代民族社會生活狀態之義言之；卽考求中國文字，只要略具六書常識，卽得於日常讀書識字之際，時在函人鑽石探險之外，多出一考古途徑。而在吾人學習西國文字，則非閱讀歷史記載或地層實物考證，無由得到任何民族文化之認識。此爲吾人於書學識字的基本工夫中間，隨時可以發覺中西民族文化原始不同之一大特點。

上文說過，西國文字，俱爲表音文字，不含有圖寫社會的意義。所以練習西文的寫法，與藝術中之圖畫練習王夫，兩不相關；而中國文字，因爲是表義的文字，原具有一種圖寫社會的意義，從班志所言象形、象事、

象意、象聲等之函義言之，即中國文字之原始，已具有圖寫宇宙人類一切事物之意義。所以無論真草隸篆，其練習運筆之意味，俱與藝術中之繪畫相通。所以中國繪畫如山水、人物、花鳥、界畫等，不論大寫或細筆，着色或素描。其筆意無不與書法相通。而畫家尤以筆墨中間，饒有書家氣韻者為高。中國書家，無不能畫者，而畫家高手，其書法亦大率與尋常不同。此為中國書畫一貫之文藝歷史性，與西國文字之寫習，無論其為大楷或小草，為小楷或小草，無論其寫法如何藝術化，總與油畫、水彩畫、鉛筆畫等，自然的藝術意味，杆格不相入。此為從書學的技術方面，發現中西民族文化原始不同之又一特點。

因有上述之兩大特點，所以西國文字教育之識字與習字，在國民教育課程上，不必視為重要科目；而中國文字教育之識字與習字，在國民教育課程上，則當視為基本的重要科目。其所以要視為基本的重要科目，並非如一般人士所謂中國文字繁雜，在學校教育課程上，如不特別加重，則收效不易的見解，乃是謂民族本位文化教育，無形中即可於書學課程中間，普遍傳述到一般青年學子頭腦上去。至於討論中國的表義文字，果否不如西國的表音文字之適合於現代科學教育，與表義文字之教學，果否真正較表音文字，大為繁雜？此等問題，均不在本題範圍內研究。

書家逸事

唐太宗佩服虞世南書法

虞伯施世南書學浮屠智永，故其體守羲之之法，太宗病戈法未精，手作百字雜世南書以示褚遂良，良諦觀，以世南所書為合作，太宗大服。（見清尹元燿雜上遺聞）

清宮搜藏法書題名

鄭鶴聲

清代盛世，惟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嘉道而下，國祚漸替。當其盛時，不但國勢興隆，制度弘遠，即其文物藝術，亦燦然可觀。清之興起，雖在東陲，然入關以後，承受中國固有之文化，發揚而光大之，其功殊為不小。而清聖祖高宗二帝，精力絕人，不但博涉典籍，雅好文學，其書法一端，亦復勤加臨摹，篤好不厭。曾國藩氏謂：「聖祖嘗自言，年十七八時，讀書過勞，至於咯血，而不肯少休，老耄而手不釋卷，臨摹名家手卷，多至萬餘，寫寺廟匾榜，多至千餘；蓋雖寒酸，不能言其專。而天象、地輿、歷算、音樂、考禮、行師、刑律、農政、下至射御醫藥，奇門壬遁，滿蒙西域外洋之文書字母，殆無一而不通。」（國朝先正事略序）稻葉君山亦謂：「乾隆帝甚耽漢人之文化，御製詩至十餘萬首，所作之多，為陸放翁所不及。又好鑒別書畫，嘗獲宋刻後漢書及九家杜注，其愛惜之。命畫苑之供奉，畫其像於書上。帝於書法，酷愛董其昌，與康熙帝相似。惟帝之異於康熙者，在西洋科學知識之缺乏是也。」（清朝全史）於此可知康乾二帝對於書法研究之精深，為歷代帝王中不可多得者。康熙四十一年五月二十五日（丙午）賜大學士九卿翰林詹事科道官一百四十餘員御書有差。諭曰：尋章摘句，華麗詞藻，非帝王之本，朕四十餘年，惟日兢兢，未嘗晷刻稍釋，萬幾自警，有始無終之謂，念茲在茲也。政事稍暇，頗好書射，歷年以來，所積臨摹字幅，以賜卿等。

十月初五日（壬午）翰林院侍讀學士陳元龍等遵旨各書綾字一幅進呈，諭曰：

學書須臨古人法帖，其用筆時，輕重疎密，或疾或徐，各有體勢。宮中古法帖甚多，朕皆臨閱，有李北海書華山寺碑，字極大，臨摹雖難，朕不憚勞，必臨摹而後已。朕素性好此，久歷年所，毫無間斷也。

康熙四十三年七月十七日(乙卯)諭大學士翰林等官曰：

朕自幼臨池，每日寫千餘字，從無間斷。凡古名人之墨蹟石刻，無不細心臨摹，積今三十餘年。實亦性之所好。即朕清字，亦素敏速，從無錯誤。凡批答督撫摺字及硃筆諭旨，凡朕親書，並不起稿，其事之稍有關係者，雖歲月經久，亦不遺忘，故批發之旨，俱存所司，朕處全無底稿也。(俱聖祖仁皇帝聖訓卷五聖學)

乾隆三十二年十一月十四日(甲辰)諭內閣曰：

朕幾務之暇，時及臨池，閱年既多，每自驗詣力，覺往日所書，未能愜意。凡內府藏弄卷軸，及宮殿苑囿題詠者，屢經更易。惟從前頒賜臣工御書，尚多舊時筆法。昔宋米芾以轉筆多師，擅長藝苑，麻牋十萬，散布人間，每欲持以換少年之作，人或靳之。朕非欲與藝林文士較長輪墨之間，第功候淺深，既堪自證，又豈肯惜一舉手之勞而不臻覈實求精之境耶。所有乾隆二十年以前賞過內外大臣等御書，俱著繳進，候朕酌量換寫給還，其已經造扁聯及摹勒上石者，仍將墨蹟原本呈繳，聽候另換。(高宗純皇帝聖訓卷十三聖學)

據上觀之，可知二帝對於書法所用功夫之深，且能自強不息，精益求精，故能以書法名後世。其實清代諸帝之學書，不但康乾二帝爲然，即開國時之清世祖，亦能作擘窠大字。相傳有宏覺禪師者，名道忞，善書，世祖嘗問之曰：「老和尚習何帖？」宏覺曰：「道忞初習黃庭，不成，繼習遺教經及夫子廟堂碑，不能專心致志，以至無成，往往落筆而即默書竄走。」帝曰：「朕亦臨此二帖，如何而能及老和尚乎？」宏覺曰：「皇上天縱之聖，自然不學而能，第道忞未及觀龍蛇勢耳。」帝曰：「老和尚可有太筆與紙乎？」宏覺曰：「皇上勅道忞所書手卷，尚有紙十餘，惟新製紫毫，恐不堪用耳。」帝乃命侍臣研墨，即席濡毫，作擘窠大敬字，復起立，連書數幅，以一持宏覺曰：「此幅何如？」宏覺曰：「此幅最佳，乞賜道忞。」帝遜謝，宏覺就帝手掣得之，曰：「恭謝天恩。」帝笑曰：「朕字何足尚，明思宗之字乃佳耳。」即命侍臣取以來，則思宗所書，約八九十幅也。(清稗類鈔七十一藝術類)

清初累代帝王，既好書法，故清宮舊有歷代名人書帖甚多，康乾兩朝，收藏尤富，無論聖祖高宗，本人工於書法，卽累朝翰苑詞臣中，書學大家，亦代有其人。對於宮中收藏書帖，率經其選擇鑑賞，逐一品定。各書帖上標明「神品」「真跡」「下」等字樣，間有數號，其原物本爲僞品者，亦皆註明「僞」字，以資辨別。可見當時對於真僞各品，本有嚴格之評定，並爲明顯之標識。民國十三年，清廢帝出宮，由清室善後委員會，點收，手續極嚴正，並聘專門人才，審定登錄，以防抵換。此在該會點查物件規則第一第七各條，可以概見。其點查報告上登錄物品，分號排列，名實相符。此等書帖，歸國立北平故宮博物院收藏，民國十八年，易培基任故宮博物院院長，將其職務上所保管之故宮博物院，陸續侵占，作爲己有。其侵占方法，多係以假易真，任意掉換，間亦有將全號物品或其中一部分，逕行吞沒，致無從查考者。對於書畫，則掉換之外，尙有割裂挖補，改裱重裝者。民國二十四年，經首都地方法院將此項古物，選任鑑定人先後分向北平故宮博物院，及上海該院庫房，又南京分院，逐一予以檢查，計被侵占書畫五百九十四號，古銅器二百十八號，銅佛一百另尊，玉佛一尊，祕書處裝箱南遷古物十二號，圖章三號。除業已起訴者外，尙有二號，統由鑑定人慎重鑑定，出具鑑定書，提起公訴。其書畫部分五百九十四號中，以內容類似之庸俗僞本抵換真本者，固屬不少，而內容與點查報告所登錄大相差異，名實不符者，爲數亦頗多。其尤甚者，如調一九三分六七號本爲唐棣秋爽調琴圖，經檢查乃染絹僞本，題盛懋子昭款。調一八四分二六號本爲白描竹林七賢冊頁，經檢查乃劣畫飲中八仙，截去其一，以符七賢之數。調一九三分一七號本爲仇英九成宮圖，經檢查乃僞本加印之競渡奪標圖。調二二三分七八號本爲顏魯公古柏行，經檢查文非古柏行，且無顏魯公款印。呂一六七五分一二號本爲米芾雲山圖，經檢查乃僞本劣畫而隔水御寫景詩句，與圖中畫景全不相符，且脫落不相連屬。諸如此類，乖謬離奇，不勝枚舉。民國二十六年首都地方法院並編輯易培基等侵占故宮古物案鑑定書。茲將其書帖部分，舉列名目，以姓氏筆劃爲標準，分類於後，以備省覽。其評鑒詳文，另行發表。

一 帝王作品

- 唐太宗御筆一卷 偽
宋徽宗御筆一卷 偽
宋高宗賜岳飛手勅一卷
宋高宗賜張浚手書一卷
宋高宗書女孝經馬和之補圖一卷
宋高宗書蘭亭序馬和之補圖一卷 摹
宋高宗千文真蹟一冊
明宣宗書上林冬暖詩六言一軸
明宣宗書畫合璧一冊
明莊烈帝書九思二字一軸
清聖祖御書蘭亭詩序一軸
清高宗御筆臨趙孟頫書畫洪範一卷
清高宗御書心經三卷
清高宗御筆手卷四卷
清高宗御筆統時叶律四卷
清高宗御筆臨董其昌臨虞世南破邪論序一卷

清高宗御筆秘殿珠林石渠寶笈序一卷

清高宗御筆探原徵信肆卷

清高宗御筆戒得堂前後記一卷

清高宗御筆王禹偁待漏院記題一卷

清高宗御筆永安寺古井一卷

清高宗御書戒得堂前後記二卷

清高宗御書萬壽山五百羅漢記一卷

清高宗御筆人字柳賦一卷

清高宗御筆鶴安齋放鶴一卷

清高宗御筆老子授經一卷

清高宗御筆製辛巳御門聽政述志不在廷諸臣詩一卷

清高宗御筆長河進舟小憩樂善園卽景得句一卷

清高宗御筆涿鹿行疊韻詩十首一卷

清高宗御筆擬古詩一軸

清高宗御筆擬古詩一軸

清高宗御筆事定詩一卷

清高宗御筆浮嵐暖翠一卷

清高宗御筆御園首夏二首一卷

清高宗御筆對雨一首一卷

清宮搜藏法書題名

清高宗御筆咏金剛四生詩一卷

清高宗御筆惠山竹爐烹茶一卷

清高宗御筆生春詩一卷

清高宗御筆生冬詩一卷

清高宗御筆射兔作一卷

清高宗御筆演耕作一卷

清高宗御筆餉魚一首一卷

清高宗御筆硯譜序隨張旭步虛詞各一卷

清高宗御筆范成大打灰堆詞一軸信

清高宗御筆平定回疆受俘一卷

一一 書家個別作品

手敎中臨麻姑壇記一小册楷

手敎中金剛經塔一軸

手敎中補巖灣堂刻柳公權書蘭亭詩闕筆一卷

手敎中書御製元旦試筆册一册

手敎中書御製壽星詩一軸

手敎中册頁一册

- 王羲之三帖一卷 希世之真
- 王羲之行穰帖一卷 摹？
- 王羲之快雪時晴帖一册 疑真
- 王羲之遠宦帖一卷 雙鉤填墨
- 王羲之七月都下二帖真蹟一卷 偽
- 王羲之大道帖一卷
- 王獻之送梨帖一卷 偽
- 王守仁五言古詩一軸
- 王錫爵詞翰一册
- 王鏊書憫松詩一卷
- 王元懋節書世說新語一册 楷書
- 王鐸擬古帖一卷
- 王鐸集句一册
- 王鴻緒臨米芾書蘭亭序一卷 行楷
- 王以銜書陳于陞經筵賦手卷一卷
- 王寵摹東方朔像贊一册
- 王寵書韓愈送李愿歸盤谷序一卷
- 王寵五憶歌一卷
- 王寵臨貼兩册

王寵詩帖一軸 行草

王寵書雜詩一卷

王寵書雜詩一卷

王寵書雜詩一卷

王寵書雜詩一冊

王寵雜書一卷

王國炳書明人元夕應制詩一軸

王國炳合錦一冊 行楷

王國炳書合錦下冊一冊

王杰書御製詩一冊

王杰書香功遠徵一冊

王際華臨蘇軾詩帖一冊

王叔民書金剛經塔一軸 楷

王逢元書七言律詩一軸 楷

王澐臨石鼓文一冊

王履吉楷書十冊

王問詩帖一冊 草書

王虛舟積書巖帖十冊

王懿榮楷筆書樓一軸

文徵明楷書孝經一卷

文徵明四體千字文一卷

文徵明書四體千字文一卷

文徵明書太上常清靜經一册

文徵明書金剛經塔一軸

文徵明書金剛經仇英畫佛一軸

文徵明書法華經塔一軸摹

文徵明書過庭復語十節一卷行楷

文徵明書韓柳文一册

文徵明書蘭亭序一卷

文徵明書赤壁賦一卷

文徵明前後赤壁賦一卷

文徵明書蘇軾後赤壁賦

文徵明尺牘一卷

文徵明行書雪詩一卷

文徵明自書詩帖一卷

文徵明自書詩帖一册

文徵明自書詩帖一卷行草

文徵明林泉雅適並書七言長句一卷

清宮搜藏法書題名

文徵明自書七言律詩一卷 行草

文徵明七言律詩一軸

文徵明書五言律詩一軸 行楷

文徵明書紀行詩一卷

文徵明春林策杖

文徵明題宋高宗賜岳飛手勅詞一卷

文徵明宮詞百首一軸 僞

文徵明真蹟一軸

文待詔徵明先生真蹟一卷

文震孟書金剛般若波羅密經一冊

文彭千字文一冊

文彭書七言律詩一卷

文寧書賞洽芳蕤一冊

方孝孺書默菴題一卷 摹

永理（即成親王）書無量壽佛經多寶塔一軸

永理臨御筆九成宮醴泉銘一軸

永理書義利辨一軸 楷

永理書御製避暑山莊後序一冊

永理書御製四時衍慶圖詩一軸

永理書味餘書寶詩一册

永理書詩一卷 卷 卷

成親王書魏都賦一册

成親王臨古帖二册

成哲親王墨蹟二册 行楷

成親王法帖一册

成親王書字一編

詒晉齋帖四册

永璿書心經一軸

永錫書御製二十四氣詩二十五册 楷

司馬光拜左僕射告身真蹟一卷

弘明錄書七言聯兩軸

米芾書離騷經二册

米芾書楊泉蠶賦真蹟一卷 行楷 摹本

米芾老人羣賦墨蹟一卷 摹偽

米芾行書白樂天冷泉亭記真蹟一卷 摹

米芾書春夜宴桃李園真蹟一卷 偽

米芾書蜀素帖一卷

米芾書曹植元會詩一卷 行

諸書搜羅法書題名

米芾寶章待訪錄小楷真蹟一卷

米芾遊虎邱五言古詩真蹟一卷 摹

米芾臨定武蘭亭一卷

米芾甘露帖一卷

米芾捕蝗帖真蹟一卷

米芾雲山並自書跋真蹟一卷

米芾書唐詩一卷

米芾詩牘一冊

米芾尺牘一卷

米芾尺牘一卷

米芾書真蹟一卷 偽

米芾書真蹟一卷

米元章真蹟一冊 行書摹本

米元章法書一卷 偽

米襄陽法書一卷 偽

米襄陽墨蹟一冊 偽

米襄陽墨蹟一卷 偽

米元暉行書真蹟一卷 摹

米漢雲書五言絕句一軸

朱熹書琴律說一卷 偽

朱熹書古詩真蹟一卷 摹

朱晦菴詩卷帖一卷

朱子書游仙詩一卷 偽

朱子自書五言詩一捲

朱夫子墨寶一卷 摹

朱珪書御製八徵耄念之寶記一冊

朱漢南書應制詩一卷

汪由敦臨趙孟頫書金剛經一冊 小楷

汪由敦書陸機文賦一冊

汪由敦臨黃庭經洛神賦一冊

汪由敦節書張九齡荔枝賦一卷

汪由敦書前赤壁賦一小卷

汪由敦臨聖教序二冊

汪由敦臨石鼓全文一冊

汪由敦書曹植七啓一冊

汪由敦玉瑄三陽啓一卷

汪由敦臨顏真卿自書告身一卷

汪由敦臨蘇軾杜子美詩一軸

汪由敦書蘇詩一册

汪由敦書御製夏興詩一軸 小篆

汪由敦書御製詩二律一軸

汪李度書御製烏斯藏即衛藏說一卷

沈度書朱子年譜四册

沈度書不自棄說一軸

沈皮盧鍾繇帖一小卷 尚

沈度繪書一軸

沈周書中秋詩一卷

沈荃書唐賦一卷 楷

沈荃節臨枯樹賦一軸 行

沈荃書周元公太極圖說一軸

沈荃仿聖教序一軸 行

沈荃桃李園序一軸 行 楷

沈荃書伊川四箴一軸 行 楷

沈荃書朱子敬恕齋銘一軸 楷

沈荃仿顏真卿告身帖一軸

沈荃仿顏告身帖一軸 楷

沈荃臨顏真卿爭座位帖一卷 行 楷

沈荃仿晉唐人書一卷

沈荃臨米詩一卷 行楷

沈荃仿米芾書一卷 行楷

沈荃臨米芾書一卷 行

沈荃估古二十則一冊 小楷

沈荃書七言絕句二首一軸

沈荃書沈全期嵩山石淙侍宴詩一軸

沈荃書唐人早朝詩一軸 行楷

沈荃書應制詩一軸

沈荃書雞鳴紫陌一軸 行楷

沈荃自書雜詩一冊 行楷

沈初臨米芾尺牘一冊

沈初臨米芾尺牘一冊

沈兆霖隸書周書無逸篇一軸

沈彙書古詩一軸 草

李東陽自書詩帖一卷

李邦華尺牘一冊

李貞書妙法蓮華經塔一軸

李貞書楞嚴經塔一軸

書 藝

李棠等呈武遠揚平定兩金川大捷恭記謹序一冊

李國寧書阿彌陀佛經塔一軸

李流芳書妙諦函三一冊

吳彩鸞書唐韻二冊

吳說尺牘一冊

吳瑠書七言絕句一軸

吳瑠詩帖一冊

吳省蘭書御製說一冊 楷

吳垣書御製如意詩二冊

呂夷簡尺牘一軸

何焯食懈詩一軸

邢個草書古詩一卷

阮元書無量壽佛經一冊 隸

宋克書公譏詩一軸

康氏（宋武林商）書廣百論一冊

阿桂書御製天行健君子自強不息論一冊

阿桂書御製歲朝圖詩一冊

金簡天章演範二冊

金世松書屢豐綬萬二冊

金世松書一冊

周系英書呂溫虢州三堂記手卷

周興岱書御製六十四卦鐘詞一冊

周煌書聖武宣謨四冊

邱坦書陳情表一冊

岳柯自書王楮詩稿一冊

姚文田書御製國朝宮史續編序祕殿珠林石渠寶笈序二冊

姚文田書御製詩一卷 行楷

姚文田書天文瞻炳煥一卷

祝允明書千字文一冊

祝允明書千字文一卷

祝允明臨黃庭經一卷

祝允明書祖允暉慶誕記一軸

祝允明和陶飲酒詩一冊

祝允明詩翰一卷 行草

祝允明書七言律詩一卷 草

祝允明書詩帖一卷 草

祝允明雜書詩帖一卷

祝允明詩帖一卷 (答李于鱗秦中詩行)

清宮搜藏法書題名

俞和急就章釋文一册

俞和篆書千文一册 摹

俞和臨張養浩書忠祐廟碑一册

俞和書詩記一卷 偽

俞和書陶詩二册

俞和臨定武禳帖一册

俞和臨王帖一軸 行楷

查士標蘇軾贊一卷

查二瞻書詩卷一卷 偽

查梅整先生行書一卷 偽

查昇進三體唐詩一函

英和節臨趙孟頫寶雲寺記手卷一卷

英和楷書一軸

紀昀書瑞應春祺一册

紀昀書慶昭申錫一册

柯九思書九成宮醴泉銘二軸 摹

柳公權書蘭亭詩并後序一卷

姜宸英書唐人詩一册

胡高望書佛說大吉祥經塔一軸 楷

高靈書通書一冊 小楷
高層雲書唐錢起詩一軸 行楷
高閑千字文真蹟一卷 摹
唐寅隨筆八冊
唐寅自書詞一卷 偽
唐寅書七言律詩一軸
唐寅掛軸一軸 偽
唐寅真蹟一卷 偽
孫虔禮書譜序真蹟一卷
孫過庭墨蹟一卷
徐渭詩帖並書評一冊
徐浩書朱巨川告身一卷 摹
倪瓚書胡銓傳一卷 偽
倪瓚自書詩稿一冊
袁勵準進臣母會懿書字條四條
范瑤進聖駕南巡歡迎曲一冊 小楷
許光祚書琴賦一卷
許初竹岡阡表一冊
婁堅書王縉詩一軸

婁鑿書五言古詩一卷

曹秀先書御製文淵閣記一册

曹文植書妙法蓮華經八册 楷

曹文植書御製十全老人之寶說一册

曹文植書御筆漁樵二十詠一册

曹文植書鴻謨重摺一册

曹善書山海經四册

陳繼儒書一軸

陳眉公自書送友歸娶詩軸一軸 行書

陳奕禧書嚴先生詞堂記一卷 草

陳奕禧書漢碑考三册

陳奕禧臨帖一册

陳奕禧字一卷 行

陳邦彥臨樂毅論一小卷

陳邦彥唐人賦一册

陳元龍八十二老人元龍書一紙

陳璧書五言古詩一軸 草

陳元素書留鶴詩一卷

陳淳秋興詩一卷

陳香泉畫蘭書寄巢寄齋雨詩一卷
梁詩正臨西園雅圖記一小卷
梁國治臨御題趙孟堅蘭亭本二册楷
梁國治等書蘭亭八柱帖八册
梁國治臨帖一册
梁山舟侍講真蹟一卷
梁耀樞書字一軸
梁耀樞書字一軸
梁耀樞書字一軸
梁耀樞書字一軸
梁耀樞書字一軸
張旭草書一卷偽
張照節書國語一册
張照草書千字文一捲
張照書千字文一册
張照臨趙孟頫千字文一册
張照書黃庭經一册
張照書金剛經一册
張照書心經一册
張照臨蘇軾赤壁賦一卷

- 張照臨天馬賦一卷 行書
張照書御製南風之薰賦一冊
張照書御製三無私賦一冊
張照書御製迎春賦一冊
張照書劉巖夫植竹記一冊 行楷
張照臨趙孟頫僧堂記一小冊
張照節書十洲記一冊
張照臨米芾西園雅集記一冊
張照臨米芾西園雅集圖記一冊
張照書御製立身以致誠爲本論一冊
張照書御製蒼說一冊
張照書羅從彥語一軸
張照臨縮本聖教序一冊
張照書格言一軸 行楷
張照書御製受箴一冊
張照書御製元符一卷
張照九符並序二冊
張照節書傳燈錄一冊
張照臨董其昌書栢真志一軸 行草

張照書蘇軾壽聖長老偈一軸 行楷
張照臨米芾天衣懷禪師碑一卷
張照書琴銘一冊
張照臨黃庭經醴泉銘一冊
張照書御製虛受箴一軸 楷
張照臨蘇軾魚枕觀頌一冊
張照書讀書樂一冊
張照臨王獻之卷一軸
張照臨王羲之山川諸奇帖一軸
張照臨顏真卿爭座位帖一軸
張照臨蘇軾帖一冊
張照臨蘇軾帖一軸
張照臨董其昌蘇軾仲矩帖一卷
張照臨蘇軾三帖一冊
張照臨黃庭堅涪溪詩帖一軸
張照臨米芾重九會郡樓詩帖一軸 行楷
張照臨米芾虎邱詩帖一卷
張照臨米黻巨然海野圖詩帖一冊
張照臨宋四大家帖一冊

張照臨四家帖一小卷

張照臨趙孟頫臨鍾繇王帖二冊

張照臨帖一冊

張照書金丹四百字一冊

張照臨唐宋元人書一冊

張照書潘炎嘉禾合穗書一冊

張照等書五冊

張照臨董其昌書一冊

張照臨董其昌書一軸

張照書宋人雜書一冊

張照雜書一冊

張照雜書一冊 行楷

張照書白居易池上篇一軸

張照書章莊二詩一軸

張照臨米芾書曹植元會詩一冊

張照臨米芾詩一卷 楷

張照臨米芾秋夜詩一卷 楷

張照臨米芾擬古詩一卷 行楷

張照書蘇軾集歸去來辭詩一軸

張照書蘇軾香橙經詩一軸

張照書蘇詩一軸 行楷

張照臨董其昌朝川詩一册

張照書御製讀陶詩一卷

張照書御製讀大學衍義詩一軸

張照書御製賦得春色滿皇州一軸 行楷

張照書御製九日登高詩一軸 行楷

張照書御製讀書樂詩一軸 行楷

張照書御製插秧吟一軸 行楷

張照書御製冬日煎茶詩一册

張照書御製春夜偶成三首一軸

張照書御製春夜偶成詩一軸

張照書御製澄泉遶石詩一軸 楷

張照書御製鄭公笏詩一軸 行楷

張照書御製秋日泛舟西海詩一軸 行楷

張照行書御製詩一軸 行楷

張照書御製七律四首一卷

張照書御製詩一軸

張照書幸翰林院分韻詩一卷

清宮搜藏法書題名

張照書御製燕京雜詩四首一冊

張照書樓璣耕圖詩一冊

張照行書御帖一軸 行楷

張照白書御一冊

張照書聯一軸

張照書聯一軸

張照書聯一軸 行楷

張照書聯一軸

張照書聯一軸

張照書聯一軸

張英書七言絕句一軸

張廷玉書七言律詩一軸

張玉書書七言律詩一軸 行楷

張若鶻臨文徵明藥師經一冊

張若鶻臨王穀祥金剛經一冊

張若鶻書後赤壁賦一小卷

張若鶻臨趙孟頫書陶詩一小冊

張若鶻摹嘉量釋文一冊

張廷衍書孝經四冊
張瑞圖書後赤壁賦一冊
張榕端臨閣帖一冊
張雨書七律詩一軸
張宗蒼法螺曲經一軸
張弼雜書一卷
張卽之書李衍墓誌一卷
張百熙書上元觀燈詩一冊
張亨嘉對聯一副
陸深書沛水行一卷
陸費墀書御題五經宋版一冊
陸繼善摹禊帖一冊
陸柬之文賦真蹟一卷
陸宗楷篆書一卷
陸一岳諸體篆書一冊
莫是龍東岡草堂一軸
陶淵明遺迹趙子昂真蹟一蹟摹
康氏（宋武林商）書廣百論一冊
湯隣初遊西山詩真赤一冊草

當杓篆書宋人詞一册

黃庭堅臨釋懷素草書千字文一卷

黃庭堅書千字文一册

黃庭堅書千字文一卷

黃庭堅書千字文一卷

黃庭堅書筆陣圖說一卷 摹

黃庭堅書高松賦一卷 偽

黃庭堅書王羲之論書一册

黃庭堅所論學書真蹟一卷

黃庭堅五言古詩絹本一卷

黃庭堅書七言截句一卷

黃庭堅書七言絕句一册

黃庭堅書李白詩一卷

黃庭堅書寒山子龐居士詩一卷 偽

黃庭堅書蘇軾海棠詩一卷

黃庭堅自書松風閣詩一卷

黃庭堅自書詩一卷 偽

黃庭堅書贈雲笈道人歌一卷

黃庭堅與慶池侍宴詩一册

黃庭堅字手卷一卷 摹
黃庭堅行書一卷
黃庭堅字蹟一卷
黃山谷北君軒詩一卷 偽
黃涪翁遺墨一冊 偽
黃公望題畫詩一卷
黃道周詩翰一冊
黃鉞書御製六角扇詩一捲
黃鉞楷書一軸
楊凝式神仙起居法真蹟一軸
楊萬里賀虞丞相書一小卷 摹
楊奇書萬壽永昌一冊
嵇璜書獨孤授蟠桃賦一冊 楷
嵇璜書御製三老記一卷
嵇璜書格物一章一軸
嵇璜書八徵耄念之寶記一冊
彭年臨蘇軾歸去來辭一卷 行楷
彭元瑞書御製四得論二冊
彭元瑞書御製三老記一冊

彭元瑞書喇嘛說一册

彭元瑞書御製舜典集傳一册楷

彭元瑞書御製佛贊無量壽佛像一軸

彭元瑞書御製勘定安南功成誌喜詩一卷

彭元瑞書御製勘定安南功成班師記一卷

彭元瑞書御製耕譜詩二册

彭元瑞書增籌播雅一册

彭元瑞書福敷國慶一册

彭元瑞書繡舒錦段一册

裘曰修書御製生夏詩一卷

裘曰修書御製割麥行一卷

裘曰修書年年如意一册

揭傒斯臨十三行一小卷楷

達椿書御製五福五代堂記一册

董其昌孝經一册

董其昌書千字文一册 七開

董其昌做歐陽洵千字文一册

董其昌做歐陽洵千字文一册

董其昌楷書千字文一册

- 董其昌書千字文一冊 八開
- 董其昌書邵雍無名公傳一冊 行楷
- 董其昌書毛仙翁傳一卷 行書
- 董其昌書張九齡白羽扇賦一卷
- 董其昌書白羽扇賦真蹟一軸 行草書
- 董其昌書天馬賦一冊
- 董其昌前後赤壁賦一冊 行楷
- 董其昌書座右銘一軸 行楷
- 董其昌崔爰座右銘一冊
- 董其昌書陋室銘一冊
- 董其昌臨出師頌一卷 行
- 董其昌謝賜春衣表一軸 行楷
- 董其昌臨張旭郎官壁記一軸
- 董其昌臨顏真卿蔡明遠序一冊
- 董其昌臨褚遂良蘭亭敘一冊
- 董其昌書藏經後序一冊
- 董其昌答徐孝穆書一卷
- 董其昌書馮能誥一冊
- 董其昌仿顏真卿告身一冊 楷

董其昌臨告身帖一軸

董其昌十七帖一卷

董其昌臨鍾王帖一冊

董其昌臨王羲之帖一卷

董其昌臨坐位帖一冊

董其昌臨蘇軾黃庭堅帖一卷

董其昌臨蘇氏六帖一冊

董其昌月儀帖一卷

董其昌臨懷素草書一軸

董其昌臨顏真卿書一軸 行楷

董其昌仿顏真卿書一軸

董其昌仿顏真卿書一軸

董其昌臨顏真卿書一軸

董其昌臨宋四大家書一卷 行楷

董其昌書周子通書一軸

董其昌雜書一冊

董其昌雜書一冊

董其昌雜書一冊

董其昌雜書等二冊

- 董其昌書畫真志序卷一卷
- 董其昌書佛語一卷
- 董其昌禪悅一卷行
- 董其昌自書記一卷
- 董其昌論畫一冊
- 董其昌行書論畫真蹟一卷
- 董其昌書畫真蹟一卷
- 董其昌琵琶行真蹟一卷偽
- 董其昌書論居易琵琶行一冊
- 董其昌書高都護廳馬行一卷
- 董其昌書登舟真蹟一冊
- 董其昌書杜甫詩一卷
- 董其昌書杜詩一冊
- 董其昌書杜詩一冊
- 董其昌書李白詩一冊
- 董其昌臨柳公權書蘭亭詩一卷
- 董其昌書網川詩一冊
- 董其昌書墨蹟文境詩一卷
- 董其昌書皮學士詩一冊

清宮藏書題名

- 董其昌書呂仙詩一卷
- 董其昌書陸暢詩一軸 行草
- 董其昌仿蘇軾筆意一軸
- 董其昌書高啓梅花詩一冊
- 董其昌書西園雅集一冊
- 董其昌書斯干之什一軸
- 董其昌書叢竹歌一軸
- 董其昌書古詩十九首一卷 行楷
- 董其昌書四言詩一軸 行楷
- 董其昌書五言絕句一軸 行草
- 董其昌書五言律詩一軸 行楷
- 董其昌書七言絕句一軸 行
- 董其昌書七言絕句一軸
- 董其昌書七言律詩一冊
- 董其昌書唐朝詩一卷
- 董其昌秦州雜詩一卷
- 董其昌春日行一軸
- 董其昌自書詩一卷
- 董其昌書白居易樂府一卷

- 董其昌詩詞手稿一冊
 董其昌書宋詞三首一冊
 董其昌仿古真蹟一函
 董其昌仿古三種一冊
 董其昌臨古一卷
 董其昌行書一卷
 董在昌墨妙一卷 偽
 董在昌墨蹟一冊
 董其昌墨蹟一冊
 董其昌墨蹟一卷
 董其昌尺牘一冊
 董其昌字一卷
 董其昌冷然閣大書一軸
 董其昌額一卷 九如樓三字
 董文敏楷書洛神賦真蹟一卷
 董文敏臨爭坐位帖一冊 行書
 董文敏公賜麥餅宴紀恩詩一卷
 董文敏書雜詩三首一卷 行草
 董文敏行楷書一卷

- 董應發書千字文一卷 卷其
董思翁尺牘一册
董宗伯法書一卷 行楷
董誥書文心雕龍賦一册
董誥智嚴經一册
董誥臨宋四家帖一册
董誥書御製訓微臣錄一册
董誥等書清高宗八旬萬壽恭紀詩文五册
董誥書繪御製乙未春帖子一卷
董誥仙漢迎詔御製詩一册 楷
董誥題御製詩八册
董誥書闕環錄古一册
董誥書臆祥絕盛一册
董誥書沼闡執中一册
董誥等書誠孚應禱一册
董誥書小册一册
董誥書字一軸
董堯達樂志論一軸
董良史墨蹟一册

- 蔡邕書東巡頌一册
 蔡襄書竄賦一卷 摹
 蔡襄書僞幸太學賦一卷 僞
 蔡襄自書謝表并詩一卷
 蔡襄自書詩札一册
 蔡襄自書詩一卷 僞
 蔡襄尺牘一卷
 蔡世遠書宗儷銘一軸 行楷
 蔡世遠書朱子銘一軸
 蔡玉卿書孝經一册
 蔡親書經筵御製論一册
 褚遂良書倪寬傳贊一卷 摹
 褚遂良臨王獻之飛鳥帖一卷
 褚遂良摹王羲之長風帖一卷
 褚遂良臨王羲之父子四帖一册 行草書雙鉤本
 褚遂良摹蘭亭真蹟一卷
 馮承素摹蘭亭帖一卷
 馮无咎書佛說阿彌陀經一册
 馮宣書九成宮圖一册

馮堂刻柳公權書蘭亭詩原本一卷

趙孟頫書孝經一冊

趙孟頫書箕子授書圖并書洪範一卷

趙孟頫道德三章一小卷 偽

趙孟頫書急就章二冊

趙孟頫篆書千字文二卷

趙孟頫書佛說阿彌陀經一冊

趙孟頫金剛經墨蹟一冊

趙孟頫書常清靜經手卷一卷

趙孟頫書前後赤壁賦一冊

趙孟頫書前後赤壁賦一卷

趙孟頫前後赤壁賦一卷

趙孟頫書閑居賦一卷

趙孟頫書幽蘭賦一卷 偽

趙孟頫梅花賦真蹟一卷 摹

趙孟頫書雪賦一冊

趙孟頫書吳興賦一卷

趙孟頫書蘇軾說稼一冊 行楷

趙孟頫書畫鑑室記一卷

趙孟頫書畫錄室記一軸 摹
 趙孟頫書待漏院記一軸 偽
 趙孟頫書明齋樓記一卷
 趙孟頫書鏡智禪師銘一冊
 趙孟頫書說補標題一冊
 趙孟頫書詩說一軸 行箋
 趙孟頫書絕交書一軸
 趙孟頫書國語晉文請隧一卷
 趙孟頫書陶潛軼事一卷 偽
 趙孟頫臨定武蘭亭一卷 摹
 趙孟頫臨王羲之書一冊 摹
 趙孟頫臨王羲之帖一卷 偽
 趙孟頫摹黃庭經並寫羲之換鵝圖一冊
 趙孟頫小學一卷 疑偽
 趙孟頫集冊一冊
 趙孟頫尺牘詩翰一冊
 趙孟頫尺牘一冊
 趙孟頫尺牘一冊 摹
 趙孟頫雪晴雲散帖一軸

趙孟頫書訂章文卷一軸 偽

趙孟頫書僧明本穰淨十詩一卷

趙孟頫書跋帖源流真蹟一卷

趙孟頫書李白詩一軸 偽

趙孟頫書號國夫人夜遊圖一軸 行楷摹本

趙孟頫書朱子戲興詩一卷 摹

趙孟頫書蘇軾古詩一卷 偽

趙孟頫書蘇軾西湖詩真蹟一卷 行楷

趙孟頫書蘇軾詩墨蹟一册 摹

趙孟頫書蘇軾詩一卷

趙孟頫詩突泉詩一卷

趙孟頫書梅花詩一卷 偽

趙孟頫行書五言詩真蹟一卷 偽

趙孟頫行書七言律詩一軸

趙孟頫書題畫詩一軸

趙孟頫自書詩帖一卷

趙孟頫字跡一卷

趙孟頫字一軸

趙子昂書淵明歸去辭一卷

趙子昂書岳陽樓記一軸
趙子昂臨州萬象山崇福寺碑記真蹟一卷楷
趙子昂詩帖一冊
趙松雪書千字文真蹟一冊
趙松雪行書赤壁二賦一冊
趙松雪墨蹟一卷
趙松雪墨蹟一卷偽
趙文敏泥金書孝經一卷摹
趙文敏書洛禊真蹟一卷偽
趙承旨真蹟一卷偽
趙善扛書金剛經塔一軸
趙秉冲書散氏盤銘釋文一冊
趙秉冲書王勃九成宮頌序一冊
趙秉冲書一冊
趙肅書母衛宜人墓誌一卷
趙雍草書千字文一冊偽
趙用賢趙士春姚希孟尺牘一冊
虞世南臨蘭亭帖一卷
虞蔭溥書瑤圃先春一冊小楷

管道昇書孝經一卷

管道昇妙法蓮華經普門品一冊

綿恩書御製詩一冊 小楷

綿寧羅圖衍慶詩一冊

綿寧書御製詠二十四氣詩一冊

綿寧書御題董誥冊頁一冊

綿寧等隨言儷藻字冊一冊

綿寧書壽〇長春字冊一冊

劉麟詩翰一冊 行楷

劉墉書入法界體性經一冊

劉墉書清愛堂石刻八冊

劉墉臨帖一冊

劉墉書御製詩二冊

劉統勳書蘇軾詩一軸 草

劉統勳書劉言史詩一軸 行楷

劉權之經筵御論一冊

劉權之書御製春詠三十首一冊

劉權之書乾瑞坤倪一冊

蔣衡書十三經辟雍序一冊

蔣溥書裴迪輞川雜詠一軸
 蔣廷錫書畫合璧一冊
 蔣枚鈺書訓昭熙續一冊 楷
 潘祖蔭等書橫匾六方
 勵宗萬書京城古蹟考一卷
 勵宗萬臨趙孟頫草書千字文一小卷
 勵宗萬書古風十五首一小卷
 勵杜納書七言律詩一軸 行楷
 鮮于樞前赤壁一冊 偽
 鮮于樞自書透光古鏡歌一冊 摹
 鮮于樞行草真蹟一卷
 鮮于樞大書二十字一軸 偽
 鮮于太常法書一卷
 錢陳羣論書四種一冊 行草
 錢陳羣書御製門鹿賦一冊
 錢陳羣書金剛般若波羅密經一冊
 錢陳羣書御製祈雨文一冊
 錢陳羣書御製頌和恩賜詩一冊
 錢陳羣書御製避暑山莊詩二冊

錢陳羣書恩賜詩一卷

錢陳羣書御製恩賜詩一卷

錢維城臨蘇軾金剛經一冊

錢維城九里松詩一小卷

錢維城臨蘇軾書一冊

錢惟善江月松風集藁一冊

錢汝誠臨元人帖一冊

錢舜舉書西湖吟趣一卷 偽

歐陽詢楷書洛神賦一卷 偽

歐陽修鳴蟬賦一卷 偽

歐陽文忠公集古錄跋一卷

薛紹彭臨蘭亭序一卷 偽

薛紹彭雜書一卷

閻立本蕭翼賺蘭亭真蹟一卷

戴衢亨節臨孫虔禮書譜手卷一卷

戴衢亨金書無量壽佛金塔一軸

戴衢亨書經筵御論一冊

戴均元書御製經筵論二冊 楷

戴均元書弘仁寺記二冊 楷書

戴潤書中堂一軸

邊武千文一冊

顏真卿爭坐位帖一卷 摹

顏真卿祭姪文藁一紙

顏魯公古柏行一卷

饒字朴書一軸

饒介書五言古詩一卷 草書

關九思仿王蒙筆意一軸

韓鐸書恩義宣昭一冊

懷素千字文真蹟一卷 摹

懷素千字文一冊

懷素自敘帖一卷 摹

懷素自序真蹟一卷

懷仁集聖教序一卷

釋仲仁書金剛經塔一軸 小楷

僧智萼書金光明經塔一軸

僧超撰書壽量頌一軸

覺羅桂芳書御製息訟安民論一冊

覺羅桂芳臨蘇軾郊祀慶成詩一冊

羅飯牛行書橫披一捲

蘇軾書歸去來辭真蹟一卷

蘇軾後杞菊賦一卷

蘇軾書前赤壁賦一卷

蘇軾書養生論真蹟一冊

蘇軾書漁父辭一卷偽

蘇軾凌虛臺記一冊

蘇軾獨樂園詩一卷摹

蘇軾書陶詩一卷

蘇軾尺牘一軸

蘇東坡墨蹟一卷偽

蘇東坡墨蹟一卷偽

蘇東坡墨蹟一卷偽

蘇文忠公喜雨亭記一卷偽

蘇文忠公種橘帖真蹟一軸

蘇文忠公墨蹟一卷偽

蘇端明仙人篇真蹟一卷偽

蘇端明法書一卷偽

顧廷綸跋一捲

觀採御製讀書效朱子體一軸

(補)杜度草書一卷 摹

(補)小李將軍真蹟一卷 搨

(補)大癡道人真蹟一卷 偽

三 書家混合作品

宋賢書翰一冊 蔡襄蘇軾等

宋賢遺翰一冊 王巖叟朱熹陸游等

宋諸名家墨寶一冊 杜世昌范希文歐陽修等

宋十二名家法書一冊 蘇軾蔡襄等

宋人法書四冊 宋徽宗李宗諤葉清臣等

蔡蘇黃米四家書一冊

宋四家真跡一冊 蘇軾黃庭堅袁立儒米芾

宋四家法書一冊 蔡襄蘇軾黃庭堅米芾

宋四家書卷一卷 蘇軾黃庭堅米芾蔡襄

宋四家集冊一冊 蘇軾黃庭堅米芾蔡襄

三宋賢殘牘一冊 蘇軾薛紹彭程元鳳

宋人雜書一冊 李彥直秦觀元稹等

清宮搜藏法書題名

- 宋人殘牘一冊 徐鉉蘇軾米芾等
蘇軾一門法書一冊
元人翰墨一冊 柯九思甫里陵復之等
元人翰墨一冊 趙孟頫陶宗儀楊維禎等
元人詩翰一冊 鮮于樞趙孟頫等
元名家尺牘一冊 歐陽玄管道昇趙雍趙仲穆等
元人集錦一卷 趙孟頫管道昇梅花道人等
元人書法一冊 鮮于樞倪瓚柯九思
元人雜書一卷 康里夔揚中弘袁桷虞集等
趙孟頫鮮于樞墨跡合冊一冊
趙孟頫等尺牘書一冊
趙氏一門法書一冊 趙孟頫等
宋元墨寶一冊 佛印趙孟頫等
宋元寶翰一冊 黃庭堅趙孟頫等
宋元四家書六冊 成大趙孟頫歐陽玄等
明人詩翰六冊 吳彭顧濬陳沂蘇等
明人詩翰一冊 王逢元等
明賢翰墨一冊 陸應倫羅洪先等

明賢翰墨一册 蔣廷黻凌宴如等
 明賢翰墨一册 王寵董其昌等
 明賢翰墨一册 王達祝允明范允臨等
 明賢翰墨一册 祝允明等(摹)
 明賢翰墨一册 文震孟文三橋張弼等
 明賢翰墨一册 文徵明文璧等
 明人翰墨一册 曾榮朱希周文徵明董其昌等
 明人翰墨一册 祝允明李英玉王寵張寰等
 明賢墨妙一册 米萬鍾胡介周穎蔣克顯曹泰然等
 名賢翰墨一册 曾榮姚廣孝楊守陳等
 名人墨蹟十册 祝允明高弘緒蔣文藻等
 名人墨蹟十册 沈周文彭祝允明等
 明人書冊一册 董其昌莫如忠文震孟等
 明人賤賸一册 黃姬等
 明人尺牘二册 董其昌張東海林潯等
 明人尺牘五册 文震孟文震亨吳夢陽等
 明人尺牘一册 莫如忠莫是龍徐渭周天球等
 明人尺牘一册 羅濟先訥信王守信等
 明人尺牘一册 劉魁詹景鳳周天球等

- 明人尺牘二冊 陳元素陳元凱馮開之等
名人尺牘一冊 鍾鼎臣陸燾馬龍等
歷朝名人雜書一冊 金德瑛錢陳羣梁詩正魏保等
名臣雜著一冊 戴錫金德瑛梁詩正等
明長洲文氏尺牘一冊 文徵明文彭文嘉等
明人便面一冊 祝毅山王寵項元忬王穀祥黃姬水等
明人便面書冊一冊 許光祚申時行王錫爵等
明五家寒山寺募緣疏真蹟一卷
元明清書箋譜雜文一冊 夏銜馮如心趙儀等
元明書翰十六冊 孫鼎金聲吳甘來等
元明書翰二十冊 廖平吳旌昌仇英等
元明書翰二十冊 莫雲卿周大球王遠等
元明書翰一冊 趙孟頫周之苞童其昌等
元明人詞翰一卷 趙孟頫張壽姚樞等

四 無姓名作品

- 唐臨王羲之東方朔像讚一卷
唐人書瑜珈師地論一冊

- 唐人書佛說廣博嚴淨不退轉輪經一卷
 唐人月儀帖一册
 宋人摹褚一册
 宋石武定禊帖趙氏藏三卷
 宋刊金剛經塔一軸
 宋拓大觀帖十册
 宋楊夫子廟堂碑一册
 宋拓道因法師碑一册
 元人遺墨一册有名無姓
 元人節書曲禮四語一軸草
 元人臨漢晉各帖一册
 元刊佛說阿彌陀經塔一軸楷
 元人書金剛經塔一軸
 元人書全部法華經塔一軸
 明人書妙法蓮華經塔一軸
 明人書妙法蓮華觀世音菩薩普門品一册
 明人書大陀羅尼經一函七册
 明人書金剛經字塔一軸
 明人書金剛塔一軸

- 明人書法華經塔一軸
諸葛亮出師表一冊
無名氏書二冊
泥金書金剛塔二幅
泥金紙寫金剛經塔一軸
墨拓金剛經塔一卷
金剛經一冊
金剛經一小冊
金剛經一冊
泥金妙法蓮花經七冊
彌陀佛經一冊
多心經一冊
寫本無量壽佛長生經一冊
佛說觀無量壽佛經一冊
佛說無量壽佛經一冊 楷
無量壽佛陀羅尼經一冊
岳麓寺碑帖二冊
蟬離詩帖一冊
避暑山莊法帖五冊

穆書巖帖二十册
積書巖帖十册
穆書巖帖墨跡十册
草訣歌一册
女史箴册頁一册
四朝選藻四册
聖製萬方安和詩一册
開元鵝鵠頌一卷
芳敷綺序一册 董誥繪
宗典數言一册
譯古怡情一册
萬壽字四册 篆
金箋壽字册頁一册
壽字中堂一件附鄭沅字聯一付
「宜春」「延年」中堂二幅
福字中堂一幅

臨池偶識

洪蘭友

余自束髮受書，卽好習字。晴窗淨几，握管臨池，漢魏晉唐；名碑舊榻，如與古賢相晤對，偶有一二心得處，輒欣然色喜，此中樂趣，惟會心者知之。長而從政，雖勞形案牘，顧未嘗廢臨池之功，非勤也，蓋樂此乃不疲耳。塵勞汨汨，四十之年，忽焉已過，書雖未進，而其甘苦有可得而言者。拉雜述之，忘其鄙陋，明識之士，幸垂教焉。

習書之時，寧靜純一，屏彼碑版，手摹其蹟，意誠心正，以求其形神俱似，此不僅有進於藝事，抑且近於道矣。一窗晴日寫黃庭，其有益於身心，豈淺鮮哉。

書與詩詞繪畫音樂雕刻等並列藝苑，爲我國藝術之特色。蓋我國之單體字，每字獨立，則有其結構，合之爲文，則有其章法，與外國字之數字母拼音而成者，性質迥異。故外國字僅足爲符號，習之精者，亦不過技巧純熟而已。非若中國字之能立書法一門，有高深之境界，有無窮之變化，能卓然以名家供他人之欣賞也。

庖犧氏觀象於天，觀瀟於地，視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而作八卦，是爲文字之始。黃帝之史蒼頡，見鳥獸蹏迹之迹，知文理可別，初造書契，乃具文字之形，周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李斯復省改之，而作小篆，於是我國之文字遂大備矣。其後變爲隸，再變爲八分，再變爲草、爲真、爲行，文字之爲用愈繁，而文字之形體亦愈趨簡便矣。學者於書法之沿革，應尋其源流，以明古人造字之用心，而察其變化之跡。由真草以上溯篆隸，研求古籀，則不僅可使藝術入於高深，且足爲詁經考史之資。余向主張加重中小學書法課程，使學生於習字時，兼明訓詁之義，藉以培成其學問之根柢，斯一舉而兩得之矣。

昔人論書之作甚多，其著者有晉衛恆散錄書法，梁庾肩吾書品，唐張懷瓘書斷，孫過庭書譜，宋米芾書史，清馮武書法正傳，包世臣藝舟雙楫，康有為廣藝舟雙楫等書，或述書法，或論書家，皆有精深之研究獨到之見解。吾人果思深造於斯藝，對於此類書籍，宜廣蒐羅，隨時觀覽，一以採古人之高論，一以考藝苑之歷史，如習軍事，臨池爲術科，而此爲學術也。兩科並進，乃能融會貫通，日臻道上。

臨摹石碑名帖，爲習書之途徑。歷代書家，固無不從模仿前人入手。蓋一碑一帖之流傳後世，供人研求，必有不朽之價值。後人取其成法，日夕觀摩，始得乎心，繼應於手，終乃有成，是與其他藝事學習之進程，誠無以異。惟欲期大成，貴能變化，若僅求其逼似古人，是汨沒自我之靈性，泯滅自我之創造力也。書苑菁華存云：「凡書通則變，歐變右軍體，柳變歐陽體，至於顏真卿等，並是書中得仙手，其得法後自變其體，若執法不變，號曰奴書」。夫人之不甘爲奴，入之情也，獨於書法而願爲古人之奴乎？今之書人，往往以書習某家，書似某碑某帖，自詡於衆，卽真似矣，與某碑某帖相同矣，亦不過習書過程中之初步成就耳，未竟臨池之全功也。學者固不應妄自誇大，然亦不必過自菲薄，而自限於奴書之境。

始則由簡而繁，繼則由博反約，此乃一般爲學之方，習書之道，自亦不能外是。故吾人首應於古之書家中取其一家，於一家中取數一碑一帖，悉心研究之，臨摹之，雙鉤之，熟讀其文而默臨之，以習其用筆之法，結構之法，分布之法，則基礎立矣。然後廣收同一家書之作品而模仿之，以稍擴其範疇，更進而求歷代之名碑佳帖博覽之，取其類似平日所習者兼臨之，各撫數十遍，於是諸家之長，均能領悟其大概，再以諸家之長，彙納我之所素習，則其意味自能漸見深厚，而變化之境，亦於是乎開矣。彼規規於一家一體者，所成就者小，絕不能由古人中蜕化以自立也。當吾人博涉諸家之時，用筆之法，誠不免蕪雜，苟一旦豁然貫通，自能掃蕪紛歧，蕪乎大醇，以入於由博反約之境地。

臨池之時，筆墨紙三者爲其工具，而用之者爲我之心與手，心卽意也。意匠經營，以手運之，使筆墨紙均

能爲我所用，書時已覺快意。迨書成自視，筆墨紙三者鎔爲一體，而能充分表現我之意趣，其樂更非言語所可形容。惟此種境界，非技巧純熟，絕難達到。非然者，往往手不從心，筆不從手，墨不從筆，紙不從墨，在在爲工具所扞格，不能自由，意雖甚巧，書則甚拙，已亦不愜，況他人乎。至工具之善用，技巧之純熟，初非難事，要在功夫達到而已。功夫者，時間之効用也。果能專心致力，精勤不懈，以時間之功夫，取得心、手、用筆、墨、紙之功夫。必能達所欲達之境。所謂「折釵股」、「屋漏痕」，亦皆屬功夫之至者耳。胡乎此理。舉一反三，爲學之道。不外是已。

字之構造，無非由橫、豎、撇、捺、點、鈎等筆劃相集而成。顧其主要者。唯橫與豎而已。其他筆劃，可視爲橫或豎之伸縮傾斜，均由橫、豎變化而生者也，是以習書者，必先自橫平豎直始。橫果能平豎果能直。則體幹已堅立不拔矣。如造屋然，梁柱既成，屋基已穩，加椽布瓦，其餘事耳，世之未究橫平豎直之功，而祇求外表之美者，書成懸之，必苦力弱，俗所謂「站不住」者。職是故耳。

筆劃之鍛鍊，應力求健實，所謂萬毫齊着紙，是求健實之訣，衛夫人筆陣圖云：「善筆力者多骨，不善筆力者多肉」。又云：「多骨微肉。謂之筋書」。徐浩論書云：「初學之際，宜先筋骨，筋骨不立，肉何所附」。是亦講求筆劃健實之至理也。初學書者，須知把握其筆，不可使之偏鋪紙上，多肉無骨，致無力量。迨用力既勤，筆隨意使，橫豎之力，可以平衡，則又指揮如意，不斤斤於肥瘦之間矣。

執筆之法，古人論之詳矣，要以「指實掌虛」四字最爲扼要。蓋指實則有力，掌虛則力活。筆毫有彈性，若指不實，則彈性無控制，指掌皆實，則彈性之効用不生。東坡論書詩有「剛健含婀娜」之句，是盡彈性之能事矣。故凡筆意生動，墨色鮮活而無板滯之跡者，皆知指實掌虛之法而善用筆毫之彈性者也。

懸腕懸肘，爲書家慣用之法，其理可以儀器中圓規之作用例之。用器畫以圓規之伸縮，改變所繪圓形之大小，懸腕或懸肘，亦視字之大小以爲準也。蠅頭小字，以腕爲支點，自不必懸，方寸之字，以肘爲支點，即須

懸腕，再大則以臂爲支點，則須懸肘。若榜書之字，大且逾尺，立而書之，其支點則在足矣，又豈僅懸肘所能供其迴旋者歟？知此理者，可以隨時練習，以爲臨池揮酒之用。

書法始於筆劃，筆劃既工，應研究一字之結體，結體之講求，應先認定一字之中心，中心確定，則每筆之向背趨避均有所準。而不至於零亂。結體既精，則須進研章法，卽所謂分行布白是也。臨書之時，相紙運筆，使各字相互間發生聯繫，更使各行相互間發生聯繫，虛實相間，一氣呵成，則章法自然入妙矣。

書家逸事

黃山谷稱東坡書為換羊書

黃山谷戲東坡曰：「昔王右軍書爲換鵝字，近日韓宗儒得公一帖於姑帥姚麟家，換羊肉數斤，可名曰換羊書。」蘇在翰苑，一日以生辰製饌紛冗，宗儒作東以圖報書，來人督索甚急，蘇笑曰：「傳語本官今日斷屠。」（見明曹憲之吾華錄）

孫虔禮書譜序註釋

沈子善

唐孫過庭，字虔禮，陳留人。博雅工文詞，得名翰墨間。作草書咄咄逼羲獻，尤妙於用筆，倏拔剛鋒，出於天材，非僅功用積習所致也。善臨摹，往往真處莫辨。其所作書譜序，曾爲宣和御府所收，有上下兩卷，下卷爲執、使、轉、用、擬、察、六篇，亡於南宋。上卷獨存，非特妙於用筆，存右軍之遺規，而文字華美，言簡意賅，啓書學之奧祕，爰加詮釋，藉便初學。

夫自古之善書者，漢魏有鍾張之絕，晉末稱二王之妙。

魏鍾繇，字元常，潁州長社人。學書三十年，未嘗窺戶。其書分三體，一曰「銘石書」（即正書），二曰「章程書」（即八分），三曰「行書」，三體皆善，而行書尤爲世所稱。

漢張芝，字伯英，潁川酒泉人。繼崔瑗，杜度之法，而作今體草書，一筆聯貫而成，不稍隔斷。以書格論，固不及二王，然一筆書成之飛白，實自此創始。

二王指東晉王羲之獻之父子言。羲之字逸少，善草隸，八分飛白章行諸體俱精，自成家法，得千變萬化之神，書林之聖手也。獻之字子敬，羲之第七子，工草隸。

王羲之云：頃尋諸名書，鍾張信爲絕倫，其餘不足觀。可謂鍾張云沒，而羲獻繼之。

羲之推崇鍾張書法，謂鍾張以外無能手，故虔禮乃斷曰、鍾張而後，繼起者，只羲之獻之父子。

又云：吾書比之鍾張，鍾當抗行，或謂過之。張草猶當厲行，然張精熟，池水盡墨，假令寡人耽之若此，未必謝之，此乃推張邁鍾之意也。

抗，對也。敵也。厲，通雁。雁行，謂相次平列如雁飛之行也。邁，過也。張之謂其書法與鍾繇相較，不相上下，或且有過之而無不及。若與張芝一較草法，亦可平行。惟張芝臨池學書，池水盡黑，用力之勤可知，若余（張之自稱）能如此勤於習書，未必落後，其意蓋揚張芝而抑鍾繇也。

考其專擅，雖未果於前規，撫以兼通，故無慚於即事。

擅，長也。果，不改變也。撫，取也。即事，猶言就其事，謂當前之事物也。

張之所專長之書法，雖未盡依前人之規矩，但取古來書法之精華，融會而貫通之，其於藝林之功，實亦不可磨滅。

評者云：彼之四賢，古今特絕，而今不逮古，古質而今妍。夫質以代興，妍因俗易。

質，樸實也。妍，美也。

據評書家言：鍾繇，張芝，王羲之，王獻之，四大書家，乃古今特出之士，但今時（虞禮之時代）書法，遠不如古時。古之書法重樸實，今之書法趨妍美，一代有一代之樸實，一時有一時之俗好。

雖書契之作，適以記言，而淳醜一遷，質文三變，馳騫沿革，物理常然。

書契，指文字言。淳醜，言厚薄也。馳騫，奔走也。

伏羲氏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

此段言文字雖在記載語言，但書法樸實與妍美之一再變化，由簡單之文字，演變至今日之書法，乃物適應有之事。

貴能古不乖時，今不同弊，所謂文質彬彬，然後君子，何必易雕宮於穴處，反玉輅於椎輪者乎。

輅，車輪前橫木也。椎輪，棧車也。詩，小雅，何草不黃：「有棧之車，行彼周道。」

學習書法，重在遵古而無乖於時，趨時而不隨俗生弊，使華美與樸實合度，然後乃有君子之風。吾人固不必舍美盡宮室，而返穴居野處，舍玉製車輪橫木，而用笨重之棧車。

又云：子敬之不及逸少，猶逸少之不及鍾張。意者以爲評得其綱紀，而未詳其始卒也。

此又云二字，指評書家言。歐之書法不如羲之，猶之羲之法不如鍾繇張芝。虔禮之意，以爲此種評論，祇得其大略，未能洞察書法之淵源，故不足稱爲定評。

且元常專工於隸書，伯英尤精於草體，彼之二美，而逸少兼之。

世人粗淺之見，以爲羲之不及鍾繇張芝，豈知鍾繇所長者爲隸書（即真書），張芝所精者爲草書，但羲之則兼有二人之長，故羲之書法，實勝過鍾張也。

擬草則餘真，比真則長草，雖專工小劣，而博涉多優，總其終始，匪無乖互。

精於草者，不擅真。長於真者，不善草。專工之士，難免瑕疵。但博習衆書，便多衆長。

謝安素善尺牘，而輕子敬之書，子敬嘗作佳書與之，謂必存錄，安輒題後答之，甚以爲恨。

晉謝安字安石，善行草，尺牘精善。據虞龢論書表載：「安石善書，不重子敬，子敬每作好書與之，謂必被賞，安輒題後答之」。按此段記載，不符事實。據晉書王羲之傳載：「太元中建太極殿，安欲大令書其榜，爲百世光，卒以難言而不敢逼。」是安石極重大令，又焉得不存錄大令佳書有題後答之之事。况安石長大令二十四歲，爲大令父執，即不存錄其書，又何至深恨耶。

安嘗問敬，卿書何如右軍？答云：故當勝。安云：物論殊不爾。子敬又答：時人那得知。敬雖權以此辭折安所鑒，自稱勝父，不亦過乎。

據晉書王羲之傳載：「……安又問曰：「君書何如君家尊。」答曰：「故當不同。」安曰：「外論不爾。」答曰：「人那得知」。子敬雖如此說法折服謝安，但自稱勝父，未免過分。

且立身揚名，事資尊顯，勝母之里，曾參不入。以子敬之豪翰，紹右軍之筆札，雖復粗傳楷則，實恐未克箕裘。

勝母里名，淮南子：「里名勝母，曾子不入，蓋以名不順也。」且君子立身揚名，志在顯親，曾參以里名勝母，其名不順，尚且不入。子敬書法紹述右軍，雖得粗傳，實亦未能克紹箕裘，更何能輕謗父書。

况乃假託神仙，恥崇家範，以斯成學，熟愈面牆。

據張懷瓘書斷載：一獻之年二十有四，遊名山間，有授其五百七十九字者。初得此書，日習之，未經一週，形容彷彿。

後羲之往都，臨行題壁，子敬密拭除之，輒書易其處，私爲不惡。羲之還見，乃歎曰：吾去時真大醉也，敬乃內慚。是知逸少之比鍾張，則專博斯別，子敬之不
及逸少，無或疑焉。

此段言羲之入都，於行前題壁壁間，子敬密拭除去而以己書代之，私意以爲不惡。及羲之歸，見壁間書法惡劣，不類己書，乃歎醉時書法不佳，子敬聞而大慚。由此以觀，可知羲之書法，與鍾張相較，有尊博之別，而子敬之不效羲之，更彰彰明矣。

接羲之生於晉康帝建元二年（公元三四三年），穆帝永和九年（公元三五三年）蘭亭之會，年方十歲，尙不能識（據宋桑世昌蘭亭考所記如此）。永和十一年（公元三五五年），右軍辭官葬墓，居會稽，是後斷無入都之理。故右軍入都，至遲亦永和十年（公元三五四年），大令年始十一，安得有拭除父書，而別作之事，故所記不可置信。

（未完）

科學書衡

陳公哲

眞書作品給分表

組第	章佈		字構			畫					三項第類別	
	十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章居	規	整	勻	規	剛	溫	四	墨	筆		
	法	格	矩	齊	和	矩	勁	柔	像	色	鋒	規定分數
	5	5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評定分數
名												

行書作品給分表

組第	章佈		字構			畫					三項第類別
	十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章行	大	再度(參差)	穉穢(伸欽)	小	剛	溫	四	墨	筆	
	法	氣	變	變	變	勁	柔	象	色	鋒	規定分數
	5	5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評定分數
名											

古人對於書法作品之評論，向用直覺方法，卷帙浩繁，衆見紛歧，向無共通標準。其以品第評述者，有虞

肩吾之書品，韋續之九品書人論等。皆以個人之成見爲之，雖有其說，難明所以，不適合科學之時代也。

歷朝書體有甲骨、大篆、小篆、隸書、八分、章草六體，列爲古體字；真書、行書、草書三體，列爲今體字。古體與今體字，體用既殊，筆法亦異，固難同時並論。且今日行用者，既爲真行草三體，作品鉅臚，亦以三體爲準。每體復立專表給分，計分三項，十一類。

第一項 點畫

點畫鑑精神，一寸之字，面積爲一百平方分。一點約佔一平方分，一畫約佔十平方分。平均最大以十平方分計，所佔面積既小，用筆落墨，隨點迴鋒，皆於此中爲之，點畫微芒，欲求整潔研美，爲最難之事。其技巧，大部在行而小部在知，行之功夫用筆落墨，在手腕神經系之經驗，乃受長期訓練而成。故估書法功力百分之六十。細分六類，每類最高分數爲十分。

第一類 筆鋒 真書用露鋒，中鋒，迴鋒；行草兼用藏鋒，側鋒。露鋒入筆，以在一百十五度至一百四十五度角間爲佳。

第二類 墨色 墨爲書之形體，要濃而不枯，濕而不流，色澤要烏黑，線條要朗潔爲佳。

第三類 四像 字書基於七十二基本筆畫，基本筆畫基於圓角直弧四像。無四像即無筆法。點頓要合圓，撇捺要合角，橫直要合直，弧弦要合弧。若不圓，不角，不直，不弧，此不是書。行草有借圓代角，借弧代直者，此是例外，所借之圓弧，仍以圓弧方法衡之。

第四類 溫柔 在立體之圓角，圓要溫潤，折斷爲獠犴；角要柔婉，缺陷爲猗獮。

第五類 剛勁 在平面之直弧，直要剛健，彎曲爲軟弱；弧要勁弦，挺直爲生硬。

第六類 規矩或小變 真書不離規矩，點畫筆筆相同爲佳。行草貴於變化，點畫筆筆小變爲佳。改換點畫，謂之小變。

第二項 構字

構字識形貌，一寸之字，面積爲一百平方分。平均八畫之字，約佔一百平方分，所佔面積既大，點畫與點畫之安排較易。真書謹嚴，行書流暢，草書超逸，其技巧，一半在行，一半在知，行之工夫一部份在手腕之經驗，一部份在目之領導；知之經驗，由多臨古人字範，摹倣而得。故估書法功力百分之三十，細分三類，每類最高分數爲十分。

第七類 勻和或穠纖或伸斂 衡真書，點畫以勻和爲佳。衡行書，點畫以穠纖爲佳。衡草書，點畫以伸斂爲佳。

第八類 整齊或角度或參差 衡真書，間格以整齊爲佳。衡行書，間格以角度爲佳。衡草書，間格以參差爲佳。

第九類 規矩或大變 真書不離規矩，結構字字相同爲佳。行草貴變化，結構字字大變爲佳。更易構字，謂之大變。

第三項 佈章

佈章觀陣勢，排字成行，佈行成章，爲作書之最後階段。其技巧，小部在行，大部在知。知之經驗在研究

各家章法而成。普通所用章法，不外數種，故佔功力百分之十，細分二類，每類最高分數為五分。

第十類 居格或行氣 眞書居格，合於格之中央，即合行氣。行草隨行，以在一行之中線爲佳。

第十一類 章法 眞書祇有一種章法。行草有四十餘種，爲求能合其中之一種爲佳。

四、學校

小學，中學，大學各學生，年齡長幼不同，書法比賽，當以同等學校各自比賽方合。

五、分組

小學學童年齡幼稚，按照生理關係，約以兩年爲一進程。故書法教程宜以兩年爲一組方合。即分小學五六年級爲甲組，三四年級爲乙組，一二年級爲丙組。中學學生年齡較大，分高中爲甲組，初中爲乙組。大學學生，多已成年，不分組。

六、給分

每類分數，皆有最高之規定，以不超過規定爲準，無論作品之是否摹仿古人，或表現個性者，因其項類之良劣，皆按照上列之表，逐類給分，再計總分。

七、等第

凡總分相同者，列爲同一等第。如甲善點畫，差於構字；乙善構字，差於點畫；雖優劣各異，而總分相同，本無軒輊。若必欲有所分別，而列爲順序等第者，則用書銘「正大」衡之，再分等第先後可矣。

八、簡表

學校字課，每日給分，或月考給分，欲使學生明瞭字課給分多少，以知良劣及用功途徑，可用字課給分簡表。祇分點畫，構字，佈章三項：點畫規定以

學校字課給分簡表

項目	規定分數	評定分數	佈章	構字	點畫
	60		10	30	

六十分，構字三十分，佈章十分爲最高分數。照表刻一木戳，俾蓋於課卷之上，以便批註分數。

結 論

用科學方法評書，能令社會得一共通標準。書法考試或比賽，審查委員，其組織每在數人以上，可以分工合作。如甲評點畫，乙評構字，丙評章法。若人較多，則每人專評一類，如甲評筆鋒，乙評墨色，丙評四傑等，各有專責，合而共之，可得公平。不使喜歐者多給歐書分數，喜顏者，多給顏書分數。同時被評者亦能明瞭其書較之他人優劣異同之點，而知其用功補救之道，法莫善焉。

書家逸事

鍾繇試兩子飲酒

鍾繇晝寢，二子毓會共偷服散酒，繇時覺，且假寐以觀之。毓拜而後飲，會飲而不拜。既問之，毓曰：「酒以禮成，不敢不拜。」又問會，何以不拜，會曰：「儻本非禮，所以不拜。」（見明曹憲之舌華錄）

論書法與詩畫之因緣（續）

朱錦江

書法與詩畫之因緣，何以如此之深，可以先從下列幾點上來研究。

先從文化背景上看。長江黃河，為中國文化發祥地，等於恆河之於印度。尼羅河之於埃及，所以有人說黃河長江，是中國古代文化的搖籃，但是因了他們，也把中國文化隔成了南北兩截，雖然從六朝以來，南北的界限，漸漸的融合，可是到底文化的基礎，終於奠定了。直到現在，痕迹還是不能盡泯。詩之最早總集，是詩經和楚詞。詩代表北派思想，楚詞代表南派思想。詩的思想現實，楚詞思想玄虛。與詩經相似的哲學，是孔孟，是北派。與楚詞相似的哲學，是老莊，是南派。莊子中人多與楚詞相同，孔孟是經師，老莊是哲人。由詩經路線所演變的文學是散文，所謂詩亡而後春秋作，由楚詞所演變之文學，為山水文字，陶謝之詩。這原是一個粗略的輪廓，可是中國的南北的氣息，可以略見，影響到學術文藝自然有顯著的跡象。書法分南北派別，可得論列者，我們今日所見之書片；三代的書法中，除甲骨文外，金文中就有方筆圓筆的不同，（詳嘉興胡先生書學史緒論）後來北碑南帖，各有特徵，碑多方筆，有嚴峻，雄偉，刻削，茂密，凝重意味，如龍門造像，以及北魏各碑。帖多圓筆，圓筆有雍容，和厚，疏宕，渾穆，天矯的感覺，有愛與樂觀的象徵。王羲之書法，得之於鵝掌撥水，有自然成文之妙。唐代書家張旭，取法公孫大娘舞劍，極迴翔低昂之趣。至於繪畫，最早在形象字上可以見到一斑，銅器上所見之花紋，乃書法與花紋交融而成，多半整齊，凝重，有北方氣味。石刻漢畫中，如武梁詞，孝山堂石刻，作風遒勁，所取史實題材，多北派意味，雖間有山海經中傳說之題材。至南派早期繪畫如何，吾人固無從寓目，但從載籍上可以窺見，一定是玄妙詭譎的南方思想，如楚詞天問中所記楚之先公

先王廟中壁畫，所畫之古代神話，可爲代表。

中國早期繪畫真跡，今日吾人可得寓目者，當推顧愷之女史箴圖，今在英倫，此畫經日本派專家詳加研究，認爲至少爲近於顧愷之時人所摹繪者，作風近南宗。南北派在繪畫上同書法一樣，有凝重與飄逸，現實與虛玄的不同，南北派之分，大概始於中唐，中唐山水畫發達，李思訓父子的金碧山水，工整凝重，爲北派之祖。吳道玄王維以水墨爲主，渾樸淡逸，爲南派之冠。王羲工筆，張璪王洽純宗寫意，松石潑墨，亦屬南宗。承李派者爲趙伯駒李唐。承吳王派者爲王洽，朱銳，再傳范寬，郭熙，米芾，馬夏則介乎二派之間。

水墨之法，最初始於道玄，傳道玄與李思訓同畫嘉陵江山水於大同殿壁，道玄一日而成，思訓累月完功。道玄是水墨爲主的繪畫，所以快，思訓以鈎勒描繪皴點爲主，所以慢。

再從書法及詩畫取材的途徑上看，比如詩多以自然爲對象，董玄宰云：「詩以山水爲境，山川以詩爲境。」自詩騷以來，多詠吟自然，山水文學，以六朝爲最。繪畫以三代而論，多以高山大澤，龍蛇鳥獸爲題材，六朝宗炳創山水畫，顧愷之有霽雪望五老峯爲尤早，（日知錄云：漢遼刻石間有作山水者，是宗王之所本。）宋代黃筌父子以花鳥作主題。中國畫大都以表現自然現象爲高超，如四君子以及松柏之類，都代表一種卓然不羣的思想，繪畫既取象自然，故人物畫發生雖早，却不發達。如上古湯孟夢傳說，圖其狀以求之，漢代人物權威毛延壽等畫宮妃像，演成一段昭君和番的悲劇。究竟人物畫，不及山水花卉發達，因爲山水花卉最適合自然對象，在書法上是取法自然，王羲之書得之於鵝掌撥水，自然成文，張旭草書得之於公孫大娘舞劍之低昂迴翔，既詳上述。鍾繇曾說筆跡者界也，流美者人也，非凡庸所知，見萬象皆類之，點如山頰，滴如雨線，纖如絲毫，輕如雲霧，去者如鳴鳳之遊雲漢，來者如遊女之入花林，此不僅取自然之靜態，兼取其動態矣。李陽冰所謂於天地山川得其方圓流峙之形，於日月星辰，得其經緯昭回之度。近取諸身，遠取諸物，幽至於鬼神之情狀，細至喜怒哀慘，莫不畢載。孫過庭云：觀夫懸針垂露之異，奔雷墜石之奇，鴻飛獸駭之姿，鸞舞蛇驚之態，絕岸頽

峯之勢，臨危據槁之形，或重如崩雲，或輕如蟬翼，導之則泉注，頓之則山安，纖纖乎似初月之出天涯，落落乎猶衆星之列河漢，是書法更具有神妙之跡象矣。

雷簡夫云，余偶晝臥，聞江漲濤聲，想其波濤翻翻，迅駛掀擻，高下蹙逐奔去之狀，無物可以寄其情，遣越作書，則心中之想，盡在筆下矣。不過書法的神韻，是抽象的表現，不似詩畫有俱像可指陳，可欣賞，微妙跡象，非得書法三昧者，不能領會。

次再從技巧上看，技巧可以分作氣韻用筆結構三層來看，書法的氣韻，較詩畫尤難了解。謝赫六法，首標氣韻。

氣韻本難了解，明唐志契繪事微言，氣有筆氣，墨氣，色氣，而又有氣勢，氣度，氣機，此間即謂之韻。唐張彥遠歷代名畫記，古之畫或遺其形似，而尚其氣韻，以形似之外求其畫，此難與俗人言也。今之畫惟得形似，而氣韻不生，以氣韻求其畫而形似在其間矣。東坡云論畫以形似，見與兒童鄰。董香光云，氣韻固屬生知，然亦有學得處，讀萬卷書，行萬里路，胸中洗去塵俗，自然可到。甌香館畫跋云，神機所到，不事遲迴顧慮者。以其出於天也。芥舟學畫論云，能使山氣欲動，青天中風雨變化，氣韻藏于筆墨，都成氣韻，簡言之，即韻律耳。一幅畫運用筆墨，能濃淡參停，深淺有致，自有一種氣韻感覺。

詩有氣韻，較易了解，畫有氣韻，較難明白。色調和諧，爲氣韻初步。畫的氣韻，細於音樂之旋律，轉折頓錯，上下呼應。平常我們批評一幅書法，首先看寫得是否貫氣，要全部看來好，不在一字一筆上計較。

(待續)

書學格言

褚嘉

序言

民國二十二年冬，予草書學，選書學格言百餘則，約萬言，附於後，意在取其簡要，不以賻博爲貴也。二十六年夏，成愚齋書話一卷，以伸予說，終以爲譾陋，未足以登大雅之堂也。三十年秋，編書學史，引用書目，計五百餘種，所見歷代書家之名言較多，遂有不厭求詳。廣爲哀輯之意。今年秋，以一月之餘暇成之，約得五萬言，上自漢魏，下迄清末，於書學之微言精義，網羅殆盡，分爲執筆、臨書、運筆、結構、文具、雜事六類，昔張彥遠撰歷代名畫記及法書要錄，自云得此二書，則書畫之事畢矣。法書要錄，所錄至唐代止，本書則直至清末，庶幾可補其不足矣。然以輪扁之說，則此亦書家之糟粕耳。以武穆之說，則運用之妙，在乎一心，雖多奚爲，是予此舉，得不泰多事乎？雖然，書學之妙悟，固有不能以語言文字形容者，顧妙悟又何從來乎？孔子讀易，至於韋編三絕，古人謀元帥，必曰說禮樂而敦詩書。杜子美論詩，亦云，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則知輪扁武穆亦從積學中來也。不學者能有是說乎？是編學書者以爲津逮，熟讀深思，挹其精華，棄其糟粕，神而明之，亦不難與古人爭一席之地也。此予輯是書之旨也。

執筆

(一)

真書去筆頭一寸二分，行書去筆頭二寸一分。（衛夫人執筆法）

(二)

大凡學書，指欲實，掌欲虛，管欲直，心欲圓。又曰，腕豎則鋒正，鋒正則四面勢全。次實指，指實則筋均平，次虛掌，掌虛則運用便易。（馮簡綠云：「管直則心圓」）（唐太宗論執筆法）

(三)

虛拳直腕，指齊掌虛。（歐陽詢書法）

(四)

筆長不過六寸，提管不過三寸；一真、二行、三草，指實拳虛。（虞世南筆髓）

(五)

置筆於太指中節前，居動靜之際，以兩指齊中指，兼助爲力。指自然實，掌自然虛，雖執之使齊，必須用之自在。今人皆置筆當大指節，礙於轉動，而指寒掌，絕其勢力。况執之愈急，則愈滯不通，縱用之規矩，無以施爲也。（徐灃筆法）

(六)

執筆亦有法，若執筆淺而堅，掣打勁利，掣三寸而一寸著紙，勢有餘矣。若執筆輕而束，筆三寸而一寸著紙，勢已盡矣，其故何也？筆在指端，則掌虛，運用適意，騰躍頓挫，生氣在焉。筆居半則掌實，如樞不能轉，豈能自由？既不能轉運迴旋，乃成稜角，筆既死矣，寧望字之生動乎？（張懷瓘執筆法）

(七)

盧肇謂林韞曰：「予謂我書，但求其力耳。殊不知用筆之方，不在於力，筆死矣！虛掌實指，指不入掌，東西上下，何所關焉！常人云：永字八法，乃點畫爾。」拘於一字，何異守株？翰林蔡經云：「筆貴遠左，書

尙遲澀。「此君臣之道也。大凡點畫不拘拘長短遠近，但勿遏其勢，俾令筋脈相連，意在筆前，然後作字。若平直相似，狀如算子，此乃畫耳，非書法也！吾昔教韓吏部，其法曰撥鐙，今將授子，勿妄傳！推搯搯曳是也。訣盡於此，子其旨而味乎？韞加以羅戎事，筆硯多亡，終不能窮其妙，敢復傳於智者。」（林韞撥鐙法）

(八)

元章告伯修父子曰：「以腕着紙，則筆端有指力無臂力也。」曰：「提筆亦可作小楷乎？」元章笑顧小史，索紙書其所進黼展表，筆畫端謹，字如蠅頭，而位置規矩，一如大字。伯修父子，相顧歎服，因請其法。元章曰：「此無他，自今以後，每作書時，無一字不提筆，久之自熟矣。」（米芾提筆法）

(九)

世人多寫大字時，用力提筆，字愈無筋骨神氣，作圓筆頭如蒸餅，大可鄙笑。要須如小字，鋒勢備全，都無刻意做作乃佳。（米芾海岳名言）

(十)

大要執之欲緊，運之欲活，不可以指運筆，當以腕運筆。執之在手，手不主運，運之在腕，腕不主執。（姜夔續書譜）

(十一)

撥鐙法，李後主得之陸希聲，希聲所傳於晉光者止五字，後主更益二字曰導送，謂之七字訣。

擗，大指骨上節下端用力，欲直如提千鈞。

壓，捺食指著中節旁。

鉤，中指著指尖，鉤筆令下。

揭，名指著爪肉之際，揭筆令向上。

抵，名指揭筆，中指抵住。

導，小指引名指過右。

送，小指送名指過左。

右名撥鐙法，撥者，筆管著中指名指尖，令圓活易轉動也。鐙即馬鐙，筆管直，則虎口閒空如馬鐙也，足踏馬鐙淺，則易出入；手執筆管淺，即易撥動也。五指法。

枕腕，以左手枕右手腕而書之。

提腕，肘腕著案而虛提手腕而書之。

懸腕，懸著空中而書之，最有力。

枕腕以書小字，提腕以書中字，懸腕以書大字。行草即須懸腕，懸腕則筆勢無限，否則拘而難運。今代惟鮮于即中善懸腕書，問之，輒瞑目伸臂曰：「膽！膽！膽！」上腕法。

撮管，以撥鐙指法撮管頭，大字草書宜用，書壁尤宜。

撮管，以五指小指倒垂執管，撥三指攢之，就地書大幅屏障。

捻管，以大指與中三指，捻管頭書之。側立案左，書長幅鈞字。

握管，四指中指節握管，沈著有力，書詰勅榜疏，右變法。（陳繹曾翰林要訣）

（十一）

夫善執筆則八體具，不善執筆則八體廢。

寸以內法在指掌，寸以外法兼肘腕。掌指法之常也，肘腕法之變也。魏晉間帖，掌指書也。（鄭杓衍極）

（十二）

古文籀隸，同源而殊流。篆直分側，用二而理一。自其殊者而觀之，則古文而籀，籀而隸，若不可相入。

自其一者而觀之，則直筆圓，側筆方，用法異，而執筆初無異也。其所以異者，遣筆用鋒之差變耳。

大抵筆直故圓，圓故長，長必瘦。側必匾，匾故方，方必肥。瘦硬易寫，肥硬難工。直筆難於肥，側筆難於瘦，其要在於變通之。若夫執筆，則不可不直也。

古人學書，皆用直筆；王次仲等造八分，始有側筆。然隸書間用直筆者有之矣，未有古文籀篆而用側筆者也。

臨池法曰：「用筆之法，以大指擲，中指斂，第二指抽，名指令掌心，虛如握卵。名指拒中指，小指拒名指，須用大指初節外置筆，令轉動自在。掌指自寸以往，則勢局矣。遂有覆腕懸腕運腕運臂之作。至於頽仰步武之間，隨宜制變，莫不各有當然之理，故有常法焉，有變法焉。常，經也；變，權也；審於反經合經之權，則知變矣。」（劉有定釋衍極）

（十四）

今書之美自鍾王，其功在執筆用筆。執筆之法，虛圓正緊，又曰：淺而堅，謂撥鐙令其和暢，勿使拘掣。真書去毫端二寸，行三寸，草四寸，掣三分而一分著紙，勢則有餘；掣一分而三分著紙，勢則不足，此其要也。

擷捺鉤揭抵拒導送，指法亦備。其曰擷者，大指常微側，以甲肉際當管旁則善。而又曰：力以中駐，中筆之法。中指主鉤，用筆全在於是。

又有扳管法，食指拄上甚正而奇健。撮管法，撮聚管端，草書便於提筆法，提掣其筆，書宜，此執筆之功也。（解縉春雨雜述論學書法）

（十五）

雙鉤懸腕者，食指中指圓曲如鉤，與拇指相齊，而撮管於指尖，則執筆挺直。大字運上腕，少字運下腕，

不使肉親於紙，則運筆如飛。讓左側右者，左肘讓而居外，右手側而過中，使筆管與鼻準相對，則行間直下而無敲曲之患。虛掌實指者，指不實則顛掣而無力，掌不虛則窒礙而無勢。妙在無名指得力，三指齊撮於上，而第四指抵於管下。

指實臂懸，筆有全力，撇切頓挫，書必入木。

書有筋骨血肉，筋生於腕，腕能懸，則筋脈相連而有勢，指能實，則骨體堅定而不弱。（學坊書訣）

（十六）

學書之法，在乎一心，心能轉腕，手能轉筆。大要執筆欲緊，運筆欲活；手不主運，而以腕運，腕雖主運，而以心運。右軍曰：意在筆先，此法言也。

真書握法近筆頭一寸，行書寬縱，宜稍遠，可離二寸，草書流逸，執宜更遠，可離三寸，筆在指端，掌虛容卵，要知把握亦無定法，熟則巧生。又須拙多於巧，而後真巧生焉。但忌實掌，掌實則不能轉動自由，務求筆力從腕中來。筆頭令剛勁，手腕令輕便，點畫波掠，騰躍頓挫，無往不宜。

腕豎則鋒正，正則四面鋒全，常想筆鋒在畫中，則右左逢原，靜燥俱稱。學字既成，猶養於心，令無俗氣，而藏鋒漸熟。藏鋒之法，全在握筆勿深，深者掌實之謂也，譬之足踏馬鐙，淺則易出入，執筆亦如之。

（宋曹書法約言）

（十七）

執筆之法，虛掌實指，指實則掌自然虛。

死指活腕，書家無等等咒也。指死則筆直，腕活則字靈。

蠅頭楷，用大筆提空寫，勢力開展。（姚孟起字學憶參）

（十八）

捻管與筆鋒須分解，柳云：心正則筆正，原是譏諷之辭，今人用秃筆爲藏鋒，又以捻管正爲中鋒膠矣！予學歐虞諸碑，始信徐常侍書對日照之，中有黑線之語。蓋中鋒有弱管正時而鋒散者，有擗管稍偏而筆鋒中正者。管之刻印刀法，有切刀衝刀之別。至舊論擗管欲直，爲初學要言，未嘗指精熟神妙，無所不可境界。（蔣驥續書法論）

（十九）

腕豎則鋒正，鋒正則四面勢全，次實指，指實則筋力均平。次虛掌，掌虛則運用便易。五指齊力而肘腕助之。指之執管宜淺，易於轉運，若直筆當指節彎處，則礙運動。

真書執筆宜近頭，行書稍遠，草書宜更遠。

執筆須堅，運筆須疾，筆法須活。（蔣和書法正宗）

（二十）

是故書成於筆，筆運於指，指運於腕，腕運於肘，肘運於肩。肩也，肘也，腕也，指也，皆運於右體者也。而右體則運於左體，左右體者，體之運於上者也，而上體則運於下體，下者，兩足也。兩足著地，拇踵下鈞，如履之有齒，以刻於地者，然此謂下體之實也。下體實矣，而後能運上體之虛。然上體亦有實焉者，實其左體也。左體凝然據几，與下貳相屬焉。由是以三體之實，而運其右一體之虛。而於是右一體者，乃至虛而至實者也。夫然後以肩運肘，由肘而腕而指，皆各以其至實而運其至虛。虛者，其形也；實者，其精也。其精也者，三體之實之所融於至虛之中者也。乃至指之虛者又實焉，古老傳授所謂擗破管也。擗破管矣，指實矣，虛者惟在於筆矣。雖然筆也，而顧獨屬於虛乎？惟其實也，故力透乎紙之背；惟其虛也，故精浮乎紙之上。其妙也，如行地者之絕跡；其神也，如馮虛御風，無行地而已矣。（程瑤田書勢）

（未完）

張祝秋先生傳

王東培

先生諱金鑑。字祝秋。亦號咒秋。江寧縣學附貢生。篤實沈潛。劬于學。寡交游。余之相識。始于論篆書。始於益友顧紹劬介紹之。先生致力篆書。精研鄒氏學。爲同里童志鏊敦甫先生高足弟子。童先生專學顏伯者，端飭整潔，不肯任意，一洗騷悍習俗。是後學矩矱。先生從之游，殫見洽聞，孜孜不少懈。深究小篆之原，導始于史籀。籀文已視古文爲繁。多偏旁。好重疊。而有時簡略。或省。或假借。周氏中興。文事具備。承先啓後，籀實轉樞。覃思廣博，甄識益密。乃由斯篆，進而上窮。力撫古篆籀石鼓散盤無專統盤。緒善拓本。偶有所得。不惜物力。必多藏弄。朝乾夕惕。如李少溫寢處碧落。風致殊異。此先生作篆六十年之經驗。余能詳略之。亦工畫蘭。以其篆筆。縱橫揮闔。勁氣溫溫。特不常作。余曾獲其不介意畫蘭一紙。與其日課摹石鼓文。合裝成幅。偶來山館見之曰。是誰畫。但不諳時史。已而駭然。早歲一遊海外。以諸生議敘離尹。性弗喜。棄歸。甘老脈望。倭亂作。出避皖南。展轉入蜀。與余未嘗不相見。曰。國難。無家不足惜。賊平。生還尤幸耳。不然。其無死所乎。余爲之惻然。未幾以老病捐館。春秋七十有六。權葬渝之南岸。子寅績學早卒。辰大學生。事君克孝。戊寅之冬。余自渝遷江津。猶時注先生起居。不知遽逝。蹊之久乃知。先生有不朽在。歲寒松柏。志節彌堅。尤可傳。將以告惇史焉。

談陳仲甫先生書法

葛康素

居白麟時，祖母每談先父友陳仲甫先生，故余幼齡即熟知陳先生。余早年喪父，是以先父友余尤敬之。後余居外家鐵硯山房東樓，其間有三木櫃，藏先外祖及舅氏與友人往還書信，暇時輒取讀之。其中如曾國藩先賢手札，端楷書成；曼殊和尚短箋，字頗娟秀；均堪鑑賞。然較夥者乃陳仲甫先生書信也。先生作書，文筆跌宕痛快，字跡亦瀟灑生姿。每於深夜，置濃茶一壺，挑燈閱之，趣味無既也。

二十七年春，倭寇進逼皖城，遂與五兄乘舟西上，抵漢口，聞陳先生亦在此間，特於某夜往訪。時先生居小樓，室中空寥，僅箱篋數件而已。先生老矣，着布衣，鬚髮斑白，惟精神矍鑠，尙未失少年豪俊之氣，見余驚曰余酷似吾父。聞此語甚悽愴也。是夕，談家鄉事至二鼓始歸旅店。

二十八年秋先生養痾江津，偶爲人書字，然多不經意之作也。時余客寓德感場，終日習書，殆廢寢食。先生嘗書論字三則寄余，茲錄之於後：

一

作隸宜勤學古，始能免俗。

二

疎處可容走馬，密處不使通風；作書作畫，俱宜疎密相間。

三

初學書者，須使粗筆有骨而不癭腫，細筆有肉而不輕挑，然後筆筆有字而小成矣。筆畫拖長宜嚴戒，猶之

長槍大戟，非大力者不能使用也。

先生不經意之作，雖有可置議之處，然此論書三則，於學書之道頗具深見，非特初學者宜識之也。先生爲人書多作草字，信筆揮灑，有精神貫注氣勢磅礴者；有任手鉤勒拖沓筆畫者；一循情之所之。先生不求工不求名之志可謂盡矣。余所見狂草一幅，書余先外祖鄧繼侯公贈曼殊和尚詩：

寥落枯禪一紙書，欹斜淡墨渺愁予；酒家三日秦淮景，何處滄波問曼殊。

用筆遒勁，墨氣盎然，直追古人。又爲余寫屈原哀郢手卷，一筆書成，行路極佳。誠可謂「一點成一字之規，一字乃終篇之準」也。又贈余兄小幅，自書贈友人詩：

何處鄉關感亂離，蜀江如几好棲遲；相逢鬢髮垂垂老，且喜疎狂性未移。

均有獨到風格；卓犖肆姿，堪稱此老心畫也。

書譜曰：「觀夫懸針垂露之異，奔雷墜石之奇，鴻飛獸駭之姿，鸞舞蛇驚之態，絕岸頽空之勢，臨危據槁之形；或重若崩雲，或輕如蟬翼；導之則泉注，頓之則山安；纖纖乎似初日之出天崖，落落乎猶重星之列河漢；信可謂智巧兼優，心手雙暢，翰不虛動，下必有由。」

先生之草書其氣勢具於此矣，或功力有不到者焉。故稍有「鼓努爲力」之嫌耳。

先生書法以小篆第一。古隸稍次，然求書者難得其篆隸也。就余所見以爲余舅父鄧仲純先生書篆隸最佳。

聯文曰：

我書意造本無法，此老胸中常有詩。

筆姿圓潤，自然之間而不失規矩。先生字有如此純靜者蓋少矣。

三十年前先生在西湖會寄余舅氏詩，頗有個儒風流之格。詩曰：

垂柳飛花村路香，酒旗風緩少年狂；橋頭日繫青驄馬，惆悵當年蕭九娘。

先生以古隸書此詩，渾厚朴質，如漢之瓦當，屈鐵成字，乃先生氣魂高逸，始有此神工，非特手技可致也。又爲余以古隸書「康素字册」。「康素書漢故關憲長韓仁碑」及「字如其人」諸幅，均得如錐畫沙法自然之意也。

不幸先生於三十一年五月二十七日夜逝世於江津鶴山坪。入殮時，余亦在側，舉體柔弱，面目如生。默觀遺容，愴然者久之。

先生靈柩於是年六月二日，安葬於鼎山之麓，碑文「獨秀陳先生之墓」，乃由余五兄書成，並親自鑿刻。書刻均具古法，頗有古姿也。

書家逸事

趙子固落水蘭亭

趙子固常得定武不損本楔帖，乘舟夜泛而歸，行至霽之鼻山，風起舟覆，行李「襖被」皆滄溺無餘。子固方披濕衣立淺水中，手持楔帖。語人曰：「蘭亭在此，餘不足問。」後世因稱之爲落水本蘭亭。（見明曹憲之吾華錄）

書苑鏤錦

游 壽

項羽云：「書足記姓名」。楊子雲謂：「童子雕蟲篆刻，壯夫不爲。」輕躁後生，便引爲口實。獨不觀唐文皇帝，啓拓疆宇，留心翰墨，天下澄清，重幣購求前賢手跡，又平生酷寶王羲之蘭亭序，彌留之際，倦倦不忘，以之陪葬。乃知真英雄，然後見真性情，專心藝苑，必臻天人之趣。彼項氏躁率不終，子雲倉皇投閣，語何可從也。昔蒼顏造書，而泣鬼神。程邈逮獄十年，始成隸法。蔡邕入嵩山學書，得八角垂芒之跡，不食三日，唯大叫喜躍。鍾繇於章誕處，見中郎筆法，捶胸嘔血，發塚搜得，而後甘心。故七齡搦管，掣之不動，迅雷劈柱，書之自如，神至神全也。則知書雖小道，倘不激勵志操，何以致其極。蓋書者心畫也，千載之下，如見面目，神彩意味，在體空骨肉之外。故必積學博通，神悟變化，爲龍爲光。逸少神品，初師茂漪，後北遊名山，多所識見，於焉有老成之態。張旭書顛，擔夫爭道，公孫劍器，悟慣其妙，染毫如有神助。精通書學者，達法則於繩墨之外。利鋒畫沙，有勁險之狀，此語書紳拜受。雖然一藝一學，必精勤習之不厭，精思三十年，白首學其藝，退筆成塚，池水盡墨，素絹寸紙，不有餘棄，窻塵井欄，都可揮洒。至於成否，又必視夫天分。顏之推幼承門業，性又愛耽，而終不能佳，無天分也。乃知上林春花，薄暮餘霞，鮑發絢爛，鴻鶴游天，芙蓉出水，翻動妍鮮。寧取側媚。春蚓繁土，死蛇掛樹，祇足取譏，然則好之者，固當留意終始，勿謂玩物喪志耳。

論書絕句（續）

張宗祥

顏平原

一射能令百馬倒，平原送裴將軍詩原句平原筆力亦如斯，祭文遺墨千回讀，始信東坡是可兒。

故宮所藏平原祭姪文墨跡，閱之可醫學顏者癡悍瀝腫之病，蓋顏出於王，此文大可證實也。

蘇東坡

寒食黃州三謝表，表忠觀記八關齋，烏雲赤壁真公字，肥到楊妃肉亦佳。

黃州寒食詩第一章與三謝極相似，第二章稍爛漫，爲坡翁本色。表忠觀醉翁亭二碑，則皆出自八關齋，其中于字，幾可亂真，蘇之學顏，用力深矣。故宮所藏天際烏雲前後赤壁二賦，爲公自己面目，雖肥尙未息冗。坡翁用剛毫而執筆過低，由此推求，僞者易見。

張南皮

忘却平原專法蘇，筆如臥帚墨如豬，近來祇有南皮老，韻秀神清善學書。

學蘇之病，筆軟墨浮，幾成通弊；惟文襄精神在蘇，而氣韻自足，近世無他人矣。文襄幕中無不學蘇書者，亦無一能似者。

劉諸城

暗將肥筆救涸涸，此老真能學董書，濃墨剛毫復靈腕，渾沌七竅整全無。

石菴相國學董而病其涸涸，故思以肥筆救之，其所作小楷，則純乎董也，一生用紫毫，故墨雖重而無毫外之選，喜寫蠟箋，故筆雖剛而有流動之致，看似澱重，實極巧妙。

王太守

太守風流揮灑餘，欲將放縱攝涸涸，散仙成佛知何日，誤把禪書當道書。

夢樓以放縱之筆法香光，雖有飄逸之致，成佛證果，究隔一塵。

外祖父沈公韻樓

分明面目託諸城，却以精神寄率真，力重骨澆遺墨少，人間誰識老書生。

外祖父諱恕，平生得力於澆歐，以歐作骨而外貌若諸城，見其書者，無不以爲法刻；其實骨力堅挺，無熟地之病也。先嚴在日，專致力於顏家廟多寶塔二碑，蓋承外祖父之訓。予三十歲前亦師魯公；兼臨閣帖，三十之後方易宗北海，外家之澤，至余蓋三代矣。

錢南園

不拘燕尾蠶頭法，却得錐沙扇漏神，若向平原求的派，南園之後更無人。

南園楷書爲多，在季侃同年處，見蔡裳年伯所收一大七言聯獨爲行草，健鶴摩雲，猛獅吼月，得未曾有。南園

倘能天假之年，其所造當不止此。

張得天

天地人中公第一，天機天趣得天然，最難舉世師思白，獨向王家猛着鞭。

得天居士在清初獨忠於藝獻，非習董者所能及。

金壽門

北碑晉隸互相參，側筆平鋒別有妍，自出機杼織雲錦，不能成佛但昇天。

冬心先生之畫首畫竹，繼之以馬，又繼之以佛，皆自出心裁，不宗古法。字雖終其身未變，然亦自出心裁之作；蓋一生書畫，皆求解放不受束縛者。然其入室弟子華秋岳又自成家數，可知古人不肯依傍門戶，人云亦云。非若近世吳昌碩氏之門徒，印則亂鑿，畫則亂塗，書則亂寫，豈當然鳴於人曰：此師法也，世亦以是推之，欲圖之成難矣。

王良常

分明已入平原室，微覺枯寒得氣清，若向諸城參墨法，南園低首拜先生。

良常學顏，筆力極堅挺而墨氣不厚，此骨勝於肉之病也。

趙搗叔

能御柔毫寫北碑，悲庵信有過人姿，若從起訖求規範，漲墨浮烟未可師。

揭叔深明刀筆之理，最爲難能，所惜專用柔毫，故筆法合於古人；而轉折起訖之處，因毫柔難盡其力，未能十分斬絕，點則未敢硬挑，橫則收筆下垂，豎則末端，略用側鋒，此皆就柔毫之弊而思所以救之者也。揭叔三十以前師平原，最得力於爭座，故尋常翻應尺牘，尙有流鶯顏意者。早年畫山水之款幾盡爲顏字，其後雖專學魏；而篆隸之功亦深，篆隸用筆師完白山人者多，篆則參之，琢印隸則採入行書，此實後人所當知也。予昔見揭叔臨漢猛龍碑移痛，古人臨碑皆如此，試懸平原家廟廣平廊姑仙壇諸碑觀之，方知其行間之妙，一經割裂，不可問矣。

張 叔 未

能將金石端莊氣，一變襄陽狂放姿，海岳重來應大笑，刷書今竟化鐘彝。

叔未早歲學王，小楷一宗黃庭樂毅，中年之後頂禮襄陽，大字楷書鋒挺毫齊，至儼刷習；雖修覺金石之氣充溢紙上，此米書別派也。

王 覺 斯

頗有權奇個儻情，微嫌繚繞不分明，若從懷抱談書法，柴棘胸中想亂生。

覺斯功力至深；而用筆未能潔淨，雖明季之習大都如此，究爲胸懷未能怡暢活潑之故。

沈 石 田

亂頭粗服師山谷，却與描書大不同，方信天工勝人力，不求工處自能工。

石田師黃蘗直率，一無矯揉之處，遂覺真力彌滿，且有山林氣。予見其手定詩稿兩巨冊。

冒辟疆

筆法思翁指點親，不含秋氣只餘春，烏衣子弟應如此，後有香泉解問津。

水繪園主親及香光之門，筆法爲黃氏所授，然字時腴潤，後來香泉太守極與之相似，雍容華貴之氣勝，而沖淡山林之氣絕矣。

方密之

少日冲和晚枯寂，不會使氣不矜才，可憐絕世佳公子，書作寒枝心死灰。

四公子中侯方域書最劣，陳定生書勝於書，畫皆擬唐子畏。密之冲和雅淡，出世後所作，尤枯寂若槁木死灰，豈書畫亦因境遇而變耶。

黃石齋

戎路略存草草意，索公最得此中神，千年絕學無人繼，獨有先生步後塵。

石齋純法草草，最難能用柔筆。結體亦精，此真與漢繼絕，功不可沒者。近時沈培老以小歐立基，而以草草襲其外，故字形狹長，使筆剛多柔少，予得石齋一卷，乃崇禎七年聞奴警出山詩。

吳讓之

亦步亦趨師儻翁，不會一筆敢辛攻，雖無蘼厲雄奇氣，爛熳傾歎弊亦空。

安吳雄肆之處不可及，傾歎之筆隨在而有。讓之雖不雄放，弊亦略少。沈培老極心折之，臨摹讓之之作最多。予

見短屏四幀，不見款字，殆不能辨尋常跋語中參用讓之書法者，亦往往見之。

翁 尊 谿

詩重漁洋人盡曉，字推松雪世難知，先古質直平生短，攻弊還須巧作師。

尊谿學士書與詩皆質樸古茂，少空靈之氣，世亦有謂其專學秘監書法，遂至一無天趣者。無論秘監不任其咎，即尊谿之於夫子廟堂碑所評所學，何嘗得其真髓；而尊谿效法吳興之書，轉能登堂入室，則知尊谿未嘗不自知其短而思補救之也。

惲 南 田

顏楮相參卓不羣，亦沈亦秀亦停勻，後來脂粉開新習，媚骨靡靡遂失君。

正叔用筆之法，登善爲多，而圓渾沈着，則出自平原，故能獨成家法。後人學之者，徒爲形似之書，不作探源之舉，柔媚成風，遂失廬山真面。學登善，能從兒寬贊入手，即學南田，當無脂粉之氣。

陳 古 銘

却將顏柳千鈞力，散入張王草法中，滿紙龍蛇驚起伏，平生拜倒穎川公。重如磐石細如鍼，大小相參倍有神，融合全篇成一字，後來難繼古無人。晚來病臂十餘年，左腕匆匆草幾篇，若把公書較南阜，力沈與厚過前賢。

一齋先生姓陳名梓，號古銘，亦作古民，餘姚人，久客吾鄉，復遊邗土，終老漢院。樸學篤行，善古文，書法。其文集曰一齋集，張澤民刻入適園叢書，書以顏柳爲本；而致力於草，縱橫酣暢，極揮灑之樂，不獨大小雜出，而且

行間亦多寡不等，有以一二字成一行者，看似至不經意；其實整張皆一氣呵成，等於一字。晚年右臂病風，運左腕作書，倔強之中，致醜風趣，實在高南阜之上。十世祖北湖公館之家中爲子姪師，余家蔭先生手跡獨多，尤以敦行錄一冊爲最，皆追記北湖公平生行誼也。有書札數千通，致十一世伯祖者，流在杭州楊見心兄處，康長素遊杭歐之云：陳先生書法卓絕人間；而世人知之者絕少，方知傳世者必庶幾千萬，始有人知也。其推崇備至；古銘先生會聯鴻博之薦，後人亦不昌，遂不知康雅間有此名書家，真不幸矣。

何義門

工力真能繼盛唐，激嫌神氣不清剛，若從小楷評書法，應與衡山相頡頏。

義門先生知法而不知筆，大字時有亢脊之弊，小楷結構謹嚴，轉折流動，清之有義門與明之有衡山，正相類矣。

文待詔

衡山書畫皆宗沈，垂老同登山谷堂，秀潔有餘嫌魄小，娟娟畫竹挺新篁。

衡山一生極重啓南畫學，暮年亦宗山谷；潔淨有餘，沈雄不足，想其平生謹飭故也。

鄧完白

筆墨變遷皆異古，篆文宜學漢碑頭，毫平鋒挺千鈞力，隸字君真據上游。

完白山人深知後世筆墨悉異古人，不願矯揉造作，以後世工具強學古人書法，故篆書專仿漢碑頭；且筆鋒轉折，盡皆顯露，此實深明古今作書工具不同之理，不能以其異古而議之也。其隸書毫平鋒直，不以挑動取姿，搨叔壁宗其

法，筆力究嫌不及也。

王良常 錢千蘭 洪北江 孫淵如

齊翦毫鋒學秦篆，四家書法頗相同，若從題記求優劣，王厚錢清似較工。

四家並工斯篆，頗難甲乙。翦去筆鋒作書，其法亦同，每遇收處，旋轉其筆使圓。王錢二家用墨不重，間有枯筆，形跡更顯。綜而論之，淵如最弱，至於款識，洪孫兩家，極爲庸俗，不及王錢遠矣。

吳清卿

鐘銘獵碣兼斯篆，齊到先生筆下來，摹道將兵多不辦，博綜篆法亦奇才。

近世篆書當推吳氏爲第一，無荒儉之習，有濶重之風，各體皆工；且能溶冶於一體，獨成名作。此非石如尋習漢碑頭，十蘭良常專工秦篆。近時老缶專書獵碣，所可同日語也。清卿篆書太重形體，且結構多方整，其行書宗山谷，亦有排比之病，其殆館閣之習未除乎？

書家逸事

徐以潤筆濟故宅主人之貧

徐鉉市宅以居，歲餘，見故宅主人貧甚，鉉召謂曰：「得非宅售虧價以致是乎？余近撰碑，獲潤筆二千，可償爾矣。」故主堅辭不獲，亟命左右輦以付之。（見明鄭瓊昨非庵日纂）

題唐玄宗戊寅投紫蓋洞銅簡

盧前

不見長生法。照顏惟銅簡。載依上清真。告文紛在眼。云投紫蓋洞。本命乙酉產。君臨不獲拜。金龍傳敢
緩。亦有孫道士。智源寶信版。開元方盛時。神武所馭遠。案戊寅爲開元二十六年三年崇玄學。開元二十九年置別館。置玄元皇帝廟
天寶四載冊太真賜號新。長生殿名誕。何常道非常。不惜情私款。馬嵬一坏土。問道君何晚。太上要忘情。肯
玉環爲貴妃使葉法善。黃泉與碧落。招魂魂難反。空說長生長。祇餘短簡短。知真無外求。豈待丹九轉。

書家逸事

鄭板橋書畫潤筆文

板橋字畫索潤頗風趣，文云：「大幅六兩，中幅四兩，小幅二兩，書條對聯一兩，扇子
斗方五錢。凡送禮物食物，總不如白銀爲妙，公之所送，未必弟之所好也。送銀錢則心中喜
樂，書畫皆佳。禮物既屬糾纏，賒欠尤爲賴帳，年老神倦，不能陪藉君子作無益語言也。」

（見清葉廷瑄鷓鴣波漁話）

蘭亭研究六問徵答

陳公哲

古今治書者，多師王，師王者，莫不以蘭亭是尙，斯爲書中至寶，法中圭臬也。何延之蘭亭記云：右軍「揮毫製序，興樂而書，用蠶繭紙，鼠鬚筆，逾媚健勁，絕代所無。凡二十八行，三百二十四字，有重者，皆構別體，就中「之」字，最多至二十許字，悉無同者。是時殆有神助。及醒後，他日更書數百本，終不及之。右軍亦自愛重，留付子孫」。其於蘭亭推重如此，是知唐太宗求之切，而歷朝書家愛好之甚也。

凡愛好蘭亭者，是否震於右軍之名，其或不然，是當知其佳妙之點。否則人之所好者好之，人之所惡者惡之，殊非學問之道。爲列六問，以資自問，亦所以問於人者。

(一) 蘭亭筆法，有何特殊優點？

王羲之真書：樂毅論，字形方，黃庭經，字形方扁。草書：十七帖，筆多斷，澄清堂帖，筆多連；各字結構雖異，筆法無殊。蘭亭之與各帖，其筆法有何特殊之點？

(二) 蘭亭佳勝，何以祇書一本？

夫佳作宜再，既能一之，亦能十之。按照何記所云：右軍他日更書數十百本，終不能及，殆有神助，未免過於虛誕，恐難入信。然則右軍佳勝墨蹟蘭亭一本，又何以關何記所云？

(三) 晉賢頗多，何以右軍專美？

晉有王，謝，郗，庾各家，皆擅書法；名家亦不下百餘人。藝與王（羲之）埒，統觀晉人書法，右軍所能者，晉人亦皆能之。但宗晉者必宗右軍，而古今論者，無形中幾以王羲之爲晉人之代表。何以右軍一人專美，其

故安在？

(四)各朝臨寫，何無極似之作？

臨寫法帖，乃求融會古人筆法於腕底以極似爲尙。臨而不似，已失臨帖之旨，羊欣之學子敬。幾可亂真；薛稷之學永興，登堂入室；此臨之最精者。其他學歐，學虞，學顏，學柳，常似六七；惟學王者難似二三，從無極似者，何尊之之甚，而能之之鮮也？有臨而不似者，每謂「只求神似，不求形似」以自解，殊非的論。

(五)雖善蘭亭，何以改書失態？

凡擅蘭亭者，雖非甚似，亦有幾分蘭亭意態，若改書他章，則併蘭亭之面貌而亦無之。在他人眼底下觀之，看來總是不像，若稱爲晉人或右軍筆法尙可，若謂爲蘭亭筆法則非，豈蘭亭神韻，祇宜於蘭亭字句中書之耶？

(六)蘭亭妙蹟，是否永不能及？

歷朝好蘭亭者，隋有智永，智果。唐有太宗，歐陽詢，虞世南，褚遂良，鍾紹京，張旭，懷素，孫過庭。五代有楊凝式。宋有徐鉉，王著，蔡京。元有趙孟頫。明有董其昌，宋克等，用功之勤，硯穿筆冢。亦祇得其二三！豈蘭亭妙蹟，永遠不能及耶？

答案請逕寄中國書學研究會，或桂林隱君村甫一里廿九號陳公哲收

通 訊

與沈子善論書函

(一)

王東培

子善足下。承致書極慰，書學發刊，確於文藝有精采猛進希望。舉辦書法競賽，此事初淑，一切程式，自可依次改進，鼓勵後學，裨益不淺。惟成績先由各該校選定送會，在校方陡增一番義務，又必須先行選擇書家教員才勝任鑒別。平時學校注重書法，固有成績，否則亦免強爲之矣。若二十一校，已經檢送成績，尤望其多益善。師範學校更當注重書法，能再呈部飭中等學校一律加入習字課程，更爲萬幸。顧孫君爲斷指生侯度作傳奇，於書家尤表氣節錚錚。侯度書法，承包慎翁，吳讓之後，喜用扁鋒，詰調作行草，平時名不出鄉里，自遭挫折，江淮間皆知有斷指生，夫非氣節之可貴？不然，若張二水，王壘斯輩，亦卑無足道已。近輯書林軼事，上自倉頡，下迄最近，雖不免瑣屑，與書人輯略異苔同岑。苦於腹儉，左右亦無所取資，僅憑記憶，已得二百餘則，尙擬刪繁，忽感春寒，致多小極，近二十日未能全癒，於是東稿，冀日後鈔撮再行寄來。餘不一一，卽頌箸祺。東培頓首。

(二)

宗白華

子善先生道席，承先後惠寄書學二冊，至爲欣感。當茲書學衰微之時，先生高揚書藝，誠有心人也。鄙人素竊以爲書法爲中國特有之藝術，中國藝術心靈，於此表露最爲顯著。各時代之文化型態，與美術風格，似皆可於當時之書藝窺見其意象與底蘊。如寫西洋藝術史者，多從建築樣式分判時代風格之變遷也。中國文化與藝術，自有其特具精神貫注於一切中，而書法自爲其中心代表。鄙人近寫中國藝術意境之誕生增訂稿，亦曾擬闡發此意，茲寄呈一份就教。嘗以爲今日書學之衰微，學校教育，未能重視，實爲主因。古代中國書藝，爲社會普遍文化，漢代邊疆小吏，六朝善男信女，往往意趣甚高，今則號稱書家，未能免俗，整個藝術空氣之頹廢，其奈之何。然近來學書者之參考資料，實勝過古人，漢人木簡，六朝碑版，今皆有良善影本。三代鐘鼎古文，亦不難獲得搨片。（或印本）故宮收藏古人真蹟，亦有機會看到，此往昔窮鄉僻壤之寒士，終身所不能窺見者也。書藝之復興，當屬可能。

先生於此時善爲指導，誠盛事也。鄙人深表同情，惟鄙未嘗一日學書，終是門外漢耳！肅此敬頌大安。宗白華敬啓。

(三)

京 若

子善吾兄惠鑒。郵來書學十本，未竟日即送完，請再寄一冊，因雲章先生赴渝，未爲代留。書中述上元金亞匏先生，即雲章先生之姊翁也。亞匏先生有應秋館吟草，即係雲章尊人季符先生代梓并爲之序。亮卿夫子極佩其文，且爲吾邑名書家，得襄陽神韻，至今片楮寸縑，藏者寶之。

書學一二兩冊，弟均一字不遺細讀一過，獲益不少，雖大多陳義過高，不便初學，兄著書捷要，淺顯明暢，句句扼要，嘉惠初學不少。東培師誦執筆須緊，握管以正，即爲書法心傳，是老實話。時人每故作神奇，

以示真認，令後學讀之，反致惶惑，誠不可解。寫字亦如喫飯穿衣，人人應知應曉之事，見聞廣經驗多，常觀別人動作，自有楷模，何必說得如何玄妙，門外漢言，書家以爲何如？一嘆！

邇來嘗儉閒臨池，荒蕪已久，手不應心，苦乏師承，復無良友，引爲憾事。太平之後，當從兄游，藉增智慧。此間同室十數人，晨興無不磨墨吹毫，聚神臨摹，亦好風氣也。專此奉蕪不一，并頌筆祺。弟若東頓首。

書家逸事

王獻之遇盜故事

王獻之夜臥齋中，有盜入屋，獻之語云：「青氈我家舊物，可特留之。」（見

明曹蓋之舌華錄）

與中國書學研究會論書函

(一)

王景榮

書學研究會台鑒。在報上見書學第一期目錄，執筆之士，皆屬聞人，曷勝馳仰。近又見第二期目錄，且有印帖之舉，嘉惠後學，將益宏廣。伏處鄉鄙，良用私慰。書學之不講已久，自唐以後，已逐漸走入館閣一途，干祿字書，即啓其端。自明以後，前人真迹銷亡。石刻又一揚再揚，失真太甚。安吳又興逆入之謬說，治絲愈紛，書學乃晦冥玄祕。邇來不乏名手，大者一知半解，以誘承譌，求一持論宏通者，已不可得。而謬種流傳，反誤後學。蓋用筆之謂何？用善之謂何？風姿之謂何？結體之謂何？皆是抄襲轉販而已。竊以爲如不著一字，令後進獨索冥搜，或者爲大成之士，是以於貴會將印碑帖之舉，以爲收效之宏，遠在空論之上也。

大約書學之爲物，不外結體與風姿二途，二者前賢真蹟中皆極顯著。苟有名迹，不爲一暴十寒之苛止，終可大成。然名迹實亦難言，印刷尤難存真，以戰前之物力，各大書局所印者，已不能皆存其舊，以目下後方之環境，而能絲毫不爽，或竟爲不可能，正未可知。不知貴會所欲印者何碑何帖，所據之底本爲何，能惠然見示俾貢一得之愚，企荷無極。伏覆鄉間，不能得佳刻，頗擬得一二本好影印本供臨習之用，不審貴會能代致一二種？左列各本，能代訪一二，尤爲感企。

李北海麓山寺碑，有正書局印，趙山木藏本。

淳化閣二王書，有正書局印本

與中國書學研究會論書函

王右軍書，商務印書館印本。

趙子昂仇府君碑墨迹，文明書局初印本。（寬約一尺餘，長約一尺，非復印之狹長本。）

漢趙園令碑，有正書局印本。

三十年來於前賢論書之語，頗多翻閱，略能綜合其條緒，簡別其是非，雖下筆之劣，未減時賢，然心之所知，或可充識途之馬，以其用力之勤，而所得之少，恐後生新進，再如下走之一再誤入歧途，用此不揣固陋，爲此狂言。在十餘年以前，亦頗欲統系各說，印成小冊，以覺後來，執筆爲之，每感非口耳所得相授，似不如印布佳刻，由各人自己領會，則爲不二法門耳。萬一有志之士，竟欲窮書法之導源。與用筆用墨各說，不恥下問，及於蒙愚，敢不竭誠以對。邇來好名之士多，求實之士少，如欲竊販爲學，雅不欲以有用之紙墨，爲此無益之論，尙祈諒諸，專頌撰安。王景槃上。

(一)

王景槃

逕復者：奉示，文字雙美，佩仰何極，而辭旨謙退，尤感悚惶。鄙見另紙鈔陳，欲明鄙說，故語多切直，學問之道，貴取其是，意氣之爭，實非所取，如蒙繩正，苟爲私心所誠服，無不踴躍以相從。萬一所言未能盡明，垂詢所及，敢不竭誠奉答。三十年來，即坐多說少寫之病，近雖深悔，而桑榆之補，已感效微。所期後起英賢，能用其說，而收成功與絕學用爲私慰。正不必功成自我，方爲快也。區區之忱，尙祈亮察。至於學生用之範本，鄙意小字雖不刊入亦可，小真書極難得精拓，黃庭旣成絕響，松雪小真書亦極少精刻，且館閣氣已重。鄙意以爲大字好小字自然好，大字能成行成篇，小字未有不成行成篇者。無論大字行書，惟一要事爲精拓本，更絕對不失真，尤其是起止轉折處，不能有分釐違異。採選之帖，目下似當以有無爲前題，歐虞顏柳翻刻太

多，可否用北海碑選其最清斲之字，不必成文，或者流弊較少。行書後似可略附草書數頁，以行書當有草書行乎其間，乃爲美備。子昂行書墨跡印本尙易得，孫過庭書譜有真迹在，不妨影印。長史藏真，似可，且作緩圓。如以後方環境關係，並此皆辦不到，則請工於書法之士，用石印紙墨影寫名帖印之，但能起止轉折不認，結構無訛，初學之士仍可得益也。高明以爲何如，專此卽頌撰安。王景燾頓首。

書家逸事

趙松雪書稽侍中廟額故事

趙子昂學士言，稽侍中廟在湯陰縣西門外二里，延祐元年十一月十九日彭德先長信通邦人之意求書稽侍中之廟六字。趙敬其忠節，不辭而書之，運筆如飛，若有神助。是夜，京口石民瞻館於書室中，夢一丈夫，晉人衣冠，蓬首元衣血流被面，謂民瞻曰：「我稽侍中，今日趙子昂爲余書廟額，故來謝之。」言訖而去。（見元陸友仁硯北雜志）

中國書學論文索引(續)

(說明)前兩期所刊，僅依著者及其時代編排；至於著者姓名以及同著者之篇目，孰先孰後，則皆未細分。茲從本期起，本索引首以時代分類，次以人名排列，同著者之篇目亦各有定序。各人名及篇目一律依照韻藻光字首「不」字排檢法逐字排列。其檢査簡法如下：字首以字之左、上、或左上角之最單純部分為準；而各字首之位次，則以「不」字四筆（一橫、二撇、三直、四點、）之順序決定先後，但論起筆，不計曲折（如乙當橫，〈當撇，「當直，八當點〉。依照字首全部筆順檢索即得。例如：「元」字字首爲「一」，「趙」字字首爲「土」，「一」之位次爲橫，「土」之位次爲橫直橫，故「元」先「趙」後。又如「跋」字字首爲「口」，其位次爲直橫橫，「題」字字首爲「日」，其位次爲直橫橫（日比口多一橫筆），故「跋」先「題」後。首一字相同時，仍將以次各字排比，至能分清先後爲止。

(一)以下金

著 者	論 文 名	所載雜誌或書籍
元好問	跋張二相帖	遺山先生文集
元好問	跋東坡和淵明詩後	遺山先生文集
元好問	跋蘇黃帖	遺山先生文集
元好問	跋蘇叔黨帖	遺山先生文集

元好問
元好問
元好問
元好問
元好問
元好問
趙秉之
趙秉之
趙秉之
趙秉之
趙秉之
趙秉之
趙秉之
趙秉之

跋國朝名公書
跋閑閑公自書樂堂詩
跋龍巖書柳子厚獨覺詩
題學易先生劉斯立詩帖後
題蘇氏父子墨帖
題閑閑書赤壁賦後
跋山谷草聖
跋米元章多景樓詩
題三仙帖
題東坡書孔北海贊
題東坡與王定國帖
題楊少師侍銜帖
題黃山谷書後
題涪翁草書文選詩後
題米元章修靜於錄引後

遺山先生文集
遺山先生文集
遺山先生文集
遺山先生文集
遺山先生文集
遺山先生文集
閑閑老人滙水文集
閑閑老人滙水文集
閑閑老人滙水文集
閑閑老人滙水文集
閑閑老人滙水文集
閑閑老人滙水文集
閑閑老人滙水文集
閑閑老人滙水文集
閑閑老人滙水文集

(二)以下元

王
揮 揮

中國書學論文索引

跋藏春劉公東亭等帖
跋荆公墨跡
跋閑閑公草書心經
跋中興頌
跋中興頌後
跋紫絲鞋帖後
跋臨本蘭亭後
跋山谷發源文後
跋山谷所書王建宮詩後
跋黨竹溪篆趙黃山文
跋文公與子晉伯謨二帖
跋高宗臨右軍帖
跋諸葛公遠涉帖
跋謝靈運帖
跋顏魯公表將軍帖
跋郎官石柱記後
跋麻姑壇記後
跋鹿庵書鸚鵡賦後
跋鹿庵王華宮詩後

秋澗先生大全文集
秋澗先生大全文集

袁 袁 袁 袁 袁 袁 袁 袁 袁 袁 袁 袁 袁 袁 袁 袁 袁 袁
構 構 構 構 構 構 構 構 構 構 構 構 構 構 構 構 構

書

學

跋王枝公帖
跋晉帖
跋歐陽詢開禧碑後
跋歐陽詢開禧碑
跋趙清獻公帖
跋孔子廟堂碑
跋聖教序
跋東坡飛白記
跋正肅公手澤
跋柳公權書清靜經
跋李公擇尚書帖
跋李時雍墨迹
跋黃太史帖
跋魚龍篇
跋魯公坐位帖
跋蘇文忠公與黃師是尺牘
跋蔡君謨帖
跋蔡君謨汝嶺帖
跋蔡忠惠帖

清容居士集
清容居士集

三十一

袁
桷 桷 桷 桷 桷 桷 桷 桷 桷 桷 桷 桷 桷 桷 桷 桷 桷 桷 桷 桷

中國書學論文索引

跋荆公帖	清容居士集
跋顏真卿詰	清容居士集
跋唐鎮邊使侍御史倪亞手帖	清容居士集
跋祕閣續帖雙鉤蘭亭	清容居士集
跋曾文肅帖	清容居士集
跋米元章書	清容居士集
跋米元章書趙崇公墓誌後	清容居士集
跋富韓公帖	清容居士集
跋定武禊帖	清容居士集
跋懷素揮翰帖	清容居士集
跋懷素聖母帖	清容居士集
跋懷素自序	清容居士集
跋懷素草書四帖	清容居士集
題子昂書靈寶經	清容居士集
題東坡書歸去來辭	清容居士集
題黃華帖	清容居士集
題薛紹彭帖	清容居士集
題放翁訓子帖	清容居士集
題唐臨講堂司州帖	清容居士集

袁桷

題定武損本

清容居士集

袁衷

題書學纂要後

國朝文類

趙孟頫

閣帖跋

松雪齋文集

趙孟頫

洛神賦跋

松雪齋文集

柳貫

跋張魏公書心經

柳侍制文集

柳貫

跋韓魏公手帖

柳侍制文集

柳貫

跋歐陽公二帖

柳侍制文集

柳貫

跋歐陽文忠公墨迹

柳侍制文集

柳貫

跋趙丞旨書顏魯公麻姑仙境記

柳侍制文集

柳貫

跋趙文敏行書千文

柳侍制文集

柳貫

跋趙文敏帖

柳侍制文集

柳貫

跋朱張呂三先生手帖

柳侍制文集

柳貫

跋蔡忠惠公帖

柳侍制文集

柳貫

跋舊本瘞鶴銘

柳侍制文集

柳貫

跋范賢良手帖

柳侍制文集

柳貫

跋范文正公與楊處士帖

柳侍制文集

柳貫

跋范文正公八帖

柳侍制文集

柳貫

跋鄭左丞所藏中朝諸老手帖

柳侍制文集

柳貫

跋鄭宣撫手簡

柳侍制文集

王世貞

唐柳書西平王碑

明文在

陳敬宗

題米芾遺墨

明文在卷一百

吳寬

吳允達藏宋仲珩草書

匏翁家藏集

吳寬

跋三楊遺墨

匏翁家藏集

吳寬

跋元人墨蹟

匏翁家藏集

吳寬

跋元諸家墨蹟

匏翁家藏集

吳寬

跋馬氏遺文卷

匏翁家藏集

吳寬

跋張即之墨蹟

匏翁家藏集

吳寬

跋張朱二先生手帖

匏翁家藏集

吳寬

跋王右軍真蹟

匏翁家藏集

吳寬

跋王獻之真蹟

匏翁家藏集

吳寬

跋王光菴遺墨

匏翁家藏集

吳寬

跋夏憲副所藏褚河南書兒寬贊墨蹟

匏翁家藏集

吳寬

跋尤牧菴遺墨

匏翁家藏集

吳寬

跋真西山與王周卿手帖

匏翁家藏集

吳寬

跋韓文公廟碑

匏翁家藏集

吳寬

跋趙松雪書王右軍四事

匏翁家藏集

吳寬

跋趙松雪乞藥手帖

匏翁家藏集

吳寬

跋趙松雪補唐人臨王右軍三帖

匏翁家藏集

吳寬 吳寬

跋趙文敏公手帖

跋孫過庭書譜

跋東坡三刻

跋楊文貞公并楊暉顏尚書遺墨後

跋李提舉遺墨

跋黃山谷書南山懶殘和尚歌

跋黃山谷草書

跋朱文公三帖

跋魏元裕遺墨

跋所臨東坡二帖後

跋金氏所藏詩畫

跋盧彥昭遺墨

跋蘇子美草書老杜絕句

跋蔡忠惠公謝賜御書詩真蹟

跋范氏所藏唐語

跋范文正公與尹師魯手帖

跋山谷書後漢人陰長生三詩

跋山谷草書

跋文信公研硯

匏翁家藏集

吳寬
吳寬
吳寬
吳寬
方孝孺
方孝孺
方孝孺
方孝孺
方孝孺
方孝孺
文徵明
文徵明
文徵明
文徵明
文徵明

題解學士墨蹟
題朱陸二先生遺墨後
題岳蒙泉與其子壻李士常御史手帖
題虞邵菴趙子昂鄧文原諸家書後
題元諸儒帖
題右軍遊目帖
題大學篆書正文後
題子昂千字帖
題靈隱寺碑
題朱子手帖
題賜宋釋顏魯公多寶塔碑
題顏魯公放生池石刻
題蔡遂良書唐文皇哀冊墨蹟
跋右軍袁生帖真蹟
跋趙松雪四帖
跋東坡五帖叔黨一帖
跋東坡楚頌帖真蹟
跋東坡摩訶院批答
跋林藻深慰帖

匏翁家藏集
匏翁家藏集
匏翁家藏集
匏翁家藏集
遜志齋集
遜志齋集
明文在，遜志齋集
遜志齋集
遜志齋集
遜志齋集
遜志齋集
遜志齋集
文徵明畫史彙稿
文徵明畫史彙稿
文徵明畫史彙稿
文徵明畫史彙稿
文徵明畫史彙稿

文徵明	跋楊凝式草書	文徵明畫史彙稿
文徵明	跋李少卿帖	文徵明畫史彙稿
文徵明	跋倪元鎮二帖	文徵明畫史彙稿
文徵明	跋金伯祥瞻雲詩卷	文徵明畫史彙稿
文徵明	跋鍾元常季直表	文徵明畫史彙稿
文徵明	跋蘭亭	文徵明畫史彙稿
文徵明	跋吳中三大老詩石刻	文徵明畫史彙稿
文徵明	跋山谷書陰長生詩	文徵明畫史彙稿
文徵明	跋送梨思言二帖石本	文徵明畫史彙稿
文徵明	跋沈仲說小簡	文徵明畫史彙稿
文徵明	跋唐李懷琳絕交書	文徵明畫史彙稿
文徵明	跋家藏魏公二體千文	文徵明畫史彙稿
文徵明	跋家藏坐位帖	文徵明畫史彙稿
文徵明	跋宋揚黃庭經	文徵明畫史彙稿
文徵明	跋宋通直郎史守之告身	文徵明畫史彙稿
文徵明	跋宋高宗石經殘本	文徵明畫史彙稿
文徵明	跋宋高宗御製徽宗御集序	文徵明畫史彙稿
文徵明	題張卽之書進學解	文徵明畫史彙稿
文徵明	題玉枕蘭亭	文徵明畫史彙稿

文徵明	題石本汝南帖後	文徵明畫史彙稿
文徵明	題歐公二小帖後	文徵明畫史彙稿
文徵明	題趙松雪千文	文徵明畫史彙稿
文徵明	題趙魏公二帖	文徵明畫史彙稿
文徵明	題趙仲光梅花雜詠	文徵明畫史彙稿
文徵明	題東坡墨迹	文徵明畫史彙稿
文徵明	題李西臺千文	文徵明畫史彙稿
文徵明	題希哲手稿	文徵明畫史彙稿
文徵明	題蘇滄浪詩帖	文徵明畫史彙稿
文徵明	題吳仲仁春遊詩卷後	文徵明畫史彙稿
文徵明	題山谷伏波祠詩	文徵明畫史彙稿
文徵明	龍茶錄考	文徵明畫史彙稿
高啓	跋張長史春草帖	高太史鳧藻集
高啓	跋張外史自書雜寺	高太史鳧藻集
高啓	跋王右軍墨蹟	高太史鳧藻集
高啓	跋松雪書洛神賦	高太史鳧藻集
高啓	跋松雪臨蘭亭	高太史鳧藻集
高啓	跋蘭亭	高太史鳧藻集
唐順之	跋趙松雪書道德經後	荆川先生文集

唐順之
唐順之
宋 濂

跋李懷琳書絕交書後
跋異僧書心經碑後
蘭亭觴詠圖記

荆川先生文集
荆川先生文集
明文在

(四)以下清

論

文

名

所載雜誌或書籍

著者
秦 瀛
秦 瀛
馮其昶
張履祥
張廷玉
張惠言
張雲璈
張雲璈
張雲璈
張雲璈
張雲璈

跋陸丞手蹟後
題黃石齋先生存對分注卷後
壯陶閣書畫錄序
跋沈德甫劄
跋王翊林爲方望溪書韓子五箴
跋鄧石如八分書後
吳昆田先生重宴鹿鳴詩卷跋
跋趙衛士所藏梁山舟先生書札後
跋外祖梁谿父先生手書詩復後
跋舅氏梁文莊相國手錄蘇詩本
跋金桂堂尺牘冊(二則)
步寶齋藏馬質庵都諫手札跋

小峴山人文集
抱潤軒文集
楊園先生全集
澄懷園文存
茗柯文補編
簡松草堂文集
簡松草堂文集
簡松草堂文集
簡松草堂文集
簡松草堂文集
簡松草堂文集

張雲璈	馮刻類羅庵帖跋	簡松草堂文集
張雲璈	汪水蓮先生真蹟跋	簡松草堂文集
張爾岐	跋自書服黃精賦後	蒿菴文集
張鑑	開帖殘本跋	冬青館乙集
張澍	漳浦黃忠端公真蹟跋	冬青館甲集
張汝詢	跋顏魯公劉中使帖後	養素堂文集
張文虎	跋顏魯公書	求益齋文集
張裕釗	跋褚河南書	求益齋文集
張裕釗	記高麗人書畫	舒菴室雜著乙編
張裕釗	跋明三原焦公家書	濂亭文集
張宗泰	跋明周忠毅公手蹟	古今文綜
張宗泰	題羅少村都轉曾文正胡文忠手蹟冊子	濂亭文集
張宗泰	跋鐵網珊瑚書品卷三曾氏諸帖	魯巖所學集
張宗泰	跋鐵網珊瑚書品卷七	魯巖所學集
張宗泰	跋鐵網珊瑚書品卷九	魯巖所學集
張宗泰	跋鐵網珊瑚書品卷四	魯巖所學集
張宗泰	跋清河書畫舫尾字點字波字號	魯巖所學集
張宗泰	跋清河書畫舫棧字號	魯巖所學集
張宗泰	跋清河書畫舫燕字號	魯巖所學集

張宗泰

跋清河書畫舫紅字號

魯巖所學集

張宗泰

跋清河書畫舫綠字皺字號

魯巖所學集

張宗泰

跋清河書畫舫花字號

魯巖所學集

張宗泰

跋清河書畫舫啄字號

魯巖所學集

張宗泰

跋清河書畫舫鴛字號

魯巖所學集

王玉樹

跋諸本蘭亭帖

蕪林草堂文鈔

王士禛

蘇東坡先生小字帖

帶經堂集

王士禛

跋王魯翁篆

帶經堂集

王士禛

跋王文成公龍岡漫興詩卷

帶經堂集

王士禛

跋故興安知州金公手蹟

帶經堂集

王士禛

跋孫百先所藏先世手澤

帶經堂集

王士禛

跋林佶所藏汪純翁手簡

帶經堂集

王士禛

跋李河濱書

帶經堂集

王士禛

跋陳說巖太宰丁丑詩卷

帶經堂集

王士禛

跋黃石齋先生書贈太僕寺少卿中朋
徐公墓表墨蹟

帶經堂集

王士禛

跋自書宋人絕句

帶經堂集

王士禛

跋董宗伯書徐雷州墓表墨蹟

帶經堂集

王士禛

跋吳天章所藏宋揚樂毅論

帶經堂集

王士禛

跋門人吉林人所藏宋揚蘭亭記

帶經堂集

- | | | |
|-----|------------------|--------|
| 王士禛 | 跋沈文端公家書 | 帶經堂集 |
| 王士禛 | 跋祝枝山書 | 帶經堂集 |
| 王士禛 | 跋姜西溟所藏唐揚十七帖 | 帶經堂集 |
| 王懿榮 | 跋灤縣陳晉卿桑梓之遺書畫冊目錄 | 致敏公遺集 |
| 王懋址 | 題黃石齋先生書後 | 白田草堂存稿 |
| 王紹蘭 | 題倪黃墨蹟後 | 許鄭學廬存稿 |
| 王紹蘭 | 題倪文貞公書牘 | 許鄭學廬存稿 |
| 王頌蔚 | 顧吳葵通副手簡書後 | 寫禮廬文集 |
| 王芭孫 | 吳文信公與吳架閣三劄贊 | 惕甫未定稿 |
| 王芭孫 | 跋覃溪先生所摹徐東癡王漁洋手跋 | 惕甫未定稿 |
| 王芭孫 | 跋朱振瀾遺迹 | 惕甫未定稿 |
| 王芭孫 | 跋先文恪公書謫解後 | 惕甫未定稿 |
| 王芭孫 | 跋爭坐帖 | 惕甫未定稿 |
| 王芭孫 | 跋華亭縣石刻急就章 | 惕甫未定稿 |
| 王芭孫 | 跋沈氏戲鴻堂帖 | 惕甫未定稿 |
| 王芭孫 | 題李石桐少鶴昆季送家直菴鄉舉詩冊 | 惕甫未定稿 |
| 王芭孫 | 題李石農所裝朋舊手札帖 | 惕甫未定稿 |
| 王芭孫 | 題秋碧堂蘭亭 | 惕甫未定稿 |
| 王國維 | 沈乙菴先生絕筆楹聯跋 | 觀堂別集補遺 |

王國維

宋代之金石學

國學叢論一卷三號

王昶

董思翁臨顏魯公送裴將軍詩卷

春融堂集

王昶

跋趙松雪書梵網經

春融堂集

王昶

跋子敬十三行石刻後

春融堂集

王昶

跋朱竹居手札

春融堂集

王昶

跋竹垞太史手札

春融堂集

王昶

跋伊墨卿藏劉文正公墨蹟後

春融堂集

王昶

跋儼齋司農臨李北海米元章書冊

春融堂集

王昶

跋金誦清清漱閣所刻惲南田書

春融堂集

王昶

跋舊帖

春融堂集

王昶

跋內江令許君詩卷後

春融堂集

王昶

跋羅雨峯丙舍帖

春融堂集

王昶

跋法開文學士所藏鄂剛烈公詩卷

春融堂集

王昶

跋淳熙秘閣續帖殘本

春融堂集

王昶

跋文信國與吳架閣名揚劄子

春融堂集

王昶

跋祝希哲書黃庭經後

春融堂集

王昶

題趙松雪手札

春融堂集

王昶

題賈素齋詩家帖

春融堂集

王昶

題陸長實隸書千文

春融堂集

孟浩	閣帖不全本第二跋	孟亭居士文稿
孟浩	淳化閣帖宋搨不全本跋	孟亭居士文稿
李楫	跋胡文忠公手札石本	晚蘭齋文稿
李佐賢	跋張筠圃先生詩草冊	石泉書屋類稿
李佐賢	跋張文敏臨松雪詩卷	石泉書屋類稿
李佐賢	跋王文簡字冊	石泉書屋類稿
李佐賢	跋頴上黃庭蘭亭石刻	石泉書屋類稿
李佐賢	跋趙文敏隸書千文卷	石泉書屋類稿
李佐賢	跋東陽何氏蘭亭	石泉書屋類稿
李佐賢	跋林巽京楷書卷	石泉書屋類稿
李佐賢	跋陳眉公書吳次公壽序卷	石泉書屋類稿
李佐賢	跋僧智永真草千文帖	石泉書屋類稿
李佐賢	跋僧懷素苦筍帖卷	石泉書屋類稿
李佐賢	跋劉文清字卷	石泉書屋類稿
李佐賢	跋翁覃溪集蘭亭曲水雙流卷	石泉書屋類稿
李佐賢	跋董文敏臨石軍草書卷	石泉書屋類稿
李佐賢	跋董文敏小楷書冊	石泉書屋類稿
李佐賢	跋蔡忠惠謝御書詩卷	石泉書屋類稿

李雲孫

題張銓侯疊石贈言卷後

梭經廬文稿

查禮

跋汪退谷書唐人雲居寺詩冊子

銅彭書堂遺稿

查禮

跋冢石丈先生臨穎上黃庭卷子

銅彭書堂遺稿

阮元

摹刻揚州古木蘭院井底蘭亭帖跋

擘經室三集

阮元

吳烈婦吞金記卷跋

擘經室文集

阮元

北碑南帖論

擘經室三集

阮元

送楊忠愍公墨蹟歸焦山記

擘經室文集

阮元

汪容甫先生手書跋

擘經室續三集

阮元

顏魯公爭坐位帖跋

擘經室三集

陳壽祺

跋楊宗道帖

左海文傳

陳壽祺

跋方望溪先生西林鄂剛烈公與祁陽相國手札後

右海文傳

陳璞

跋書譜釋文

尺岡草堂遺文

陳璞

跋玉烟堂本十七帖

尺岡草堂遺文

陳璞

跋玉烟堂章草諸刻

尺岡草堂遺文

陳璞

跋孫率府書譜

尺岡草堂遺文

陳璞

跋智師草書千文

尺岡草堂遺文

陳璞

跋蕭子雲出師頌

尺岡草堂遺文

陳用光

題楊忠愍公墨卷

太乙舟文集

陳用光

山本先生書册跋

太乙舟文集

陳用光

山本先生訓子帖書後

太乙舟文集

陳衍

望溪先生與李剛主書書後

石遺室文集

陳澧

觀定武蘭亭序私記

東塾集

陳澧

跋絳帖李斯書

東塾集

陳澧

顧亭林手鈔曲江集堪甘泉邱瓊山兩序跋

東塾記

陳慶鏞

唐刻禊帖跋

籀經堂集

陳祖范

跋楊忠烈公遺墨

東司業文集

黃彭年

跋林文忠公手札

陶樓文鈔

黃彭年

跋陳香泉書

陶樓文鈔

黃彭年

跋錢東汪先生書

陶樓文鈔

黃彭年

跋蘭亭

陶樓文鈔

黃彭年

題王琴航先生遺墨後

陶樓文鈔

黃彭年

題胡曉山先生手書試稿後

陶樓文鈔

黃彭年

題錢子廉所藏肥本蘭亭明拓爭坐位帖

陶樓文鈔

黃宗義

題張子游卷

吾晦集

包世臣

跋李紱書齊蘇勒覆奏淮揚運河劄子後

安吳四種

包世臣

跋榮郡王臨快雪內景二帖

安吳四種

包世臣

國朝書品

安吳四種

包世臣
包世臣
毛奇齡
毛奇齡
毛奇齡
毛奇齡
毛嶽生
毛嶽生
毛嶽生
朱瑋
朱瑋

述書

論書十二絕句

題王文叔詩頁子

題淮陰郭氏有鶴亭詩卷子

姜尙父行書續刻弁首

跋李申晉先生書東坡和陶詩後

跋周蔭南所藏包君慎伯李申翁二家書後

跋姚先生楷抱與子壽書後

明夏文憲公白歐園詩冊跋

明楊忠烈公致奠訃勸海手札書後

明盧忠肅公軍中七夕歌墨蹟書後

題黃石齋先生召對分注卷後

族祖象先公題黃鶴樓詩字書後

題南雅寄韓司寇手牘跋

跋倭良峯爲學大指卷後

潘四農手札書後

記李文恭公遺札跋

跋王嶽山手牘

題香樹先生書卷尾

安吳四種

安吳四種

西河合集

西河合集

西河合集

休復居文集

休復居文集

休復居文集

小萬卷齋文稿

小萬卷齋文稿

小萬卷齋文稿

小萬卷齋文稿

小萬卷齋文稿

小萬卷齋文稿

怡志堂文初編

怡志堂文初編

怡志堂文初編

知足齋文集

簡河文集

朱彝尊

蘭亭神龍本跋

曝書亭集

朱彝尊

跋王陽明先生家書

曝書亭集

朱彝尊

跋趙魏公書

曝書亭集

朱彝尊

跋陳子微書

曝書亭集

朱彝尊

跋草書千文

曝書亭集

朱彝尊

跋蘭亭殘石拓本

曝書亭集

朱彝尊

跋蘭亭定武本

曝書亭集

朱彝尊

國子監石本蘭亭跋

曝書亭集

朱彝尊

題十五完人墨蹟

曝書亭集

朱彝尊

題亡兒書陶靖節文

曝書亭集

朱彝尊

開皇蘭亭本跋

曝書亭集

朱彝尊

尚書宣示帖後

曝書亭集

朱彝尊

高念祖先世遺墨跋

曝書亭集

朱彝尊

篆鮮帖跋

曝書亭集

朱彝尊

姜氏蘭亭二本跋

曝書亭集

朱鶴齡

朱拓黃庭經跋

曝書亭集

朱爲弼

跋黃陶庵詩卷

遇菴小集

程瑤田

明安世鳳墨林快事跋

宗聲館集

程瑤田

論書示露孫

九勢碎事

程瑤田	論書示端兒	九勢碎事
程先甲	蘇子由鑿凍帖墨蹟記	程一夔文甲集
程先甲	蔡君謨答仁宗詩墨蹟記	程一夔文甲集
程先甲	跋元章大行皇太后挽詞墨蹟記	程一夔文甲集
程先甲	國朝五家書墨蹟記	程一夔文甲集
程先甲	涂曉徵所書屏風記	程一夔文甲集
程恩澤	神龍蘭亭跋	程侍郎遺集初編
管同	跋惜抱先生手札	因寄軒文二集
管同	題張頤齋書賀文忠公札後	因寄軒文二集
姚椿	跋顏渥甫尙書贈王少海明府前後詩卷	晚學齋文集
姚椿	馮南江先生書卷跋	晚學齋文集
姚鼐	跋王子敬辭令帖	惜抱軒文後集
姚鼐	跋方望溪先生與鸚鵡張兩相國書稿後	惜抱軒文後集
姚鼐	跋顏魯公與郭僕射論坐位帖	惜抱軒文後集
姚鼐	跋顏魯公送劉太冲帖	惜抱軒文後集

中國書學研究會近訊

本會二十二年一月以前之工作，已於本刊二期撮要報告。茲將半年來已經進行及亟待進行之工作，略述如下：

甲、已經進行之工作

- 一、刊行書學雜誌 書學雜誌，因集稿印刷，均感困難，故暫定為半年刊。每年一月及七月各出版一期，第一期於三十二年七月出版，第二期於三十三年一月出版。第三期，預定三十三年七月出版。
- 二、修訂學生應用寫字範本 本會所編中小學學生寫字範本，共計兩套，均係根據教育部課程標準編製，惟內容有所差別。初稿於上年年底完成，嗣經實地試驗，加以修改，除以一套交由大東書局印刷發行外，其餘一套，則呈送教育部備案。
- 三、研究小學寫字教學方法 本書所編小學寫字教學法，初稿已成，現正委託國立著名小學從事試用，以便修改訂正。
- 四、編製書學論文索引 此項工作，至為艱鉅，現初稿已成，並經整理排列，名曰「中國書學論文索引初編」。擬先送請國內書家學者校正，俟校正完畢，再行請國內讀者指正也。
- 五、解答書學問題 本會原擬設立函授部，惟以限於財力，一時不易實現，深以為歎。但半年來各省愛好書學研究之同志，凡有問題提出向本會諮詢者，本會均分邀專家，予以答復。

六、訪求書家及書學研究專家 本會爲溝通書學研究聲氣起見，曾多方訪求國內書家及對於書學有研究之學者，俟訪求周詳以後，再列表報告。

乙、最近擬進行之工作

- 一、編製書學專著索引 本會經兩年之搜集研究，已編成「中國書學專著索引初編」，擬俟整理完畢，再分請國內書家學者校正。
- 二、編印書學叢書 本會編印叢書之計劃，早經決定，搜集稿件，亦復不少，徒以印刷發行種種問題，未能解決，故遲遲實現，此不得不向讀者深致其歉仄者。
- 三、整理書學研究史料 書學史料，仍本原定計劃繼續搜集，擬俟搜集稍全，再行整理編印。
- 四、確定研究專題 本會擬約請書家學者担任書學專題研究，倘國內耆宿學者，願以研究結果供本會發表者，尤所歡迎。
- 五、選印優良字帖 抗戰以來，坊間缺乏優良字帖，本會早有選印優良字帖之計劃，祇以印刷出版問題，難於解決，是以遲遲未能實現。有勞愛好書學人士之垂注，至感不安，俟印刷出版問題一一決定，當再發報報告。

編後記

本刊問世，已歷一年，先後印行一二兩期，雖編輯印刷，缺點甚多，幸蒙讀者曲予原諒，時加鼓勵，感悚何如？今第三期又勉力出版，尙望讀者詳加指示，以便藉作南針。

本刊係專門性質之學術刊物，集稿不易，乃承國內耆宿學者以精心之作，源源惠寄，使本刊生命得以繼續維持，書學賴以倡導，實爲萬幸。

編者誌

書學第二期勘誤表

頁
十一 十五 十五 二四 二六 二六 二六 二六 三三 三三 三三 三六 四七

行
十一 十六 十九 十四 十六 十一 十六 四 十五 三 七 十

誤
權 臨 習 宗 日 帥 第 韶 向在△下 襄 肥 襄 大

正
權 應 惜 宋 日 帥 弟 韶 都 襄 豬 甚 太

書學第二期勘誤表

五六 五六 五八 五八 九〇 九一 九一 〇八 一七 一八

書

學

一三 九 十一 六 八 十三 十一 十二 六

王 志 永 子 詩 一 枝 一 葉 總 關 △ 桃 關 關

志 王 新 於 畫 情 畫 挑 關 關

二〇四

1950

10.10

10.10

10.10

10.10

10.10

書學雜誌徵稿簡則

- 一、本刊以闡揚中國書學，推進書學教育為宗旨。
- 二、本刊徵稿範圍暫定如下：甲、中國文字之研究與整理。乙、中國文字起源與變遷之研究。丙、中國書法之研究。丁、中國歷代書家之介紹與研究。戊、前賢墨蹟碑版拓片之攷證與研究。己、中國書法標準之研究。庚、中國書學教育推進之方案。辛、中國書學教育之實驗報告。壬、中國書法應用工具之考證與研究。癸、外國人士對於中國書法研究之消息與實況。
- 三、來稿須用方格稿紙繕寫清楚并加句讀，每篇以不逾一萬字為準，特約稿不限。
- 四、不合用之稿，如附足郵票，當即寄還。
- 五、來稿請註明投稿人姓名及通訊地址，稿上署名由撰稿人自定。
- 六、來稿經刊載後，暫以本刊為酬。
- 七、來稿如認為有刪改之必要時，當將原稿寄還，請撰稿人自行刪改。
- 八、來稿請掛號寄四川北碚蔡錫階五十一號中國書學研究會。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九月出版

書學 第三期

每冊實價二百元

(外埠酌加運費)

編輯者

中國書學研究會
北碚蔡錫階五十一號

主編者

商承祚
沈子善
朱錦江

發行人

王君一

發行所

文信書局
重慶保安路一七〇號

印刷所

軍事委員會
政治部印刷所
重慶磁器口斧頭岩五號

9

002213

(1)